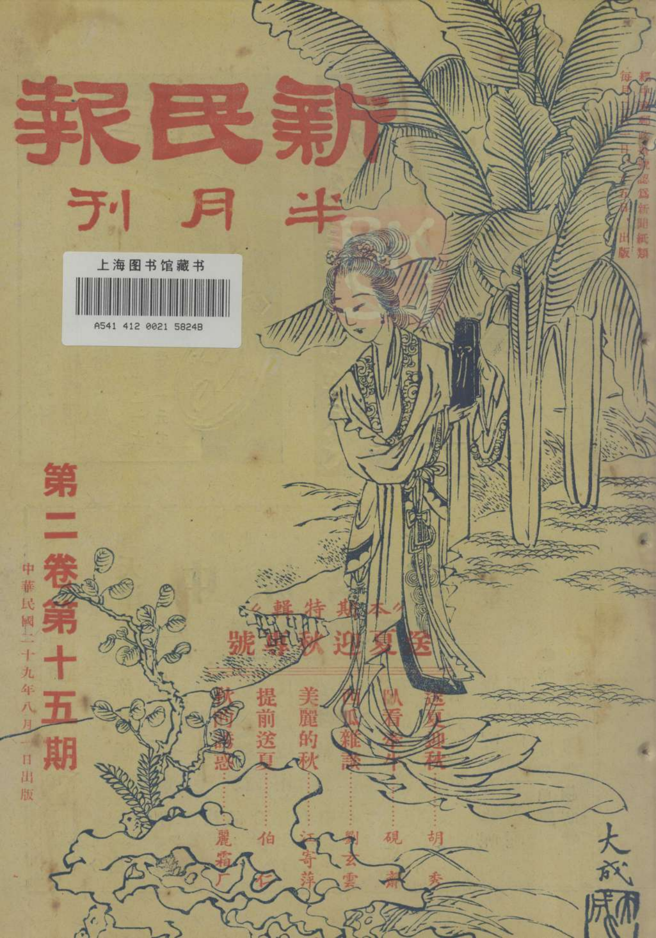


新民報半月刊

經中華郵政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第二卷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出版

本期特輯
送夏迎秋專號

大成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補品最難選擇

何種補品能及維他賜保命之營養？
何種補品能普遍全國而盛行？
何種補品能補五官和百骸？



信誼藥廠監製

鳴謝





鄙人年已六十妾佟氏三十八歲仍無子嗣百治無效去年幸經友人崔縣長兆松介紹前門外大馬神廟甲三十一號羅宅祖傳清宮御製安胎種子丹一料夫婦同服今年果然產生一男兒喜慶之餘特此登報鳴謝以便廣爲負責介紹該宅爲普濟世人起見外送膏藥不取分文

鳴謝人 莊榮桂 莊佟佩貞 同叩

天津經售處義租界三馬路十三號



北京 德壽堂參茸藥莊

舒肝丸

主治男婦一切肝欝不舒胃脘刺痛兩脇發脹四肢抽疼飲食不消嘔吐惡心以及婦女經血不調久不孕育等症此藥係根據古方斟酌時宜採用珍貴原料參加最新方法製成不論新久肝胃百病一經服用此藥保能根本痊愈有驚人之奇效自問世以來治愈病者數十萬人真乃當世之神藥也

鷄鶴牌 牛黃解毒丸

專治男婦時疫春瘟頭暈發燒口乾舌燥咽喉腫痛風火牙疼遍身酸懶四肢無力以及小兒傷食傷水急熱驚風等症服用此丸有立竿見影之功藥到病除之效

東 崇外花市大街路北 電分局一六二

總號 崇外南小市口路西 電分局二〇八 三九五

南 前外虎坊橋路北 電南局二〇九三





月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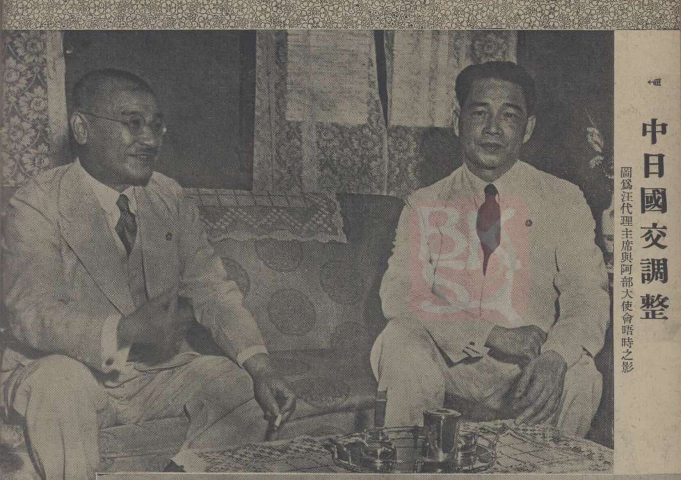
八月一日出版



夏秋之花

上 霸王樹 下 石榴花

攝於中央公園



中日國交調整

圖爲汪代理主席與阿部大使會晤時之影

蒙古軍大檢閱

圖爲閱兵式之影左角爲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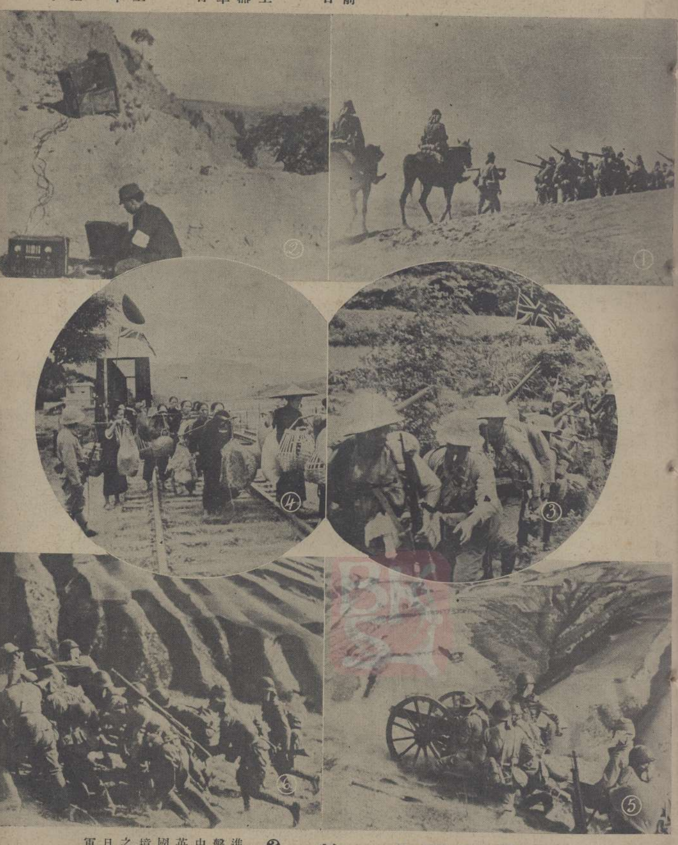
晉北之戰況

❶ 指敵前進中之日軍

❷ 由山上用擴聲器宣撫僞軍工作之日軍圖

❺ 由山上炮擊僞軍

❻ 向山上推上炮車



中英國境之一瞥

❸ 進擊中英國境之日軍

❹ 由英領歸還之難民

巴爾幹風雲

巴爾幹諸國因德義之獲得全面勝利，遂不得不脫離英法民主戰線而參加德義陣容，即與英法協條國之土耳其亦變更其態度，不實行與英法之條定而標榜中立。羅馬尼亞亦脫離國聯參加德義陣營，希臘則亦不能不放棄其親英政策。





上 守備達達尼爾之土耳其軍

中 對蘇聯要求比薩拉亞而表示悲憤之羅國王加羅爾王與米加也爾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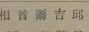
下 守備外侵之希臘海軍


頭如蒜顆眼如椒
雄逐雌飛進葦蕭
莫趁螳螂無巢穴
有人拈彈不相饒
伯年寫



英國戰時內閣之解剖

本刊編輯部



邱吉爾首相

倫敦帽子商人等，對於成立於德軍進攻荷比之驚惶空氣中之英國戰時內閣，煞有介事地而謳歌爲「吾黨內閣之春。」

此無他，蓋不僅以鮮不知其爲七英寸又八分之一的大頭英國政界第一好買帽子之邱吉爾氏帶宰相印綬，而且有「伊甸型中折帽子」之模託兒伊甸氏，亦際此戰時而出任重要之陸相。

以挪威作失敗爲直接動機發起之英國今次改變，張伯倫準戰時內閣退陣，而邱吉爾戰時內閣於以成立，對德宣戰後九個月，戰時內閣漸至出現，由此可表示英國氣質之鈍重，然而尙是由近來戰術高速化所促進，較之前次大戰戰時內閣之戰亂勃發後廿八個月始成立，實早出現廿個月。

邱吉爾氏今次由大戰初期之海相而昇格首相，又與一九一六年組織戰時內閣之路易特喬治氏由大戰初期陸相昇格相似。

今次之戰時內閣，以邱吉爾首相兼國防相(保守黨別派)，張伯倫樞相(保守黨中央派)亞德里國璽尙書(勞働黨)哈里法克斯外相(保守黨中央派)吉林烏德無任所相(勞働黨)等五人組織之，除外相以外，無埋頭省事務之必要，而是儘量的運用從大局的見地敏速決定戰爭實施之最高政策，此又與前次戰時內閣之，以路易特喬治首相(自由黨)加索揶樞首(保守黨)、米爾那無任所相(保守黨)很塔孫無所相(勞働黨)，波那羅藏相(保守五黨)、等任人組織之且藏相一人以外之各相，皆超越直接省事務而活躍相似。

但較之前次戰時內閣，首相路易特喬治氏是五十四歲之有爲壯年，內閣五相之平均年齡亦未滿五十八歲，今日之邱吉爾氏是六十有七歲，閣內五相之平均年齡亦已六十四歲，不勝有老體戰時內閣之感，再比之於對手之那其斯主腦者五人之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則邱吉爾內閣完全是老人就第一次戰時內閣之五十八歲，今次之六十四歲的事實，英國可謂已入於老境，所謂六十四歲之英國對四十六歲之德國的敵對，蓋亦可以表徵現今英德所有之一切關係。

邱吉爾首相之性格

次研討新內閣之性格，對主要閣員各個之性格加以素描，先言其班首邱吉爾首相，彼可謂以生於名門，而得優良之出世機緣，即彼於一切之機會上利用此名門之出身，一八九五年畢業於桑德哈斯特士官學校後，爲太晤斯報之特派員，於玖瑪之反亂時，從軍於西班牙方面，繼而爲驃騎兵士官而赴任印度，但以不甘於平穩之海岸的駐屯軍生活，獨自飛赴西北國境之騷亂地帶，將其體驗記寄稿於電報新聞，彼之長官與同僚等批評彼自已宣傳家，勳章狂，彼雖任有軍務不顧一切之非難，而伸手於寫作。

彼向即不留意此等之批評，至一八九八年又入埃及之英埃軍，當時準備蘇丹進軍的英埃之基地那司令官不滿於彼之行動，而拒絕其入隊之請求，彼竟運用名門之特權取得本國陸軍省之許，而以高壓手段入隊。

入英埃軍後之彼，任騎兵中隊長，曾臨多數死傷者之奧拇特爾曼戰爭，但以幸運一處嚉傷亦未負，將比體驗記曾用書信之形式，投稿於晨郵報，又題爲「河之戰」之著述亦行於當時，至此彼確獲著述家之地位，按彼之文才可謂由母方所賦，乃母是紐約太晤斯報名主筆幾埃羅讀氏之女，因之彼不僅具有文才，且多有美國式之風格在英國世襲貴族中，如彼之驀進的氣質、能比於德國戈卑爾斯宣傳相之銳敏的反語及諷刺之才分者，尙未得見。

如斯，由玖瑪赴印度，輾轉於埃及各地的彼之行動，善意的解釋係爲戰爭之經驗而活躍，但

時受對任何事以自已爲前提之批評，而且於太晤斯報電報新聞、晨郵報先後寄稿，其結果無異於將自已廣闊各方面之讀者出賣，此時已可謂種下不難爲變節家之種子。

而且自大宣傳之彼，爲打開收支生計困難，離去軍隊而轉向於著述兼政界，一八九九年爲保守黨員曼按斯塔近郊候補者而遭落選之憂，於是進窺步入社會之機會，繼於勃發之波呵戰爭爲晨郵報之特派員而赴南非洲．搭裝甲列車向前線進行之途上被襲擊，彼恰爲一行之當然指揮者而活躍，致爲敵之波呵軍攻擊目標，以非戰鬪員而被捕，未幾彼由捕虜拉致之生活中脫走。

彼於波呵戰爭完了歸英後，再度候補幸而當選，成立所縮望之代議士，時在一九〇〇年，彼年二十八歲，從彼時迄今四十年間，共間僅於一九二二年起度過二年之落選生活，此點異於前次戰時內閣主班路易特喬治氏之五十一年間始終爲同一選擧區所推擧．邱吉爾氏四易其選擧區．所屬黨派亦曾由保守黨移於自由黨，第一次大戰後又返回保守黨．最近十年來則雖逗留於保守黨，而對黨指導者則不斷加以攻擊，在黨內形成被揶揄之頑固派。

嫌平靜之性情，今仍與其青年時代無異，是頑固之英帝國主義者，强調主張對印武斷政策，主張常用英語諸國大同團結，且彼習用得意之法蘭西法，主張英法提携强化，而以對德壓制之見地，力說英蘇提携之必要，於此即可描出彼之相貌。

彼於第一次大戰之初期爲海相，敢行比利時之安特湷普防禦作戰，而收有某程度之成功，於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考略作戰，排擊海軍當事者之自重論而邁進，終至於大失敗，因被評使英法方面之戰勝，至少遲延二年，又於波爾特維英保守黨內閣中任藏相，五次處理總豫算，但如彼時復歸金本位之經濟難關接連的途上，彼之財政手腕，即所謂邱吉爾之信徒亦陷於籍口不語之慘狀，迨五十歲已歷任首相，外相以外之大臣，而有所謂殆將全部體驗之光輝記錄，但其行政成績絕不是留有芳名，如爲海相時功罪殆爲各半，爲藏相則處處失敗，一九一〇年之內相任內以非常軍事的行政方針臨民，受到許多之非難，翌年不得不轉任海相，又於一九二六年英國勞働者大罷業，時彼任藏相爲閣員中最强硬主張彈壓罷業等，以鬪爭力過於旺盛，召來不良名譽之結果。

然而自一九二九年保守黨在野時代，彼即開始痛擊曾受破格知遇而拔擢彼爲藏相之波爾特維英黨首一派之態度爲優柔不斷，從彼時迄今次大戰勃發之間滿十年，逗留於保守黨內而爲特殊之在野鬪將，縱橫運用筆與舌，而將保守黨聯立內閣(包含國家主義自由黨與國家主義勞働黨)之施政，於外政上內政上加以攻擊，多年不立於施政上之在野的勞働黨、自由黨，殆無受彼攻擊之機會，故彼等多年來之在野黨方面，對於邱吉爾之態度，雖彼邱吉爾與張伯倫同爲保守黨員，但不能以之作比，況且那其斯德意志之勢力逐漸擴大，內閣改組是爲排擊那其斯，彼邱吉爾氏向來即强硬主張反那其斯，與號稱反法西斯，信奉國際聯盟至上主義之自由黨與勞働黨完全據有一致之立場。

彼在許多之英國政治家中，爲最早擧起反對那其斯(彼對那其斯之發音爲那基依)之烽火者，反那其斯一語恰如彼之表徵，故張伯倫內閣放棄宥和政策而對德宣戰時，於將對德決意宣示於海外之目的下，而起用邱吉爾氏任爲軍部首要大臣之海相。

而且戰時英國之情勢，漸至希望包含在野各政派之擧國一致內閣出現，其所以推選其主班爲邱吉爾氏者，不是需用其低劣之行政手腕，而其主要原因是以彼除有生來之戰鬪素質外，籍隸於最大政派之保守黨，與在野諸政派無惡因，且未入上院而停留於下院爲代議士。

彼於被評論爲變節家之辯護云？「是社會對自已變節．」故彼於主義及行動無任何之拘泥，不顧人之批評而富於實行力，是爲人所公認，但動輒過於果敢，故已故之先輩愛斯貴斯氏評之爲「缺乏思慮之天才，」波爾特維英氏對彼之批評爲「彼如專力文筆生涯，則爲英國有數之史家」，此皆是暗中揶揄其政治的能力，又以自主獨往之性過於尖銳，故其傘下不能有多數之後進，因之黨領袖之聲望常劣於其他保守黨政治家等，例如當捷克問題發生時，彼曾率其黨羽出以反對張伯倫宥和政策之擧，但據記錄與彼出場之數，僅約有二十五名(保守黨所屬下院議員總數約有三百七十名)，故彼今日雖以保守黨員爲主而成功組閣，具爲保守黨內之別格，仍是不變之存在。

閣內四相之性格

遭遇勞動黨方面而拒絕與之協力，非出於本意而以首相之席讓渡於自黨內異分子之邱吉爾氏的張伯倫樞相，本無今更一述之必要，但彼不僅是占保守黨大半勢力之中央派的首領，邱吉爾氏組閣後亦依然立於保守黨總帥之地位，即保守黨員之大多數，下院議員之近於半數，仍在以彼爲中心之勢力下之事實，在其保守黨中央派中，於在邱吉爾氏指揮下入閣，亦有不快之人的事實，又現代之英國政治家中彼是比較的最理解東亞之一人的事實，此皆吾人不能不留意之點。

亞德里國璽尚書(見圖)於一九三五年始終不捨對和平主義信念之已故蘭斯普里翁被逐漸右傾

之勞働黨大衆敬而遠之時，被換爲勞働黨之黨首，今年五十八歲，是此次戰時內閣大臣中歲數最小者，彼於一九一三年，年三十一歲，開始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部任社會科學之講師，前後約十年，第一次大戰時從軍爲少佐，一九一九年退役，未幾即被推擧爲斯的不尼區長，一九二二年以來，爲下院議員，例如以約翰酾蒙爲首之印度調查委員會彼亦爲代表勞働黨之委員，第二次馬克特那爾特勞働黨內閣末期彼曾任蘭加斯塔公領相及遞相，一九三七年版之「勞働黨之將來」等著作公刊於世，故與其稱爲勞働黨首領，尙不如評之爲專擔當黨運動理論體系化之學者，英國院內討論時，普通是不用草稿，惟彼則雖爲勞働黨陣營之總大將，但有草稿不能釋手之缺點，在野時代以反政府第一黨之統率者，不能躍入政府陣營揮飛大斧只得躲在背後工作，彼才具之可憐，更可証英國勞働黨之才難。

哈里法克斯外相（見圖）於前內閣時代被稱爲補佐張伯倫首兼攝大外相之哈里法克斯大次官，今次政變，彼若非籍隸上院（英國議會，在上院有籍者，例如即任大臣職亦不能出席下院演說或應答辯），則哈里法克斯戰時內閣充分有出現之可能性，彼是鎭靜，是精神主義之男子，彼更自知絕無所戰時之動向，張伯倫樞相與哈里法克斯外相等之背後，皆有保守黨中央派勢力，張伯倫內閣中惟有以彼爲大次官，始可不致挾有異見，但對於異分子之邱吉爾氏組織之現內閣，如能使哈里法克斯卿仍大次官而從事外務事務大臣之工作，於此窺彼之特殊性彼遇機即運用其任印度總督以來之性格，「一說即明瞭」主義之片鱗想必大放光明。

吉林烏德無任所相，是勞働黨之副黨首，今次大戰勃發時亞德里黨首恰在病床，彼遂代理黨首以野黨而處進退困難之戰時情勢，巧妙的努力於黨之指導，黨內反吉林烏德分子等亦認爲適當，曾爲黨首之候補者，與莫里彌氏（新軍需省），特爾登博士（新戰時經濟相），皆有平衡之勢力，但今日彼等已遠非敵手，而彼則荷黨內多數之衆望，彼今年六十歲，曾爲李攙大學經濟學講師，從一九二二年即爲蘭加西爾地方選出之代議士，第二次馬克特那爾特勞働黨內閣時任保健相，一九三一年英國財政發生危機，在野之勞働黨慘敗，彼亦未能例外而至落選，一九三二年復由李衫附近之選擧區中選，現在爲副黨首，一朝總選擧之時，即以黨之總參謀長資格而爲調查兼情報部長，彼是舌辯家，在地方勞働者大會與議會中是相當之幹將，彼更善於待人，對後輩極力提携，可稱爲黨內第一之實力派。

閣外軍事三相之性格

亞歷山大海相雖亦屬於勞働黨，但事實上是有代表英國消費組合勢力之特異性，號稱組合加盟者總數七百萬（英國總人口約四千八百萬），有約十五億圓之組合積金，號稱英國國內消費六分之一經一手辦理之英國消費組合，其政治的部門由勞働黨代行，因之，勞働黨尊重各種勞働組合之意向，同時亦不能無視消費組合方面之意向，所以今次內閣已配置黨內稱雄之莫里彌氏及特爾登博士，更將爲勞働黨所留而次於黨首及副黨首之海相地位予以消費合組勢力爲背景之亞力山大氏，英國之消費組合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對於其剩餘分配金斷行新設之課稅，其稅額年達一千萬元，此足以表示組合能力之偉大，但組合方面對於當時斷行新課稅之藏相，抱有莫大之憎惡感情，張伯倫組織擧國一致內閣所逢之難關即在於此，亞歷山大氏於第二次馬克特那爾特勞働黨內閣時，曾任海相，又曾爲太平洋會議英國首席代表，彼在現內閣之閣僚中大概是占立志傳之第一篇，正規敎育僅是小學畢業，以後即僅特講義錄及夜學以求深造，終於成爲勞働黨方面手屈一指之財政通，已於第一次馬克特那爾特勞働黨內閣有名之經濟學者西特尼、維哥氏就任商相之際，彼被拔擢爲其次官而博得盛名，當年方五十六歲時爲一九二二年，自彼時起即由鋼鐵產業繁盛之謝機弗伊爾特地方選爲代議士，迨一九三一年勞働黨慘敗而落選，一九三五年以來再被選，但彼以苦學似爲一偉大之財政通，實則僅有強烈之意志而攻擊力過於旺盛，內容之準備雖豐富，但僅可向敵陣示威，續起之行爲則不可能。（上圖爲亞歷山大海相）

艾登陸相曾以聯盟至上主義於西比西尼亞發生時，使對義妥協之胡阿外相失脚，今則其勢力雖不如昔，但依然在保守黨青年分子間博得美譽今日之任陸可爲將來主班保守黨內閣時之豫備體驗。

星庫列亞空相於哈巴爾、撒美爾入上院後，一九三五年以來即爲自由黨首領，但彼個人則係有名之欽佩邱吉爾者，彼亦與邱吉爾之青年時相同，入桑德哈斯特士官學校爲軍人，前次大戰時進級少佐，一九二二年入政界，其後於一九三一年擧國內閣時任蘇哥蘭相約一年。

諸政派之素描

次於研討新內閣全體之性格、英國諸政派之

近情亦有一瞥之必要，英國政界於一九三一年發端於失業保險金支付激增之空前財政危機到來時大體上保守黨，勞働黨，及介乎二者間之自由黨成爲三黨鼎立之局，關於此財政危機•發生有健全國家，始能健全人民與有健全人民，國家始能健全之兩種異見，保守黨咸採取前者之立場，自由黨意見恰分爲二，勞働黨當時之幹部派進取前者之立場，黨之中堅及多數則固執後者立場。

即西蒙卿及胡阿，卑利西亞氏等所率之自由黨半數認可前說，而結成國家主義自由黨，與保守黨同行，認可後說之他一半由撒美爾卿及新克列阿氏等率領之，擁護擧國內閣、翌年是一九三二年，鄂大五協定成立，由信奉自由貿易主義之立場，退出該內閣而成爲在野黨，又路易特，喬治氏起初即反對加入擧國內閣，迄今尙與撒美爾卿等分離。

信奉有健全國家始能健全人民之勞働黨幹部派（馬克特那爾特氏，斯挪田，散基卿，特馬斯氏等）結成國家主義勞働黨，初木思勞働黨大衆追從自己，但結果彼等幹部派竟從勞働黨之大衆而游離，而且國家主義自由黨及國家主義勞働黨當然與健全國家第一之保守黨共同行動，今日已可視爲準保守黨。

茲特誌各政派在議會勢力，及在戰時內閣中之閣內相，閣外相以及各政務次官之各政派之概數如次：

	下院議員	大臣次官
保守黨	三七四名	二九名
國家主義自由黨	三二名	四名
國家主義勞働黨	七名	一名
自由黨	一八名	三名
路易特喬治獨立派自由黨	四名	一名
勞働黨	一六四名	一一名
獨立勞働黨	四名	
共產黨	一名	

新內閣性格及今後

於以上政情下，以彼等諸人爲中心而組織之邱吉爾內閣性格爲如何耶、其今後又將如何耶視其構成，雖爲以邱吉爾氏爲班首而使多數在野黨員入閣，實則依然是張伯倫一派保守黨主義者有强固之勢力，即自樞相，外相爲首•他如藏相金克斯列吳特，是於任保健相時即爲張伯倫之股肱，張伯倫派並占內相、商相、食糧相，自治領相，蘭加斯塔公領相，文相，海運相•農相，恩給相，遞相，石油相等•陸相伊甸近亦只採取期待將來而自重之態度，所以亦可以視爲張伯倫派，又如國家主義自由黨之硒蒙大法官，普蘭蘇格蘭相，國家主義勞働黨之小馬克特那爾特保健相亦可爲準保守黨中央派。



艾登陸相

因之，對於保守黨別派的存在之邱吉爾首相比較的接近者，以同在保守黨內而反對張伯倫一派之塔弗，克巴情報相，也英里印度相爲首此外僅有比普阿爾普克航空機製產相，路易特殖相，以及自由黨之星庫列亞空相。

且因邱吉爾氏之組織而實現之勞働黨方面入閣，除二名閣內大臣外，所得海相，軍需相，勞働相，戰時經濟相，鑛務相之地位，皆是因直接戰爭關係或人的動員關係始獲得。

由此觀之，保守黨中央派於別派邱吉爾氏閣之際，仍掌握除直接戰爭關係以外之各相，對於邱吉爾氏只希望其於事務上軍事上作果敢之擧動，至於外交、內政，財政上之具體問題，仍當繼續存在有張伯倫施政情勢之要素，至少對邱吉爾氏外交，內政，財政上之意向當有所牽制。

新內閣新設航空機製產省與石油省，此是表示航空機與石油在近代戰爭上之重要，又當新內閣成立之時，有前次戰時內閣首相現在下院議員中最老之路易特喬治氏入閣之說，結局只是彼之長子貴利揖，路易特喬治就任少佐之航空機製產次官，保守黨內重要分子胡阿前空相，斯丹列前陸相等亦未入閣，國家主義自由黨之領袖胡阿，卑利西亞前陸相亦未入閣，反之向來攻擊張伯倫政府之人，則極力使之入閣，保守黨內之異分子等悉數入閣，此益等於一種猶口令，勞働黨方面亦使未有議席而爲交通及一般勞働組合書記長卑維英氏亦入閣，今次新內閣之組織，可見是以眞正擧國一致之整備狀態爲第一點，所以被評爲新內閣有重大政治意義。

担當英國戰時內閣主班將英帝國今日之運命荷於雙肩之邱吉爾氏，向來即强調主張英美提携英法提携，且爲對德壓制唱導英蘇提携，至彼對日本未表示友好的態度，但是採取友好之立場當彼於三月三十日爲海相之時，曾由無線電作廣播講演，內有一節謂「吾人與日本間，無所爭執吾人當努力保持從來之親善友好關係。」

五月十七日彼離巴黎返英前，雖在戰時多忙中仍赴日本重光大使之招宴，此可謂係彼於帶首印綬之前而作外交之儀禮，彼今既已任英國之宰相切望其立於大局的見地上，以覺悟東洋之現實與趨而對日維持友好關係，吾人亦望希彼年來强調主張之英帝國子孫厚生之大道亦自然的拓展。

（完）

揭穿赤魔蘇聯

第三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利多威諾夫外相時代——

一　本期外交之要點

蘇俄爲實現世界赤化革命之武力的基礎，其亘三次之五年計畫，將達到完成之域。

然後爲援助國內建設，對外有積極外交之必要，此乃本期外交之核心，然後爲此而攪亂周圍之列國使各國弱體化，同時又必由各國輸入必要之資材與技術，此即本期外交之目標。

假滿洲出現之口實，向中美兩國用力，先激增兩大國之抗日意志，並弱減日本之力量，尤其是輸入美國之技術及資材，比任何事，都爲重要，因此不能不設法，使美國承認蘇俄政權，幸而當時美國正遇產業上之危機，羅大總統以『打倒經濟貴族』反階級的標語而當選，利多威諾夫，本於一脈相通之此等標語，賴把本國提供爲美國產業界之市場，完全獲得美國之承認，然後中美蘇三國相呼應，而造成抗日反日的集團，此乃此次中日事變直接發動之原因，同時亦是獲得闊步國際間之因素。

即是因美國之承認蘇俄政權，而獲得國際的地位轉向歐洲，企圖包圍德國那共斯主義及集團結成，此乃蘇俄於本期間之對策。

二　加入國際聯盟之準備

蘇俄之五年計畫，仰賴美國力量以前，全面的得德國之技術及機械之援助，然而德國之軍隊，是賴俄國援助而得完成，即是希特勒，以援助俄國之五年計畫，而造成自國之軍隊，史達林又因德國之編軍隊，造成五年計畫之有利進展。

此處亦有一般所未得知之德俄關係之重要緊密性之隱密。民國廿一年希特勒，能得掌握政權亦未可知之情報，傳到俄都時，最先舉雙手而狂喜者係史達林。然後史達林開口說。『希特勒必取猛烈之反蘇政策』。

然而共與共產本部猛烈攻擊法西斯主義之事無大差異。不論如何猛烈施行攻擊，兩國間之軍事，經濟與地理上之切實關係，必有遺兩國於協調的關係之時』然後於希特勒就首相第十一個月時，即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利多威諾夫外相言明，俄德兩國，於過去之十年間，政治經濟上，均有密切之關係。兩國對巴黎會議並無何等之關係。又對其結果之權利，特權，亦加以否認，俄國貿易上，占第一位者是德國，兩國互相交受政治經濟上之特殊利益，德國決能將此項事實，斷然大率直的，向英法聲明，兩國共行極端的攻擊。然而外相如上所述，巴黎條約出現破壞秩序，爲壓倒英法實行貿易上之支援，同時嗾使德國向英法對抗，而且於二十三年一月廿六日史達林說，『那共斯黨員中有主張對蘇攻擊者。

然此外變更對蘇之外交，乃是破壞巴黎會議之慾望，』已爆露德國反蘇同盟之核心，約定最後之援助，同時開始進行對德援助政策。

此乃蘇俄之國際聯盟加入，而關於加入聯盟，史達林對國民，把國際聯盟呼爲『海賊之組織』並痛罵聯盟是『英法帝國主義之侵略搾取機關』因此而對於加入聯盟之理論感覺相當之苦悶，所以對其論文！終歸託拉得克代作，由此可推察其苦痛之甚，因何而苦痛，乃是欲援德，而又想立於其反對立場之故，而又因爲想嗾使英德戰爭之故，其結論。『那其斯之全體主義、日本之帝國主義，爲再分割世界，轉向蘇俄，法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巴爾幹諸國，中國，美國，所以英國之帝國主義，計劃利用日德之帝國主義使與蘇俄戰爭，』此論文揭載於蘇俄之機關報時。

英法更不待論，憎惡德國之各國，皆表現極度之歡躍，然而皆被史達林欺瞞。

如此利德威諾夫外相以此虛僞之論文爲背景所謂爲其外交政策而登其遊歷歐洲諸國之途並率先的着手與法國親善乃爲當然之事。

三　人民戰線之結成

次者蘇俄之世界共產黨本部與政府之此政策相呼應，爲共產主義之打倒資本主義之階梯，想出人民戰線之名稱，向民主之義國，取僞裝的迎合聯絡，邇今賴人民戰線之暗躍，有廿四年之法俄援助條約，廿六年之英蘇海軍協定等，並訂約英蘇法三國之包圍德義兩國之軍事同盟。

如斯愈行壓迫德義，使惹起英德戰，欲着手破壞歐洲秩序之際，而蘇俄因遇意外之現象反爲之愕然，此即是德義兩國之全體主義，在英法等民主國諸國之間，有意外之不可拔之努力一事，由此可知全體主義國之出現與共國家體制之强固，此即民主主義國國民自覺本國之國家體制弱點之起因，尤其是全體主義在法國之勝利，更使蘇俄爲之狼狽。

因此在各國內，謀其人民戰線之結成，同時援助而使其强化，由人民戰線派，向全體主義，行其積極的抗爭之外別無方策。此次於蘇俄方面却屬有利，而在英法對此全體主義，政策上亦毫無反對之理由。在西班牙兩派之對立爭鬪，完全是由如斯之經過上而起，如此觀測係屬至當，而不幸者西國之人民，戰線歸於失敗，一方與德義兩國之接近，益形加强，又因與日本提携等，在眼前蘇俄之僞裝政策未獲充分之効果，又至不得不後退之地步。

義國之對阿比西尼亞，姑置不論，即德國之經過西國問題而又進出捷克，誠乃人民戰線之重大慘敗，同時英法之固有權亦隨之掃地。

總而言之蘇俄之加入聯盟，人民戰線政策，於歐洲有最大之不利，因此而曝露者，第一是國際聯盟之無力，與其權威之失墜，第二是英法努力之低減與其兩國國威之失墜，第三是爆露民主國體制之弱體，所以第四即是蘇俄之國際的地位之降落等，而且於其前後稱爲會議者，即是廿七年九月之米運汗會議，此會議又把英法蘇之顏面由根本而丢失。米運汗會議，是英法承認德義現狀之英法叩頭會議，因蘇俄之列席，英法恐防害其叩頭，再惡感化德義之感情，故未許其加入。

四 蘇俄之孤立

如上之經過蘇俄由歐洲則不能不退手，同時於極東，僅不過誘導日本軍之進出大陸與防共線之延長而已！此乃民國廿六年至廿七年把各國之駐蘇領事館，多數閉鎖，破壞與各國之協調，一般傳說是採取鎖國的態度所致之原因，由表面觀之，因英法之對德關係上英法之對蘇協調，早晚係必然者因有必然的事實所在，由裏面觀之，如先頭所述，有特殊的史達林之對德觀念，由此事實與觀念上有靜觀情勢之必要。且關於愈形進展之五年計畫之內容，與慢性的血之肅清，不願爲列國所深知，指訪諜政策之意味，且在展開至有利於攻之階段之場面以前，特有對列國以僅愼爲當之好見，不能不說是因此種之理由，而爲轉換至鎖國的態度之重因。

然後因德國於二十八年三月，合併斯拉夫，英法再度相呼於蘇俄，爲救波蘭之危機開始交涉然而在蘇俄，如因波蘭問題與德國發生正面衝突再無過於此等不利益者。再者英法於波蘭問題惹起之時，果能由西部來攻擊德國與否，觀其從來對中國對阿比西尼亞之態度，再由英法之實狀觀之，結局是想收取漁翁之利。因此，史達林宣言『蘇俄不想拾取火中之鈔票』又加一英法蘇三國之完全的相互援助同盟，第二爲附與巴爾幹三小國之獨立保障之提案，三國交涉行入煩惱地步。

由去年四月至八月，續行煩惱之交涉，一方德國行其傍觀，爲決定自國之運命，想出兩種方法一是把巴爾幹諸國置於德國勢力圈內，而封鎖蘇俄實行解決波蘭問題，其他是與蘇俄提携而解決之，即終歸是史達林與希特勒，與在希特勒掌握政權時之史達林之豫想同樣，而達到實現德蘇之協定。由此揭開此次歐戰之火蓋。然後毛羅德夫首相兼掌外相，因此利多威諸夫外相遂遺下對歐洲之人民戰線並關極東對美問題及中國民族戰線問題等很大之貢獻而告退。此隱退乃蘇俄對外政策變更上當然之事，決非由芬蘭問題之失敗而起因。

五 結論

今後之毛羅德夫外交，出於如何之政策，雖難豫斷，而利多威諸夫時代之外交政策，決非利多威諸夫一人之外交，利多威諸夫不過是史達林之代辦者。在最篤信史達林之毛羅德夫亦然。外相即更換何人，而於史達林之根本方針上並無何等之變更，吾輩對新政權之前途，關於解決最大最惡之蘇俄問題由此一文如能獲何等之暗示，實屬幸甚。

——田無堂——

（本節完由下期起載述五年計畫）

歐戰拾遺

戰戰競競之美國

德軍之優勢與勝利。美國亦爲之駭然，今已變其隔岸觀火之態度，頗以爲此民主主義之危機，美大陸之危險，方且日益迫近，故美國最近積極援法，並整飭參戰體制。

最近盛傳德第五部隊之活躍，美國亦積力講求防止策，其法，第一，對於外國人入國者，嚴行登錄護照。凡無明確正當入國目的者，一概不與護照。第二，聯邦探查局增加人員五百名，極力防止密探，第三，通信委員禁止外行無線電家與外國之無線電通信連絡，因此被害者有五萬五千人之多，第四，文官任命委員會禁止政府機關雇用共產黨員及那其斯黨員。

美國固號爲自由萬能者。今亦以歐洲戰爭擴大激化。殺覩同胞國英法之阽危，頗感己身之危險，自由主義或將變爲統制主義矣，且以德國第五隊之活躍，美國人或亦不無戰戰兢兢之概也。

埃及王國之危機

因德義躍進而覺非常危險日益迫進者，爲與英法有密切關係之埃及王國，義大利正謀稱霸於地中海，埃及以義大利必侵略埃及，故正戰戰兢兢，力作防戰準備。

首都開羅，最近極爲緊張，日前國王曾親自校閱國軍，鼓舞士氣，女王亦親閱女子軍，不問男女，均賜以「爲祖國而奮起」之勅論，防空演習，亦竭力行之，國內戰書體制，更闊整飭，有不奮發而起者，即行加以檢束，日前曾逮捕六百名下獄，對於多數之意大利人，已發下强令回國命令，以期防止第五部隊之活動，埃及有相當之軍備，除多數土人部隊外，尚有二十萬英軍，飛機五千架，義大利對之亦正未可輕視也。



一，印度爲獲得自由而戰

此次英國對德國宣戰後，未幾，英國政府卽命印度參戰，英國之印度總督兼副王林利斯哥卿所發之命令，印度人宜協助英國『爲自由與民主主義之戰』而出征，印度人立起而戰．而彼等均手持自由旗，彼等所高舉自由旗者，非是協助英國，反是對英國來相爭，自由者，並非是彼等之空談，又非是爲蔭蔽其他何種事項之口實，乃是因受數世紀之貧困苛政，呻吟於英國治下，而萌芽於彼等之五內彼等深切渴望自由者，如久旱之盼雲霓也。

爲自由而戰，這句話，是出於一英國官吏，沒在意的話中，可是立時一傳十十傳百，以致於大都會之貧民巷及窮鄉僻壤的地方，也都是你談我論，不久而卽傳遍全印度，三億五千萬之印度人由這沒在意的一句私話，而引起全印度狂叫自由、自由。

半世紀以來，印度會議派卽爲印度之自由而奮鬪，其爲首領者．現已理解民衆之眞意。彼等對總督之命令，僅以一宣言答之，其中彼等對英國要求，由下記二項中，擇其一行之，卽是『若是英國對於印度，說印度是自由或是民主主義，那們立刻，就得讓印度成爲完整的獨立國家，如果不然，就不能命印度參戰』。

這個宣言『因一種不幸的事情』未得揭載於報紙上，連接着印度州政府之權能，立刻就以總督之命令，被所限制，印度人與總督之協議，無結果而終，時下全印度，已竟都走到一條線上，自由黨已與會議派合作，回教徒之組織也又發出抗議，爲印度自由而爭鬪之維的蘭甘地氏作抗英之爭鬪，達於數百次而後隱退，現在又開始指導自由運動，十一月中旬西北部諸州發生暴動，在孟買有九萬之印度人，施行罷業一天舉行反戰示威，在加爾各答有一萬之勞工實行罷工，屬會議派之八個州政府之大臣，因拒絕與英國協力而辭職，在華西利斯丹英國官憲轟炸暴動之民衆，並派遣機械化部隊。

十一月二十三日阿拉哈巴特之印度會議議決，在英國解放印度民族自由以前，和許可新憲法成立獨立政府以前，全印度拒絕與英國政府之協力爲制定憲法之國民議會選舉宣告以此爲目標。

印度之低聲呼號與時並進現已成爲嵐風怒濤。

英國政府對印度國民，竟用二重回答之手段，九月十七日總督發出如下之宣言：

『戰後英國政府必歡迎與印度各團體黨派施設之代表者．並印度王候等共同開併爲變更政體之協議』然而在其十日後之九月二十七日謬也爾胡阿卿以英國政府名義宣言，英國對於總督爲保持英國在印度之特權的位置，附與於必要時行使一切手段之權能。

這就是英國對印度狂叫自由之回答，卽是一方以武力威嚇，他一方則約定戰後開協議會。

印度之指導者對此約定完全不信任而加以拒絕，彼等因何而不信任？因以前已竟有過一次．英國在世界大戰時也有同樣的約定，而戰後卽行破約，所以此次是不能信任的，一九一四年印度殖民地，亦因依英國之命令，而參加大戰．數世紀來，被英國搾取之國民，對其搾取者，又拿出二十五億馬克之戰時徵稅，且把六十二萬一千印度兵送到歐洲及東部戰場，爲英國而流血．四十七萬五千人之印度市民，爲服戰爭勤務而遠離祖國，在當時印度人間雖有反抗之兆，然而彼等『土民』均受其抑壓未敢顯著行之。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日印度事務相蒙塔仇發表聲明，約定英國爲漸次的實施印度之自治必想出一定之辦法

由蒙塔仇氏之約定而現出希望之微笑，繼續到大戰完了，因此印度之指導者等，在英國戰爭之非常時，要求立刻實現蒙塔仇氏之約定，此乃極大之錯誤，究屬因何？因英國戰勝，而潛水艇戰之壓迫去否尚不定時，（因有其壓迫），始有一九一七年蒙塔仇氏之聲明』彼等立刻．復仇於其窮迫時期，蒙塔仇氏之笑顏，當時就變爲羅拉特之澁苦臉面。

英國之裁判官西德尼、羅拉特卿，被命調查『印度革命運動內之犯罪的陰謀之實況。』

由此英國之態度卽行豹變，與彼等約定在戰時卽可實現的印度之自由

運動，時下突然被指爲『陰謀的犯罪』基於羅拉特之報告，印度自由運動之志士等，蒙無實之罪名生命之安全，皆被剝奪，被依緊急法令得有權力之總督警察所逮捕爲所監禁，甘地氏對此說明是被動的反抗，然而因此，同樣的六萬人之朋黨們，都受數年之收監。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在阿拇利撒阿印度人舉行和平之集合，群衆開始祈禱時，英國將軍戴亞。命令其部下，無警告而向群衆開槍，發生極度之混亂，男女幼童等想要由有圍墻之會場逃出，然而英國軍隊堵於會場門口開槍狙擊，由此驚人可怕的殺戮，喪失數百男女及幼童之生命，並有數千之受重傷者。

誠篤而易信人的印度民衆，一九一七年以來信賴英國，視如主人翁，個個臉上現出，恰如幼兒信賴人的微笑、衷心靜待，賞賜彼等自由之贈品之日到來、然而現在彼等受了警察的棒打棍擊，已竟忘却其信賴，在阿拇利撒阿受了槍殺，把其微笑，也因而雲散。

然而同時，英國政府即着手實行改革，以履行蒙塔仇氏之約定，爲口實，施行二重支配分散權力，就是把教育，保健，並某種之市，鎮，村等事務讓於印度人團體 ，英國政府則擔當警察，財政及其他本質的政務等事。

這種分割權力事，好似冠冕堂皇的事，其實英國，想把忽略到現在，而將成爲重大問題之教育，及保健等問題之責任，轉嫁於印度人，英國人他們在此數世紀，把印度人，陷於零落病弱，現在也想把這種事件，利用彼等之無知 ， 委爲印度人自身之責任。

印度人由彼時，卽一步一步的向自由之途而奮鬭至今日，然而彼等恰如在往後而滑走的平面上向前進行似的，而彼等認爲有所獲得者，也都被英國隨意之曲解，全都相繼的成爲泡影，最後就是印度聯邦憲法、聯邦憲法者究爲何物，至今尙未理解之人，也都由此次之戰爭開始 ， 而得其理解。

這種外觀形式的憲法，關於戰爭乎，和平乎，之問題，就是關於決定一國之國民生活之重要問題，對於英國之決定毫不能加以防害，就是印度國民之代表，對此也不能過問，好像把印度已竟决定爲英國之殖民地似的。

以上就是印度人因何不信任今日總督約定之理由，尙有一可追加的如下之理由，就是現在之英國戰時內閣閣僚之一維斯董 ， 邱吉爾氏他以先對於印度之新政體，與以自治領之地位等事，表明强硬之反對，並很强硬的主張，在以後百年內，不論印度到如何的情形，也决不許採取自治領政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日波爾特維英馬克特那爾特政府之決定，彼亦加以反對，並提出動議主張，議會如果許可政府之印度政策時，也不許有些許有如自治領政體之意味。

然而由那十年前之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在英國之責任的大臣之地位同係一人維斯董，邱吉爾氏，對英帝國之代表者，聲明本人很盼望，於近期內必要達到印度民族完全的自治政體之日。

現在把這種人，能讓他當重要閣員之政府的約定，如何能令人信任他呢。

然而已竟又得到由印度來的新報告，在西北部及華西利斯丹地方又起來爭鬭，據新聞之報道，印度會議派又要求招集制定憲法之集會，又傳說若不能滿足其要求時，難免印度人有某種之行動。

如斯於此世界史上之古國，將要發生能變革亞細亞相貌之事件，吾輩可看看歷史再觀察觀察印度今日之現狀將來必起於英塔斯河與甘地斯河之間及喜馬拉雅山脈與錫蘭島之間一節更是能易於理解而可知者。

二，英國如何征服印度

印度，一提他的名聲，沒有不聯想到，是一個有無數的傳統神話的國家，富藏天然之財寶，又是所有人類奇蹟之由來所又是所有之夢想家及冒險家之所依戀處， 沒有不聯想他是『黃金之半島』太古以來即爲東方賞讚之國，國則以高貴高價之財寶，而經營其貿易，由古時即販賣，藥味，茶，高價之絹，薰香類，藥品，纖維素，高貴木材，芳香類，染料，寶石象牙，珍珠及金剛石等。

近來又多販賣米，砂糖，棉花，等類之產物，很能滿足購買者仲介者又能因而得富，印度是棉花與甘蔗之出產國，錫蘭茶在世界上很獲盛名，印度人口次於中國，爲人口最多之國家，占人類六分之一，而積約有歐洲之一半，把幾百萬頃極肥沃之土地，作爲農耕，每年全部有莫大之收益，這個半島，完全形成如一大洲（更因處於天然之環境），確係人類文化之理想的成長地，由古時阿利安系印度人即以農耕爲業， 有打水車， 有斗秤，住於自已所建之屋內，並有機織之技能，此地文學，在世界上最古而有名，且造成數個世界宗教，誠非偶然之事。

隨歲月之變遷，種種之侵略者，也都由此半島西北部之入口，侵入而來，征服此地原住之黑色皮膚之特拉比塔族，約於西紀前一五〇〇年發現阿利安系種族，（其血統傳於多數之印度族）其後在亞歷山大大王之指揮下，又發現希臘人及波斯人最後又有蒙古族到來，然而其次又有馬來人及阿拉伯人也都越海而來，因此西歐人也漸有來往者，所有此輩之侵入者，皆各個依照其方策，來利用此半島，又可說是來搾取此半島。

西歷紀元後最初數世紀間之印度，傳說上以偉大之英雄及戰士之名聲佈滿天下，這種之英雄事蹟，現在尙記載於國民之歌謠內，其次再看看萊普的族之興降事蹟，彼等有騎士道的好名譽，以勇敢，眞實等之美德而聞名，約於十四世紀半時，把數個印

度族之國家，以先之王朝，從來未能容獲得之權力與光榮之事業，而能獲得最高點，然而最爲光輝之時代，是阿加巴阿王治世之時期，阿加巴阿王，在第一批之英國商人到印度時，尚生存，該王對於左右助言者，均由印度兩大宗教之回教及印度教（巴拉蒙教）之兩教徒中選用，制定法度，施行和平政治，其恩澤。遠於窮村僻壤，有効之行政機關，廣大之宮殿。

回教寺院，運河等，由此可證明印度自治政治之業績，阿加巴阿王之遺產，竟是金貨，合現下的錢，足有二億鎊，以外尚說收有很多的寶石，然而彼孫之富，比彼還富豪多多，經驗過古時印度之狀態者，是葡萄牙人之發見者，巴斯哥塔加嗎氏，被彼加利加特之支配者招待於金剛石之椅子上，由彼時以來 西歐之航海者，皆把彼等之船，向東方航行者，確是皆有其所因，彼等聽說此地方之不可思議和秘密的事實，皆被其所魅惑，爲人所周知者，哥倫布想要探尋的，也不是旁的，就是這個印度國，把往神話之國的海路，開通後，不久的，爲獲得寶物，覺得黃金之英國人，都奔向此豐富之天國而來者，是所必然之事，天國印度在英人到來以前，確是一個天國，然而自英人到來後之印度如何？英人到來後之印度歷史，若用一句話批評，就是把此天國，變成荒廢之國，因何要這樣說，因現下吾輩所見之印度，比世界之任何國家也都不能比，其民衆受有無數之苦味。

其民衆受無限的飢餓。

其民衆襤褸不堪之窮人太多。

其民衆人類能力受無限的抑壓，

其民衆不能獲得安全正當之活

其民衆抱絕望的人多。

是這種現象之國家

印度人是想求英國人來幫助而把他招請來的嗎？或是因有何種其他的理由，彼等才到印度來的嗎？否，彼等決非是被招請來的，又不是印度之任何人喜歡他們來 彼等是因自動的來的，彼等是硬把豐富之半島的門打通，而前來的，最初好似單作和平貿易之目的，占據幾個經營貿易之場所，然而彼等獲得若干海港之後，彼等就聲言居住於旁的海港之法國人，在歐洲與吾輩競爭印度之商品，吾輩對此項決不可放任，吾輩若是在歐洲能掌握印度商品之獨占權，更能獲得莫大之利益，所以由印度市場有把法國人驅逐之必要尋取英法間之紛爭和敵對之契機，毫不困難，此兩國獲得利用印度民族間之不和紛爭等項之成功，締結抗法或是抗英之同盟，親英或是親法之同盟，如此歐洲人即開始干與印度之內政。

事體進展至大戰，英國人對彼等供給歐洲之近代兵器，遂獲得非英國不可之一種成功。

英國如此的參與印度內之紛爭，一方面則專心於擴大自己之勢力，打倒敵人背叛友好，買收中立者，威嚇膽小微弱者，用這種手段經過十八世紀之數十年間，其結果遂於克顙普之時代其次在黑斯金克斯之時代把印度之東部及北部之大部份，收歸東印度公司之支配下。

這個英國的商業公司，已竟變爲軍事的侵略之股份公司，印度之總督要求軍事力，本國之股東則要求分紅利，就是要求所得之利益如此的軍事的權力與資本家的金錢慾相結合，而產出一手拿槍一手拿發財之錢包醜怪無比的混血兒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毫不客氣旁若無人的大施其手段。

在倫敦的同公司之反對派，把此點提於英國輿論，彈劾其強奪方法，確是當然之事，以輿論而亂彈其敗德者，非是外人，乃是也特蒙特，巴克彼之很熱烈的演說，如下所述：

黑斯金克斯氏所說的正義之原則是這樣，就是說印度人比其他的人類遠不能及的惡劣之民族，無名譽心無正義及權力之觀念，常時即輕於爲人奴隸的狀態，又關於個人的世襲的，或其他方面的財產，一切都沒有的一種民族，再據黑斯金克斯氏之所言，印度凡所一切完全是以支配者之權力爲所是從，無國民權力之可言。

黑斯金克斯氏把所有人類之犯罪的行爲，作爲彼之政治的原理，彼把亞細亞之强盜和掠奪者之個個的犯罪例總括起來規定爲法律，以此命名爲『英國總督服務規章。』

在此黑斯金克斯氏成爲偉人的時代，英國具體化印度統治之組織，所以我們在諸卿面前說他是第一個富豪而有權力的人，就是說他在印度的一切之欺瞞和受賄及暴虐，辦的具體化而有統係的一人，可以指摘是元凶首領，此人是發見地理的道德者，就是按他的這種情形，爲人之公的及私的義務，不能按照對神仙和隣人的關係來決定，得依據風土氣候來決定，彼等如果一度越過赤道，必把彼等的一切之道德觀念死滅去而恰如一種之動物。

然後巴克氏在旁的地方又決定英國統治印度之輪廓，把東印度公司之行動，描寫如下：

『印度因在英國之統治下，全事物之全秩序完全被所顛覆，韃靼人侵入印度時，被害雖屬莫大，然而吾輩之保獲印度，確是把印度完全毀滅拉完成印度之破壞者，非韃靼人之戰爭，乃是吾輩之友情，看看占領後二十年之今日，吾輩之行動，恰如最初之一日，如事之未完尚奔忙不倦。

印度人曾看見過白髮美人嗎？完全是類如小孩子的青年男子，來支配印度人，對於印度人友誼同情一點也沒有，彼等之生活遠離印度人之社會生活，好像住在本國似的，彼等與印度人，一切不交際，然而爲想要早點獲得大財產，在那必要時是例外，然後彼等之計畫，就是想要在印度，這樣的發得財，再遠遠離開印度，去快樂享福。

以老年人所有之欲與青年之狂暴彼等很急性的相繼的侵來，印度人視彼等如無限的猛獸之羣，左一羣右一羣，不斷的成羣侵來，現出一種不可救藥的絕望的光景，猛獸之羣向其獲物之目的，以其貪妄不盡之慾念猛襲而來，然而其可得東西，一天比一天減少，就是英國人所得的利益，雖然

僅是一個路比石，也是永久不會再歸到印度人手內。

如此之事件，發展至訴訟問題，英國下院立於原告地位，向上院告發妖爾列，黑斯金克斯氏，因此也就不能不亂彈，強盜的東印度公司之爪牙，訴訟遷延七年之久，由一七八八年至一七九五年此乃是主權者故意施其遷延之戰術，反復無限之審議後，結局仍歸放免無罪。

這事英國人中之獨立派的人士們，所見略同，看過去的歷史，這件事早就有一定的判決，例如ＲＢ殺利丹一七八七年二月七日之演說，就有如下之辛辣的彈劾。

『東印度公司之態度，如浮浪人之下賤，如萬惡無道之海賊。二惡具備，即是一方手舉血腥之玉笏，一方現出其小商人之本性，滿臉下賤的嘲笑，尚裝假威嚴，一手揮其警察官之棍棒，一手作小綹。

歷史家馬克雷氏關於東印度公司之文書，細究後洩出如下之感懷：

「閣下要以寬大之心理，施行其統治，而又宜以發大財爲主旨，對於近鄰之權力者，宜以嚴格之正義，且示以寬容，且要想着發其大財，這就是黑斯金克斯氏所接到的由本國來的指示之全部大意，若是把這指令再詳細說明，就是這種意思，『閣下要作印度民族之父母，又要當破壞印度的人，凡事公正，而又要不正，要作情深義重的強盜，東印度公司之幹部諸位，往時竟用如教會處置異教徒之手段，就是把決定槍殺之犧牲者，交於死刑執行者，並通知執刑人，叫盡量的優待受刑者。』

在拿破倫戰爭之長期間內，世人都忘却，英國支配印度之敗德行爲，歐洲大陸被捲入法國革命之漩渦對於海外之事，都置於不顧，然而東印度公司，於其間還是繼行其侵略，終於完成其侵略。

維林敦之兄弟維爾斯李卿想效倣拿破倫之征服歐洲想要征服大印度國。

這事並不在乎在倫敦的公司之股東贊成與否的問題，彼意已決其他一切決不顧及，他的一八〇〇年之一封私信所記如下：

「吾輩宜把王國之上再加上王國，勝利之上再獲得勝利，獲利之上還要獲得利益。吾輩之富貴功名及權力，也是還想向上求，不過存放吾等之命令者之功名心，已竟向上再無可求只有徒喚奈何。」

英國征服印度並沒費英國一文錢，皆因印度本身，把征服印度費的財政，都擔負拿出，就是所用的軍隊。大多數也都是印度兵。

東印度公司一八五八年給議會之覺書把此事特大的誇張，如下所述：

「英國占領印度，凡百年間始得完成目的，可是這個，全是以印度之財力和手段來維持而完成，並沒動用英國政府金庫的一文錢。』

由維爾斯李卿之時代起，經過數十年歲月而壓倒拿破倫，在所有之海洋上及世界之諸洲內，大英帝國均占有優勝之地位，現下又把富豪的大印度國完全據爲己有，爲印度統治者之直接的命令者之東印度公司之股東等其後還是由印度統治，繼續的要求其定期的多數之分紅。

在這數十年之長期間內，印度民族本身，竟作什麼來的，印度人等處於此等恐怖事件下及刻刻惡化的現狀，眞是茫然自失，不知怎樣才好，然而印度人果然是眞想開甘認自由之喪失，且甘受英國（駐在官）不斷之監視指導嗎？究竟駐在官是作什麼的？黑斯金克斯侯爵一八一四年二月一日在彼之日記上，說明駐在官是作什麼的。

「駐在官不止僅盡其派遣之職責就行，還得作獨裁者，也要干與私事，彼等還得嗾使和援助不平份子，在行使職權時，要盡量設法用引人注目之態度，爲確保本國之支持，更得構成事件，按事件之情形使政府得視爲問題之事件，結局使政府，不僅只此事件，就是全部事體，也要使其嘉許駐在官。

印度人雖是最有忍耐性的民族，然而對於英國之統治方法，終於忍不能再忍，遂起反抗之心，一八五七年突然起來一點也不想到的叛亂，此乃是因對印度人不當人類待遇，始引起印度人怨嗟之爆發，印度民族的蜂起，終被以血腥殘酷的手段所鎭壓，然而同時東印度公司亦被廢止，因印度民族之叛亂，英國政府始覺悟，不能再把印度統治事委於無賴之股東們遂收歸於英國政府直接監理，同時置於議會之監督下。

（**待續・本刊論說部**）

科學珍聞

美南極探險家

報告圓滿探險經過

美國南極探險家白德（Admiral Byrd），近由南氷洋抵達本地亞里那斯，據彼向國內報告稱，對於此行之結果，極爲滿意，其飛行經過之面積，甚爲遼闊，目的在調査氣象情形，彼航行七千哩，並未遇船隻或陸地。

美外科學會發明

腹部槍傷新治療法

中華社支加哥通信：腹部槍傷，在今日仍爲極難治療之事，現在美國外科學會，發明一種止血手術之新醫療器，摘取腹部殘留槍彈及破片時，不用開刀，該器爲一細長管物，尖端附有反射鏡，小電燈，及摘取時必要之小鋏鉗與簡單止血道具，以備沿彈痕插入傷口，又在無彈痕之場合，則用細針對筋肉與內臟間送入空氣排開適當孔道，然後再利用該器醫療據稱此器若更加改善，即可應用予癌的治療云，故學界對之相當注目。

美國最近收藏

世界最大黃玉寶石

美國斯密松研究院，近收藏有世界最大黃玉寶石一顆，重一百五十三磅，此單純結晶，較之通常作裝飾用，不過五開重者約大七萬倍，此巨大寶石，係在巴西之格瑞斯省進行開掘其他寶石時發現，美國各界對此巨寶極爲珍視云。

國際人物漫畫漫話



時時精神煥發而不知喪沮之邱吉爾、惟有今次則是愁眉不展，張伯倫內閣以負挪威敗戰之責任而辭職後、彼即任英國之首相、從此以英國戰運不佳，英國自身漸成血海、竟使活潑之邱吉爾亦陷於如何不能救大英帝國乎之苦境，彼於此數年間，大聲疾呼德意志充實軍備、有併吞歐洲之野心、鈍感之英國人尙以邱吉爾是瘋狂，而且在此情形誰亦無能爲力、英國人蓋亦有所覺悟，邱吉爾已立於國家之前，國能救乎，不能救乎，今日蓋亦不爲晚、將如之何乎。



戈林是德意志之空相、是此次戰爭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在柏林築二千五百間之空軍署，空軍由屋頂飛出，又在屋頂着陸。彼非常之肥，但不是胖病而是筋肉發達，所以脂肪不見其多。彼第一次結婚之太太死於肺病、第二次所娶之太太爲名美，彌尼爾曼女優，由希特勒作介紹人，五年前舉行結婚式，彼時所收之禮物，據傳價達八萬磅，戈林常食物常是豪華、與希特勒之質素正相反，是所謂享樂之人生、戰前在那其斯幹部未受英國之惡言者僅彼一人。



試觀史達林不將吐舌乎、彼使德與英法戰爭·既不是有愛於德國·亦憎惡英法·只是有此歐洲之三大國戰爭、將皆貧弱、彼蘇維埃俄羅斯自然可以强大之預算，德蘇締結不可侵略條約、可以謂爲點起此次之戰火，然而當有火藥過大之感、德意志太强大、而可置世界於其掌上若斯則具北隣之蘇維埃心境亦陷於不佳、史達林豈能不想到德意志之空軍，機械化部隊之高强、當西方歐羅巴酣戰時、彼正興高彩烈的旁觀、西方戰事結束後、史達林能不吐舌乎。



莫索里尼正在揚揚得意之際、昔日羅馬帝國曾統一當時歐洲人所知之全世界，時在亞美利加發現之千年前、莫索里尼夢想建羅馬帝國，至少亦將地中海成爲自國內之湖水、此次義大利參戰起首卽攻擊地中海之英海軍根據地馬耳他、又如直布羅陀，蘇伊士法蘭西地中海沿岸、亞非利加北海岸，埃及，塔多尼爾等處亦加以攻擊，將地中海沿岸悉爲義大利所有、取阿拉伯則紅海亦爲義大利之海、其前途誠大有可望，但須關心其背後大人物希特勒目色之如何、彼於得意揚揚中反身、也許一視希特勒之顏色。



二十年之希特拉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九年

納其斯之躍進

◇一九三三年

一月三十日　希特勒奉令
二月二十七日　燒毀德意志國會、對共產主義者，猶太人，自由主義者，斷然實行苦替打。
三月五日　希特勒於總選舉獲得絕大的勝利
四月一日　全國對猶太人總排斥。
十月十四日　脫離軍縮會議。
十月二十一日　脫離國際聯盟。

◇一九三四年

一月二十六日　與波蘭成立十年親善條約。
六月三十日　決行流血之肅清工作。
八月二日　興登堡大總統逝世、希特勒就總統職。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三日　薩爾地方返還德意志。
三月十六日　廢凡爾賽條約，施行國民徵兵令。
六月十八日　與英國締結海軍條約。

◇一九三六年

三月七日　廢除羅加諾條約、德軍進駐萊茵
十一月二十五日　成立日德防共協定。

◇一九三七年

十月十三日　承認比利時之中立及不侵略其領土。
十一月六日　義大利參加防共協定。

◇一九三八年

三月二十日　對奧大利及捷克國內之德意志人要求自主權。
三月十二日　奧大利合流於德。
九月十五日　張伯倫首相爲捷克之危機、在明亭召開四巨頭會議。
九月三十日　確保撥的典地方、張伯倫首相與希特勒總統再度宣言兩國不相爭。

◇一九三九年

三月十四日　合併捷克斯拉夫。
三月二十二日　立陶宛返還默麥。
四月二十八日　與波蘭結不侵犯條約，廢棄英德海軍協定。
五月二十二日　與義大利締結十年軍事協定
八月二十三日　在莫斯科締結德蘇不侵犯條約
九月一日　攻擊波蘭。
九月三日　英法對德宣戰。
九月二十七日　瓦薩自二十一日開始抵抗，終於此日屈服。
九月二十八日　德蘇相會於波蘭國境。
十一月四日　解除對美禁輸。
十一月五日　明亭爆彈事件。
十二月十七日　克拉弗修卑斯號在蒙的維奥自爆。

◇一九四〇年

四月八日　英法軍在挪威沿海敷設機雷。
四月九日　德軍進駐丹麥、挪威。
五月十日　德軍進駐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六月十六日　法蘭西屈服。

活躍世界之女間諜

本刊編輯部



間諜之都日內瓦

最近歐洲戰線上，美貌之摩登女郎等之活躍，已使男性間諜無顏色，此等女性中有數十名，曾受在世界大戰時使聯合軍震駭之德意志蕭克美拉女博士之訓練。

提起日內瓦，諸君必由電影與圖畫上之知識，而聯想到明朗之中歐天空，與乎峰轡起伏而蒼青之阿爾卑斯山。

清爽之微風與青色之湖面，是靜寂而和平之日內瓦特徵．此處有如小說上電影上所見到之甜密戀愛，有瀟灑之女性生活．此風光明媚而含有詩意之大都市．有掌握世界和平之國際聯盟會場大建築物．恰如表現夢之世界之伽國白王城，巍巍乎而聳立，但不可陶醉於滿足的和平之夢，此日內瓦確是世界上間諜最多之首都，獲利最豐之間諜企業地帶。

國際聯盟會館之應接室，市內之飯店，公寓，酒館，跳舞場，咖啡館食堂等，大凡日內瓦可稱爲華富之場所，都是號稱「無國籍聯盟」之間諜集團擾擾攘攘之血腥戰場。

天氣晴朗之某晨，前蘇維埃外務人民委員李特維諾夫氏，口銜雪茄，揚揚得意徒步出門，走入聯盟會館理事室，徐徐打開自己之皮包視之，未悉何時重要之文件完全丟失，且於此時，此重要機密之文件已由飛機運往某國首都，此類事件已成日內瓦之家常便飯。

現在之歐洲，女間諜等如何開放兇惡之花，特將彼等行爲之一斑摘錄於次：

綠衣之女面獅子

綠衣之女面獅子，眞是名實相符之「無國籍聯盟」之花，是典型的女間諜，其渾名爲「瑞士之馬塔，哈里」，本名爲李家，鄂斯華爾特本年三十歲，是有肉體美而具熱情之瑞士之女性，在日內瓦之間諜中，彼女已有大姐之資格，是最有作爲之人物。有美麗之金色頭髮，常服綠色之衣服，此麗人有如女王而活躍於聯盟之應接室及飯店之客廳，所以被稱爲綠衣之人面獅子者原即因此，總之，彼女乃一非常之尤物。

彼女生於瑞士之聖加爾普，父是瑞士人，母爲德意志人，自十四歲時始爲製藥工場貼商標，次爲女打字生，商店女店員等，屢次變更其職業終至成爲世界的女間諜。

彼女對於英，德，法，美，西班牙五國語，能以正確之發音流利談話，並能用之以作文，速記，是一才貌傑出之女性，承受生於波希米亞之斯拉夫人祖母之遺傳性，具有熱情之魅力，美麗之容貌。

彼女於荳蔻年華之時，有曾被在馬賽與猶哥斯拉夫皇帝同被刺殺之法國外長巴爾撻所熱戀之傳說，茲再述轟動全歐的新聞之「女面獅子就縛」顚末，以見彼女活躍之一端。

加利孫尼爾號船

某年春，彼女正遊巴黎，突由德意志秘密警察受到如次之指令，——請調查報告最近進水之法國巡洋艦加利孫尼爾號之構造，以及布拉斯的軍港內部之模樣．該艦目下碇泊於布拉斯的——

當時，彼女在花之巴黎，無所事而日惟優遊．突然捉得端倪，喜出望外，立即發出應命調查之回音，工夫不大，彼女是從何處轉回，是耳聞有青年海軍士官洪斯維爾中尉，爲乘問題之加利孫尼爾號，將由巴黎赴布拉斯的。

某日天氣晴朗，黃昏時豪巴爾那斯車站，因看花人衆而極其雜沓之月台，彼女手提皮包，而待開往布拉斯的之列車，彼女稍候，即見開入月台之列車一等席上坐有着上等灰色西服柔和之法蘭西青年慌忙走入車內。

對坐之柔和青年，即席向彼女以笑顏問候。

「對不住，小姐……」

彼女從展於面前之雜誌上仰面，嬌艷之兩目含情睇視，口中說出：

「請……」心中甚爲愉快。

彼柔和之青年，心中之快愉，更不待言。

對坐移時，青年將彼女故意落掉之雜誌爲之拾起後，二人乃以一見如故情態而暢談。

青年對自稱是初次赴布拉斯的之彼女，詳細說明布拉斯的街市之地理，列車到着布拉斯的時，青年對彼處處帮忙，並代携行李。

「有機會再見」

青年道別後，淡默自去，李家，鄂斯

華爾特向青年之後姿投以微笑反身向與青年反對之方向走去。

翌晨，李家，鄂斯華爾特喫着高貴之咖啡，從昆沈年他爾飯店之窓，平神靜氣以望展於眼前海港之雄大景色。

「您起來啦，小姐，」

昨日所遇之青年，微笑着來訪彼女之屋，今日是穿漂亮之海軍士官制服，彼即爲名洪斯維爾之海軍中尉。

「呀……」

彼女向該中尉投以顯然驚惶之表情而流露戀慕之意。

其心中有不可思議之快樂。

彼女失敗而被捕

第三日洪斯維爾中尉又來訪彼女所住之飯店，此次與彼偕來者有其友人路尼，基尼亞爾海軍中尉。

從此以後，彼女之房間，恰似布拉斯的青年海軍士官之俱樂部。

彼女故作圈套，與彼女周旋之將校間，不久即起爭風，而且在彼等之中尙混有將官級，海軍軍官，彼女自慶得計。

洪斯維爾與基尼亞爾先後向彼女求婚，彼女則對誰亦無明白之答覆，反分別張設情網，對二人盡色情的挑撥之能事。

彼女運用如斯之間諜戰術着着進行，作此艱難工作一月有餘，突有彼女是間諜之風說，未悉從何而起。然而彼女以在布拉斯的之任務尙未完成勢不能即此罷手，爲掃除周圍之疑惑乃與洪斯維爾中尉訂婚。洪斯維爾中尉度過數月之甜蜜生活，一日突由巴黎秘密警察本部，接到可厭之召喚令

——敗露矣！——

彼女立即發生如斯之感覺。

擬逃往外國，故作鎮靜而請洪斯維爾中尉挈伊同返巴黎，急忙準備行裝，二人再度同乘列車，詎已行遲，被在列車守候之第二部官人忽然將二人之腕捉住而逮捕之，李家、鄂斯華爾特立即被送入普困刑務所，洪斯維爾中尉則於以前之事毫無所知！

「間諜是國家干城」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彼女始立於法蘭西軍法會審之前，更有洪斯維爾，基尼亞爾等七名被免職之海軍士官七名爲證人，該七海軍士官與彼女曾有數月之友誼，彼女毫無所動於心更無膽怯之色，態度沈靜歷述其間諜行爲，彼女膽大舉動，使彼女之辯護人心尙忐忑不安。

「汝之勿作此態度，當裝悲狀，汝作泣聲，如不引起裁判官之同情，汝罪不能減輕，」

用小聲悄悄以語彼女，促其注意但彼女僅報以微笑，而無任何之回答

——然而我不能作如彼之態度，因實際上無所悲哀，我是間諜，間諜在某種意義上有如國家之干城，爲求減刑，我不能利用女性之特徵……

彼女將當時之心意，在其記錄冊上作如此之記載。

當年十二月一日，彼女由布拉斯的牢獄中被釋放，於出獄前數日，有不明來歷之五萬法郎之支票送於牢獄中之彼女。

據彼女之自稱，此是德意志秘密警察對伊之謝金。

政治保安部之女鬥士

在莫斯科有稱爲路比楊卡斯克也亞之廣場，以此廣場爲中心，而有數條街道引長作放射狀，商店，蕃菜館電影院等屋屋連接，此一帶地方即所謂莫斯科之「恐怖街」。該廣場之一隅，有甚整潔之六層樓房大建築物，是路比楊卡，斯克也亞門牌二號，國家政治保安本部即設於此。

國內統計局，經濟促進局，文化協會等名目近百之招牌，一一掛着，裝着各如其名而進行其工作，實則凡此皆蘇聯間諜組織之一細胞，此建築物之三層樓上有爲明星公所而著名之共產黨會議室，此建築物之鄰近有國際的國家政治保安部外國部事務所，所內各室以所担任之國而命名，例如名爲「英國課」之室內，則關於英國之情事，搜集有無數之資料，對於任何事情明如指掌，課長所轄事務當然是屬於其特定國家內之事情，其下更有多數之部員忙於工作，翻譯由各國以強力之短波無線傳來之密電，依據其報告發出指令電報，無線報斷續音與乎如機關槍響聲之打字機聲，工作緊張之空氣，充滿於該建築物。

由國際共產黨協力而組織之蘇聯之國際的間諜組織（國際的國家政治保安部），其規模之大，蓋爲世界第一。據某消息靈通者稱，現在國際的國家政治保安部外國部之經費，年額不下二千五百萬元。此金額較之他國是如何之巨大乎，一視英如斯用途之機密費年額尙不過百萬元，法國亦不過約二百萬元，即可得而想出。

此巨大之莫斯科之「間諜本隊」任何人亦不得接近，即或使接近亦不能得悉其內幕之任何事，此是以設有嚴密之警戒陣容。

本文所討論國家政治保安部之娘子軍，其本部亦設於前述之國家政治保安部之大建築物之一隅，是掛着俄羅斯文化協會招牌之事務室。

現在執此國家政治保安部別動隊女間諜牛耳之總帥爲鄂爾加，卡美尼華，尙是妙齡女性，智略縱橫，眼光烱烱，絕頂聰明之女鬥士，現今唯一之組織者名華沙，基列那，伊是國際共產黨之老黨員，今日所作之事，有如蘇聯女間諜學校之校長，多數之女間諜等在此學校受充分訓練組織後，入鄂爾卡指揮之間諜隊，而女間諜之一員。

此學校之生徒，現分兩部隊，受尖銳之教育。

（一）年青貌美性的魅力橫溢之女。

（二）半老徐娘，女性之魅力雖失，而具雄辯奇才之女。

前者爲裝坤伶，舞女，女招待以及其他，作爲派遣於外國之「國家政治保安部之女」，而活躍於第一線。彼女等多裝作白系俄羅斯人，而迷糊外國官憲之眼。

後者多編入國際共產黨之宣傳部在各國從事於宣傳共產主義，屬於前者之間諜，曾有在萊多尼亞之里加被捕，而慘遭槍殺之一女性，彼女名鄂

爾卡，斯德爾哥夫爲美貌嬌艶之終夜俱樂部舞女，曾活躍於全歐洲。

最近德意志亦有慘殺美貌女間諜之事，彼女是德國人，名卑尼塔、洪卑爾克，以勾通由波蘭潛入之名爲蘇斯諾斯基的間諜，而叛那共斯德意志之可憎理由，在柏林郊外之某牢獄，以最殘忍之中世紀的方法而被殺害，簡單言之，即以如劈柴木，用斧砍頭

當四五年前夏季，在蘇聯因特洛斯基派之反幹部陰謀，而與西諾維也夫加美尼夫同被槍殺之索哥爾尼哥夫之夫人，可稱爲是前述俄羅斯女間諜之老前輩。彼女之夫索哥爾尼哥夫爲駐英大使，駐於倫敦，暗中與特洛斯基連絡進行陰謀，經彼女偵悉，竟不顧對夫之深密愛情，爲妻之道義心，而飛電國家政治保安部。

「吾夫計劃陰謀，請立予逮捕」

彼女以微笑而目送伊就捕之丈夫帶手捧子被押解以去，且喜氣冲冲而自稱是。

「我有生以來，今日始成功最高最大之善事，」彼女對間諜行爲備有興趣，於此可見。總而言之，將任何物而不能換來之丈夫，賣之於敵，無其胸襟，其行爲，確足以表示俄羅斯女子之奇特。所謂之俄羅斯女性，尙有較索哥爾尼哥夫人具更可怕之鐵心腸的女性。此即在前稍爲述及之間諜學校女校長華沙基列那。

彼女對於其丈夫雖然毫無不滿，更不抱任何之憎惡，而且任何人亦認爲是最圓滿之夫婦，安度和平之家庭生活，然而一時發現乃夫有叛亂行爲竟直然不容赦而暴露之，且止於暴露則與前此索哥爾尼哥夫夫人之行爲無異，華沙眞不愧其爲間諜學校校長之名，恬然署名於其自己丈夫之死刑令狀。且不僅此，更監視執行其丈夫之死刑，由此可想像彼女有如何之鐵的意志。

如此鐵的心腸，正是蘇聯女間諜可對世界跨大之處。

名爲「暗蔭」之女郎

好冒險之伊爾馬斯塔維普是典型之勝利女郎，是生於貴族，有釆色之頭髮而非常美麗之女郎。

義大利之間諜間，以「暗蔭」之綽號呼彼女，在祖國義大利可稱爲「光輝之明星」，在義大利以外之各國，亦是名實相符之「暗蔭」，是可畏之有手腕的女間諜。彼女更擅長間諜術秘傳之扮裝術，一日間在數地變其扮裝，彼女之扮裝術已升堂入室。

有如午前八時在南西，午後八時在阿普伊尼恩依場之不同，而變裝爲全然如另一人，彼女之神出鬼沒，即使魔術師亦爲之卷舌，誠天才之女間諜。

屢傳就縛之女間諜等誰亦不能與伊爾馬，斯塔維普相比，而且彼女未曾一度被逮捕．他國之人只由羨慕而憎惡，但對其巧妙無所措手足，而視彼女爲「如鰻魚之不可捉摸的女郎」

彼女曾利用飛行機，擬爆破法蘭西東南之水力發電所，竊取在克利索工場製造中之新式大砲設計圖，彼女曾住義大利路卡之黑爾維也西亞，巴列斯飯店，自稱爲塔斯普列蒙男爵夫人，向由德意志捕虜收容所釋放之法蘭西士官，竊取戰鬥機之機密設計圖以與名間諜洪，利希巴大佐合作而成功。

——呀！好極啦！——

伊爾馬，斯塔維普與洪，利希巴大佐乘自用汽車，由利希巴司機，以最高速力，往出疾馳，但離路加，未遠，汽車即不幸而發生故障，此以事前偵查二人動靜之法蘭西間諜，於二人出發之前，已將一種粉末混入其汽車之汽油槽內彼二人未注意及此，致至中途發生故障。

於是時，突有一輛不悉從何處而來之汽車出現，此實即化裝爲老人而來追擊伊爾馬與利希巴之法蘭西間諜

彼時彼地月星皆無，十分闇昏。

「呀，眞麻煩，上那裡去？」

「稍候，往哥摸，但……」

「咦！我亦是往哥摸，假如你願意，一同乘此車，請……」

名間諜洪，利希巴大佐，亦是智者千慮而有一失，如此即與伊路馬同乘敵人之汽車。

此誠是所謂命該如此。

陷入敵人術中而不覺之伊爾馬與利希巴，向化裝成兩老紳士之敵國間諜之好意，表示滿腔之敬意與感謝，而敵國之間諜，於暗呼「好極啦」中，以最高速力疾馳．車漸向奇異之方而馳去．利希巴大佐始爲注意。纔即在此疾馳之汽車中激烈格鬥，一瞬間，利希巴大佐受敵之槍彈倒下在此利希巴倒耶歪耶，完全如演劇之情景中，突然有洛哥特爾之德意志間諜出現，彼等之間再開始猛烈之戰鬥，此德意志間諜哥特爾終亦失敗而被法蘭西間諜所捕。但在此格鬥中，伊爾馬，斯塔維普不知於何時如煙之消滅其姿，數刻鐘後，探知伊爾馬隱身於一餑餑舖內，於是將該餑餑舖由多數之警官包圍，並舉行家宅搜索，但彼女已不知潛逃於何處，此後彼女即未現於偵探隊之眼前。

於此可見所謂間諜行爲之苦難，而無重大樂趣。

第一次大戰之女間諜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羅巴女間諜之中，其愛祖國之熱情，確有使男子驚倒者。

在卑列尼山脈中之秘密隧道，弄秘策之德意志軍事偵探洪，克龍曾傾倒於一美貌之法蘭西女間諜之石榴裙下，彼女名伊爾馬，利亞也，是有名之女飛行家，而被誰歌爲「巴黎之雲雀」，戰勃發乃爲祖國躍起爲女間諜。

彼女與克龍同居，巧妙的盜取德意志之機密文件及暗號等，終於取得克龍之倉庫的鑽鑰，探悉德意志密探由西班牙入法蘭西唯一之秘密道路卑列尼山脈秘密隧道所在地，而密告於其長官法蘭西第五課報部長拉特大尉

彼女之行爲，雖受世之道德家所厚非，但彼女由政府受得列剩，特及榮勳章。

又有名阿利斯邱波亞者，以單身竟集德意志戰線之情報，突破敵戰線之警戒網至荷蘭，以欲轉赴英吉利，以國境警戒嚴重，而試作夜間突破，彼女乃着特製之半截褲與黑色裙子，於寒天數小時間泳完運河，阿利斯，邱波呵又會將一萬四千封度通過電流之鐵條網，從屋頂躍身以突破之，其大膽無敵，德意志軍亦爲之驚嘆。

更有名馬斯亞，蘇列爾者，曾潛入俄羅斯戰線，結交俄羅斯將校等，頻將俄羅斯重要情報送之祖國，及被發覺乃逃出俄羅斯戰線，未幾，爲與俄羅斯文仁寧坎普大將會面，着俄羅斯步兵將校軍服赴戰線，而被俄羅斯之間諜所捕。

馬利亞，索列爾在砲煙彈雨之塹壕內，觀察兩軍之戰況，巧妙的送情報於祖國，但終被俄羅斯軍隊發覺彼女之間諜行爲，就捕後用網重裹其頭高吊此網而殺之。

如彼女在女間諜中最放異彩。

此點與在日本汽船中就捕而成悲劇女主人公之馬塔哈利相似，然而馬塔，哈利本當別論，因無重大之間諜行爲，僅可謂之爲以嫌疑而被處刑，彼女原是舞女，而未特別修得優秀之間諜戰術，僅能將敵國汽船之動靜密報於祖國。

以此馬塔，哈利比較之，則如馬利亞，索列爾之躍身於砲煙彈雨之中幾度徬徨於生死之境，是女間諜有利腕者，是已完成重要之使命。

馬塔，哈利所予世人之强烈印象任何人今日提起女間諜，則立即聯想及彼女，但此不是以彼女有非常之間諜行爲，乃以彼女之美貌、而予人有如斯之印象。

現在女間之寫眞，與其說是稀有寧可謂之爲無有，蓋以女間諜最忌寫眞。但惟有馬塔，哈利之寫眞，歐洲各街市亦有懸掛，被視爲美貌之舞女的寫眞，予歐洲人以魅力亦未可知。因此美貌之馬塔　哈利以具爲女間諜就捕於敵國之手，處以死刑，所以全歐之熱愛馬塔，哈利者大爲慫動。可與此馬塔哈利相比之歐洲多數之女間諜中，亦有非常美貌之女性，可哀之事實，爲祖國建偉大之功績者，但彼女等之寫眞，一枚亦未得見及，使人不勝有虛幻女性之感，此等女性皆對其祖國有重大之貢獻，但一翻讀間諜歷史，昔時東洋方面之間諜術，遠勝於歐洲，成吉思汗所以能進軍歐羅巴而博得勝利者，實即由於有完備間諜網之力量。

如日本之隱密，亦是其一例，但因時代之變遷，東洋之間諜漸至不振

由間諜之優秀，亦可決定戰爭之勝敗。

間諜之可怖，實同於重爆炸機以及殺人之死光等。（完）

世界獵奇

南洋的鸚鵡戲

鸚鵡是鳥中最智慧的，也和猩猩之於獸類是一般無二。

鸚鵡究竟是聰明到什麼程度？在古詩裡，要以下面這兩句形容的最爲盡致：

「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你想，含情的宮女，因爲怕牠學舌，洩露了春光，都不敢當着牠說宮中之事，請問牠該够多麼聰明？誰能及牠？

而，牠的聰明並不是在會學幾句人話，牠還能作種種技術的表演，有如猴子，有如老鼠

在南洋群島的檳榔嶼，有一種鸚鵡戲，豢演的是個印度人，他養着四五隻鸚鵡，演時將籠子托在手裡，由鸚鵡表演各種不同的把戲。

第一幕爲猜撲克：表演的方法是擺上兩張棹，一近觀客，一在印人之前，棹上都擺上十張撲克牌，由一到十順序排列，然後請出一位觀客來，隨意在牠面前棹子的某張牌上，押一小銀幣，印人就將籠中的鸚鵡放了一隻出來牠能用嘴去銜自己面前棹上的那茶一張牌，無論演多少次，從來沒有會錯誤的。

第二幕爲放砲：是在棹上放着一尊小銅砲，裝上火藥，叫鸚鵡去拉那砲閂：牠表示出一種很害怕的樣子，不敢去拉，後來印人加以撫慰，並且用馬來話告訴牠，說是「觀客們都愛看這一幕，你那怕再害怕些也得放，放了觀客必得多給我們賞金的。」鸚鵡聽了，便是一面點着頭，一面用嘴銜砲閂，猛力一拉只聽轟然一聲砲就響了其實牠纔不害怕呢。

最後一幕爲舞火箸：用一根小鐵筷子，兩頭捆上棉花，再醮以火酒，用火點燃，令鸚鵡舞之牠起初也和放砲一樣，畏避不前，經過印人一度的好言安慰，這纔用嘴銜着筷子的中部，搖動牠的腦袋，使那筷子左右旋轉起來，只見火光熊熊成爲一團，這的確是最難表演的一幕，因爲在舞的時候，稍偏失，就可以將牠的羽毛燒着，似乎比戲台上的孫悟空舞金箍棒還要難些。

此外，如銜環，鑽圈，這類的表演是很多很多，一共有二十來幕，演來都能恰到好處，要是沒有看過的人，絕想不到一隻鸚鵡竟會有這樣本領的。

你說牠聰明不聰明？（完）

世界動亂與猶太問題

本刊論說部



吾人親今日在東亞最被漠視，而在世界則爲唯一之重大問題，是猶太問題，尤其是被認爲是此次世界騷亂之主因，與今後之發展，殆皆離不開猶太問題，所以申述對於戰爭與猶太問題，爲中國事變歐洲戰爭原因之背後要素的猶太勢力經緯，及今後發展之愚見聊供參考。

前次大戰德國戰敗之原因（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後，德意志軍司令官路天德爾弗元帥，以研究德意志何以受如斯慘敗之原因，爲責任者之義務，爲將來方針上所必需，乃盡心力以爲之，其研究之結果，著爲「世界大戰回顧銘」，「國家與政治」，「國家總力戰」及其他書以問世，彼是自己製造路天德爾弗研究所之出品，而不顧一切自行刊發其研究之所得。

彼所謂敗戰之理由，是以現在使歐洲動搖之最大力量，爲不是在各國政府本身，而是動搖各國政府的所謂國際之超國家勢力，不研究此超國家的唯一秘密勢力，現今之世界動向推移到底不能瞭解，彼是將重心置於此處，而進行其推論。

第一次世界戰爭，一般人咸以爲是英國與德意志爭奪經濟之霸權，然據彼路天，德爾弗之研究，大概雖是如此，但其反面，助長之，擴大之，導之於戰爭，終陷德意志於敗戰者，乃是猶太之秘密勢力，對於使德皇至與英法戰爭者實爲猶太勢力，從許多之事實以證實之。

於玆，吾人先以註釋的申述猶太人就究何以有如此之勢力，繼之而入於本論，所謂東洋之地，天惠獨豐，各民族之生活，根生於所謂以自然爲基調之生活上，反之，歐洲方面則天惠極乏，國與國櫛比而立，在如斯之環境下，爲擴大自己之生存，則不能出以特殊之方法，於是發達機械力，更於各人之生活及政治經濟之基礎上，加入反自然之人爲的部分。

此人爲的工作，必須表裏兩面發達，即在經濟上機械力發達，因之而起以機械力侵略他國之狀勢，又在政治上以理論爲外表，裏面之事實恰成與之相反的欺瞞要素，日益發達。

於此有一麻煩之問題，即所謂宗教的問題，西洋人多以基督教爲生活指標之中心，基督教普通謂之爲世界教，有宇宙教之形，而且現在之基督教，民族的根柢極少，而以個人主義爲主旨，如斯之西洋事情，不同於如日本之以皇室爲中心，在民族團結之下，而發達以自然爲基調之政治，經濟，文化，吾人先識取如此之事情於腦海，然後視察西洋之種種事情，想爲必要之，事在西洋爲統治個人主義之人民，無論如何政治必須有獨裁力，而缺乏如日本之道義的基調，又於信仰未基於民族的唯一之道義心，而是所謂個人之慾望，時時在橫流中，支配於歐美下地之下者最初即爲不以道義爲基調之獨裁力的帝政，但於法蘭西革命後，或爲共和國，又或即使表面爲帝政，而裡面之事實上，則國際的猶太力以自行團結之力而侵入，遂至有獲得支配的地位之勢。

迄今約二千年前，猶太民族被羅馬滅亡而流漂於他國時，猶太人之統率者，想到如何處理此被滅亡而流浪之數百萬猶太人，其要點在使彼等團結，即以舊約聖書謂彼等是由耶和華所攝理，強調主張所謂將來世界必爲猶太民族所支配之美西亞希望，而且所謂猶太人之幸福不能捨去，又不能與各國對抗，更以雖移住他國，決不能與之同化，基於此種種情事，於團結統一上煞費苦心而開始統率的作用，當流浪於各國之初，彼等猶太民族未有武力，以無武力營寄生生活，而擴大民族生存並享受其幸福，普通是不可能，於是想出除以一致團結之力而代武力以進行外別無他法

因之猶太人所想出之方法，第一即是所謂聚富，財富是不依武力於和平之意味中可以獲得，所以樹立依不使財富分散而聚積之，以與他國人相對抗之方策，於是猶太人於相互扶助的團體生活下，開始蓄積富財。

次於富財既聚，而保守其財富，且以不同化的寄生民族被各國所排斥所迫害，因之爲保護起見，想出第二方策，是將世界各國之言論機關收於彼等自已之手中，當即注全力以爲之，但僅此尚不能期彼等得以安全，於是更向如何將猶太勢力培植於政治之支配機關中的方面進行，而且於此運動之際，更從裡面表面爲保障猶太民族之安全及增進其幸福，而想出種種之方法，從握着之所謂言論機關的實權之基礎上，第一先向各國作

國際主義之宣傳，即一國不能以單獨一國而生活惟依國際的協力，始可獲得人類之幸福，而作如斯之國際協和主義，其次，金及重要資本支配一切，特別於金之價值，起所謂經濟學的推廣於世界之運動，而且由孫巴爾特及其他經濟學者，對於富於理論之觀念，成爲猶太的世界的一種學問之形體，於其基調之下，努力於推廣金之世界共通經濟體制於世界而普及金本位經濟體制於世界，並將金集中於猶太民族之手，而支配金本位經濟，對於所謂國際主義之傳播，更起而利用基督教之世界性。

於此，彼等之所企圖，雖以如斯之風尙，集積現金及主要之資本，或握言論機關，但僅此仍難期政治的安全感，而且對於各國民族團結相當强盛，又有武力之民族，時常嘗到苦澁，因爲猶太民族以其團結的財富對待各國，所以經濟的實權移入猶太人之手，同時猶太人特有之不同化的獨占的支配形態發生，於是必至與其國民發生相尅，受其國人之迫害，其結果被驅逐於國外，甚或遭虐殺，於是對於所謂如何對抗之手段，多年間有種種之研究。

第一，即發生如何能使猶太人之勢力入於政治之中樞，亦即使政治中樞依猶太人之意思而活動之問題，又起依別種方法，如何使某一國家之民族團結弱化，而生國際性之問題，蓋以他民族獨裁制形態的力之政治，猶太人認爲最難對付，故先使其國與他國戰爭，戰爭於一國之經濟上是最大的消費，更可使之成非常之疲弊，而且戰爭發生則交戰各國皆賭其國運，其目的只在所謂之勝利，常不顧普通所謂之利害條件，且發生非常之無理，而只顧資金與物資之急需，猶太人供給此急需，乘機侵入其國之政治機關，更利用戰爭之疲弊鼓吹革命主義，爲破壞民族團結之方法。

從如斯之定義，各國間發生戰爭，乃彼等猶太最大之希望，試觀二千年來西洋歷史，猶太人如何苦心慘憺以導各國於戰爭，其跡歷然可考，而且猶太民族樹立如斯之計畫，而助長之，如何以之進行於秘密中，於彼等之努力及戰術上，亦可見有非常之複雜作用，猶太人善用兩建主義，即將表動與裡動別個以行之，例如形似弗里美孫之與他民族的共同秘密團體，猶太人之秘密機關例如弗內普利斯，其內實際之目的爲一定的，而在表面上採取形似相反之行動，而貫徹歟世之目的，其秘密結社中設種種之制裁的規定，即入其結社者相互之恩典，但洩漏其結社之秘密者，立即處死，或迫害以及其子子孫孫，以如斯苛酷之制裁規定之秘密運動而繼續推動。

而此秘密運動，以掌握有所謂之言論機關，故易於作此所謂表與裡之作法，此亦是無武力之猶太民族二千年來繼續如此運動之結果，現今彼等能以利用之團結資本，據聞已達數千億萬圓以上，又據最近在法蘭西所發表，歐美七十四種重大經濟機關，事實上已悉歸猶太財閥所獨占，現金方面，世界保有額約九成已集於彼等之手，無武力之彼等而有英美法及其他國之國籍，以爲英國人，法國人，或者美國人而生存，但以猶太同族幸福爲第一主義，較爲其有國籍國之活動爲尤力，此即猶太問題發生之一原因，即其表面之行爲，恰似代表英國利益，法國利益，美國利益，但裡面則苦心以求如何使此等國家發生如何如何之動向，又如何可使連環於世界的猶太勢力安全，乃至導之於强固之方向，於是彼等之裡表手段得以逐漸發達。

此種結果即是今日之時勢，但日本人尙多不知如斯之猶太人之活動，例如雖久住於英國，亦少有知英國猶太問題有如斯之深刻活動，此因既不見於每日所讀之新聞，又不刊載於出版物，因爲是最大之問題，所以亦有不能從其國人聽及之人，東亞各國人亦有多年居住英國而未聞及猶太問題者，其理由卽在於此，猶太人對於加害於自已者必加報復，此乃猶太人恐嚇他國人唯一之手段，除德意志、義大利外，甚至歐美各小國，猶太勢力亦侵透其政治經濟各機關，若對猶太人一出譏謗之詞，復讎行爲必起，作所謂國際的工作者用心極深，對於猶太問題多不出於口，如斯之事迄今亦然，爲恐對其個人復讎，故對侵蝕其國家大本之事亦閉目不視，歐美個人的國民性亦此亦可想見。

猶太人既起世界的連結運動，所以無論如何亦於一貫此分布於世界同族之方下作統一之行動今日如英美法各大國內皆有猶太議會，即在美國於羅斯福政府議會之外，尙有猶太人議會之存在，其下有如行政委員會之機關，以當擔猶太人之行政，此不僅美國爲然，英吉利，法蘭西亦莫不然，此是統轄世界之猶太人，並對於反對猶太之方針者加以制裁，又爲監視此等機關，時召集世界各國之各種代表者，於極秘密中對問題舉行議決，依其決議而實行統率。

一九〇三年「伊斯拉也爾之聲」雜誌第七號曾載有喚醒同族一文，其結論爲「現於舊約聖書之幸福（註，美西亞之猶太人的世界制覇）是猶太人所冀，爲達其目的而作世界的鬥爭之吾等猶太人諸團體，或者其他之猶太人秘密結社，不加入此等社團之人，不能有猶太人之權利。」

如斯而統率猶太人，其種種之矛盾必多，即願與其居住國同化者亦有，因之猶太人中亦常起紛爭，又因之彼等自身亦召來非常之紛騷，但以多不洩於世界，故外人未雖從得悉，於其內部則此等事當時有所聞，此次之戰爭當亦如斯，但其結果則依普內普利斯之監視及制裁向一定之方向進行，不加入所謂猶太人之統率團體，則無彼等事實上之幸福，例如被德意志放逐，或因戰爭亡命各國，彼時如不有此統率機關之保護，任何地方亦不能上陸，即使上陸，其後亦不能有所事事因之無論如何亦不能不加入此統率團體。

當第一次歐洲戰爭時，德意志戰時經濟獨裁官猶太人拉的挪會有戰爭終了後，此世界被三百人之國際的有力猶太人所支配的豪語之有名，亦

可謂統率者段段進行，則由三百人之國際資本家即猶太人而推動，究竟是以金字塔的統率作用最後成爲少數，而皆取一貫的連絡蟠居世界，外國指此情勢稱爲「暗中帝國」或「超國家」而以此團結不絕的努力於支配世界工作，此不絕之努力必要之理由，是若停止則遭受持有武力民族之反擊，猶太民族唯一束手之事即發揮民族團結之武力，此勢力出現則數千億之財亦一朝而潰滅。

德意志路天德爾弗元帥謂吾今日始知不徹底明瞭猶太問題之眞相，絕不能處理一國之政治。

前次大戰德國戰敗之原因（二）

猶太運動之作法大體上如上述，茲再述路天德爾弗元帥之猶太觀，彼認爲德意志戰敗之第一理由，即以此國際的連關而企圖制覇世界之猶太秘密力，猶太運動以德意志爲大敵，（註，德意志民族之組織的性格及發展性，與猶太民族以國際橫斷的組織企圖將世界支配於國際資本之下的野心不相容）以覆滅德意志爲目的，當時在德意志國內執經濟界牛耳之猶太有力者流與德皇接近，更侵入軍部方面，煽動勃發大戰，開戰後，於政治經濟，軍部之內部占居要位，擔當實行戰爭責任者亦多有之，但據德意志戰敗後之調查，則此等猶太人常以德意志秘密內情洩漏於英法方面，以導德意志於敗戰，又以爲德皇信任，而使之任戰時經濟獨裁官之猶太人拉的挪之政策，是結果爲德意志招來敗北而極巧妙之工作，此是不僅不對此猶太人之秘密運動實行警戒，反而出於利用政策，致招來如斯之悲慘結果，此與其謂爲吾皇之罪，毋寧歸之於我等之不明。

對此路天德爾弗曾述其所懷，曾有名羅西爾特之猶太有力者，於第一次世界戰爭之末期，在僅有猶太人之集會席上演說「世界大戰是獨我猶太民族可以祝福之戰」之意義 此語後竟傳至德意志路天德爾弗回想此語，而痛嘆「羅西爾特明言歐洲大戰由猶太民族所計畫，而且只有利於猶太民族，事實上我德意志帝國因大戰而逢着悲慘命運，俄羅斯帝國更遭滅亡，其原因皆以彼等猶太民於之作祟，彼等猶太民族存在於各國之政府軍隊內，互相直接連絡，知悉各國之情形，軍事之行動，以戰爭爲兒戲自由播弄，至於今日始得判明，吾人若於大戰前乃至大戰半看破此事實，或能講適當之對策，德意志亦許不至陷於如斯之悲慘命運。」彼賢明之德意志人至最後尚未明瞭雖然是非常之不可思議，但於此可以知猶太人之言論統制與乎秘密運動是如何之巧妙以推行之。

彼路天德爾弗更精細研究拿破侖與猶太人之關係其結果謂如拿破侖之遠征莫斯科徹頭徹尾是爲猶太人所乘，以至敗北之理由，於此亦可省悟。

路天德爾弗所稱德意志敗戰之第二理由，金本位之世界共通經濟組織，檢討其裡面是猶太國際財閥掌握金保有額之大部分，而操縱各國之經濟的狀態，故金本位制是猶太國際資本團之制覇世界之工具，於敘述如不脫離此組織，一國之獨立，和平，幸福皆屬無望後，而痛嘆德意志於第一次大戰中，爲此制度致德意志經濟力作如何之不正當消耗（註，路天，德爾弗元帥對於金本位制度之議論，啓示於今日之日本的地方非常之多，即戰時經濟，一國與聯關於英美之國際資本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有關，不能利用其國際資本而實行中央集權的强制時，必至溜買惜賣及暗中交易之横行，其結果發生「自己吃苦，而彼發財」之嘆，自由主義經濟是國民之總力不能協力於國家消費之組織，此爲德意志革命之唯一理由，而且謂，戰時必須「自己吃苦，彼亦受困」，無論如何亦不能不以國家總力戰體制代替自由主義經濟，必須以所有之國民力協力政府，）第三，以非常懷疑之態度而述及基督教果有能將德意志導於安寧，使國民發展至與德意志眞正休感相共之指導力乎，基督教既採取世界教之教義，對國家之安危如何能發生民族團結力之指導乎，尤其是被猶太人歪曲國際主義宣傳所乘，苦惱實多。

此實對於基督教國深刻之問題，現今德意志是基督教國，又將民族團結之指導原理求之於血之關係，兩面相合而思，則德意志指導者之苦惱可想而知。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一問題爲各國國民之談資，此即所謂「英法國民向天神祈曰使我國勝利，德意志國民亦向天神祈曰使我國勝利，天神果將使誰勝利乎，」嘗聞牧師對此之解釋爲「天神將警戒罪深之國而使之失敗，此是神之威權」但德意志國民果能以此說明而滿足乎，此是世界教與民族教之問題，此可認爲有待解決之問題。

世界第一次大戰所受猶太勢力之影響，除路天，德爾弗元帥所述以上三點外，尚有種種，總之，以英法美爲寄生國，因實行制覇世界，所以於導强敵德意志於崩壞，更使迫害猶太民族之俄國滅亡外，各國因戰爭而疲弊結果於戰爭中或戰後切望猶太財閥於財政上予以援助，因其財政援助猶太勢力得在其政治侵入强化，此正是彼等猶太財閥期待之問題，又因猶太欲制覇世界，對於破壞彼等認爲棘手之各國民族團結，是早已在企圖中，於是因戰後疲弊而起之革命，先使爲民族團結中心之皇室崩壞，即以投棄其王冠爲目標，在世界第一次大戰後，德意志，奧大利亞，俄羅斯，希臘，塞爾比亞，匈牙利，土耳其之皇室業已崩壞，猶太人則舉盃相慶，至於現存之英國，荷蘭，瑞典，挪威，羅馬尼亞各皇室，則以已受猶太勢力之支配，故尚無立即導於崩壞之必要。

此外，不能不說猶太勢力之活動中，共產主義運動與猶太人之秘密團體普內，普利斯爲如何之連環，而構成表裏關係，但此述亡於後，世界第一次大戰，由猶太勢力表裡之活動，助長之，擴大之，終於以經時四年又四個月，死傷一千萬人，戰費四千億萬元始至終結，但其結果據聞猶太民族獲得二千億萬元之巨財。

（待續）

送夏迎秋

胡秀

在北方，春季是特別短，在狂風中花明柳暗，一剎便是綠葉成陰了，但是秋季正相反，秋季若和春季比，時間之悠久，至少多出一倍來。一到舊歷六月底，若是趕上幾場雨，天氣也就要一蹶不振，一直涼爽下去。這樣，過了立秋，再下幾場雨，那就不會再有熱天。秋的色調逐漸濃厚，却又不肯立刻冷得成了冬天，有時在九月底十月初，還是深秋氣氛，使人感覺到的不是冬天，秋還在人間。

雖然春秋都是三個月，春天里使人看到眞正的春天，只是三月中旬的一剎，秋天却不然，在立秋前便會覺到，一直到初冬，這悠久的時日和一剎的春光來比，豈不要兩倍之。

與其說北京的春天好，毋寧說秋天更好。在北海或昆明湖里泛舟賞月，立在西山上望高，在陶然亭畔遙弔，都較春天看牡丹賞芍藥富於詩意。

左語說「春女思秋士悲」，秋天使士人們多感，和春天使女士們多愁是一樣。秋天是沒落的，但惟其沒落才有刺激。沒落的外物正反映男人內心的慾火，這便是悲秋的原動力。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也就因爲燕趙地方，秋的季節太長的緣故。我們由慷慨悲歌四個字聯想。不到春天的，在花明柳暗的場合里，我們應該聽見癡癡的鶯聲燕語，若有人在歌唱，不是少女們低吟淺唱也應當是牧童們清快的笛聲。若是一個彪形漢子擊劍悲歌便不調合，其實彪形漢子在那柔和的環境中，也不會擊劍悲歌了。那麼必須在秋天，在荒林叢莽中，在月明星稀夜，在悽厲風中，在的螻蛄悲鳴的夜里，在平沙浩渺的塞上，在林木蕭疏的山頭，這里沒有女人的踪跡，女人走到這里會嚇得噤聲，沒有快樂的收穫，沒有鶯燕，沒有花柳。這才是一個慷慨悲歌者的背景。

我不是燕趙之士，對於北國的秋，除了感到一點淒涼外，並沒有慷慨也就不會悲歌。但對於北國的夏末秋初，頗爲留戀。夏季末尾，便是立秋，天氣雖然還熱，但陽光下和蔭涼里溫度差得很遠，走在蔭涼里看陽光，彷彿隔岸觀火，不覺得炙的難過。天氣清爽得像山東飯館里的湯，清淨無油，漂亮乾淨。若在雨後，更是清朗，絕不會像春天那樣，黃天厚土，一塌胡塗的。

夏過夏末秋初時，常常有一個例外，便是夏天像一個屁股黏的客人似的，坐在秋的椅子上，一死的磨煩。天氣不但不涼爽，反到火燒火燎的熱起來。有人起個名子叫秋老虎，言其可畏。又有名秋傻子者，謂其傻子似的熱起沒有完。這名子倒很幽默的。

秋天的熱和夏天不同。夏天的熱彷彿蒸饅首，總是濕漾漾的，秋天的熱就像烤麵包，乾不呲咧的，更是難受。秋天的熱時天是高的，絕對不會有雨，一下子乾起來，十多天不變樣，眞有些傻氣。必須下雨才能將傻子打倒。

炎夏送走，千萬不要遇見秋傻子，但盼幾場微雨之後，充滿涼意，好撮幾個伴侶，登山臨水，雖然不會賦詩喝幾盃寡酒，也是愜意的。（完）

無題

明

讀古人詩，詠秋而含有夏意者莫如杜甫之新秋詩，寫夏秋之情景，可謂活現紙上，詩云：「火雲猶未斂奇峯，欹枕初驚一葉風。幾處園林蕭瑟裡，誰家砧杵寂寥中。蟬聲斷續悲殘月，螢焰高低照暮空。賦就金門期再獻，夜深搔首歎飛蓬」。蟬聲斷續儼然夏末秋初風味，特錄之如上，聊作送夏迎秋聲中之補白云爾。

臥看牽牛

——硯齋脞談之一——

硯齋

唐人詩中，以輕俏致勝的，已經載在三百首中。就是那首「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這首是牧之的絕句，充分帶出夏秋的風光，而使你欣賞這秋風夏夜的美。

夏天的夜裏，最著名的就是銀河，假使你擺上一個籐榻，在搖着蒲扇之際，仰視太空，萬星如嵌珠子般在那邊羅他的光亮，而在星光中，露出一道亮光的星翠，就是所謂銀河了。銀河，夏天固然是有名的，在文學的描寫上，也是很重要的點綴物。民間的傳說上，尤視爲是家傳戶曉的材料，於是生出「老牛破車」的故事，而織成了「牽牛織女」的輪廓。「牽牛織女」的傳說，普遍今古，小孩子更爲之感覺十分興趣。

「然脂餘韻」記錢唐某女史的夏閨詩中，有這樣兩句，令人十分神往。就是「碧紗如雪橫陳夜，不許持燈近帳看。」這十四個字，的確含着若干香艷密意，而爲夏夜中癡閨金屋不能或免的情景。

秋風，一說是金風，六一居士的「秋聲賦」，的確是使我們在獨居斗室的時候，感覺風聲物語，冥然有致，而賦中所描寫的窗外秋聲，迥異於夏日的嫵媚。秋，肅殺之氣，固然，不過在何種人來欣賞秋光，秋色，秋風，一定是另有興致。紅樓夢中林黛玉幾首菊花詩，如「蛩聲繞砌」，「籬影聽秋」，一般也是有無邊韻味。雖然。秋天多感，性靈的使命，免不了有什麼呻吟的痕跡。——但是呻吟不是無病的。

現在，夏天瞬息將過，秋風陣陣吹來，大鼓曲詞中的「金風滴露」，多半是閨中少婦的愁思，而文人筆墨中，也是寫出來秋聲的淒厲，與金風的慘切，由是天涯人遠，不禁使我們回憶到夏天的女神！（完）



西瓜雜談

林玄雲

在送夏迎秋聲中，再談西瓜，似有明日黃花之憾，然立秋未至，時在中伏之時，西瓜仍不失爲時令之品，拉雜一談，當亦不致挨落伍之駡也。

西瓜雖屬一種極其普通的食品，但考其來源，則迄今仍無肯定的斷語。論者謂其爲回紇種，五代時胡嶠居契丹，始食西瓜，契丹破回紇後，始得此種。然彼時流行，並不甚廣，至趙宋時，詩人范成大有云「年年處處食西瓜」，可知西瓜一物，至宋時已大爲繁盛了。淸陽湖趙絃崧有咏瓜詩云：「卽如西瓜奔回紇，胡瓜出塞驚絕奇，今已蟲延徧中土，功妙驅暑逾涼颸。」似絃崧此說，更爲種出回紇作一佐證。但筆者終有疑問，以爲西瓜來源，絕不如是之近。惟有一事最不解於心者，卽春秋中周莊王九年，齊襄公命連稱管至父，領兵戍葵邱，二將臨行，請以何日爲滿期。時襄公方食瓜，乃曰：「今此瓜熟之時，明歲瓜再熟，當遣人往代。」此卽後世瓜代之起源，但不知襄公所食者，是否爲西瓜爾？

× × ×

關於西瓜的趣事有一段是値得敘述的：淸嘉興諸太史襄七，學極淵博，而性甚固執。某次奉命赴福建典試，巡撫饋正副考西瓜各五十枚，而贈諸之瓜，誤少一枚，諸太史大爲不悅，總督韓面詢焉。巡撫曰：「一誤耳，當補送。」諸轉怒曰：「一瓜之微，余何必計較，不過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瓜雖微，於此可見禮儀，衰也。」區區一瓜，亦値得發揮如許議論，思之令人崇爾。

× × ×

閱微草堂也有一段談西瓜的，他說：「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蒲桃京師貴綠者，取其色耳，實則綠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漸熟則黃，再熟則紅，熟十則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巖額駙鎭關展時爲余言，瓜者充貢品者，眞出哈密；饋贈之瓜，皆金塔寺產，然貢品，亦至熟至六分有奇，途間封閉包束，瓜氣互相醞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貯運，則蒸而霉爛矣。」這段話把貢送的難處，敘述得很詳細。

× × ×

西瓜有比之爲頭顱者：昔有吳縣令，枷虎邱僧人於市上，唐伯虎行過其旁，立索筆書諸枷上云：「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纔托出大西瓜。」縣令知是唐之手筆，遂笑而釋之。此與俗傳和尚覊枷詩之「兩片無情板，夾着大西瓜」，同意耳！

× × ×

北京圓明園中，據聞有翡翠琢成的「西瓜」，厥名「梅花綠」，剖露一角，瓤色緋紅，其子作深玄色，面有一蚱蜢，生動欲飛，此非繪事家之工力悉敵，而治玉者之驚人絕技也，此尤「西瓜」中之至寶矣。（完）

美麗的秋

江寄萍

從彌漫在灰色天宇間飄下來的斜風細雨上，從每陣疲憊的蟬吟上，從每天要褪一點顏色的太陽光上，夏是悄悄的消逝了。敞着襟坐在窗口遙睇那鋪展在眼底的縱橫的街市，心裏便湧起「一年容易又秋風」的感覺。一夏的喧囂與擾攘都平靜下去，讓風雨來結束那曾經釀着光輝與榮華的一切。還記得去年初秋的時候，新雨後露出幾片晴光，白雲在天宇堆成奇異的峯彩，趁着興，向郊外去尋那秋天情調相配合的建築，廣闊的田疇間，這邊是一塊未褪色的殘綠，那邊是玩具一般緋紅色的別墅；偶然在靜僻的林蔭路上，可以看到踽踽獨行的哀愁的少婦，撐了小洋傘，夢一般地飄過去。我的沉默的脾氣，最喜歡勾留在秋的公園裏；詩意的池沼上翱翔着一種倦意的氣氛，梧桐的葉子在夏末的微風中打顫，鳥雀在啄食新雨後的泥土，我聞到秋的呼吸了。猩紅色的斜影裏，坐在長椅上看天半白雲，想象便似錦綢一般的展開了。我想象秋天該有很好的花，有螢火織成的美夢，有蟋蟀慰我的寂寞，有甜的炒栗，有圓大成熟的葡萄，有明潔引起人幻想的天空

我喜歡秋天，秋是一個晴朗相思的季節，春天雖然具有着青春時代的溫柔，然而沒有秋天的天空高朗而清爽，使人生出一種深思遠慮的感想。我愛秋天的緣故，第一是因爲牠是一個多雲的節季，閒時望雲，確是別有情趣；秋天的雲，像一幅古時代西班牙風景的油畫描摹在天邊，有着豪邁雄渾的情調，於秋天本身生色不少，在梧桐樹的梢頭遠眺着流瀉的舒捲的白雲，停日凝望着它們舒捲在長空，瞬息千變，的確是很有趣味。還有秋天的天空是像白雲蒼狗之難以懸測的，一時似牧童和一羣雪白的綿羊徘徊流連在黃昏的海濱上，一時却又似海上的荒島和風帆點點，已令人摸不準這魔法師神奇的戲法是變幻將怎樣，倘使我們有二三好友坐在一角小樓上，品茗淸談，縱論古今，那也是秋天最美的快事了。

其次，秋天的陽光是明艶的，早晨在花園或廣場上去閒溜一回，正晒着秋天的陽光的小草和野花，正明艶柔情的微笑着，彷彿歡迎秋天的到來酷暑已經過去了，牠們的心中也是愉快的吧？秋天的陽光可以溫暖我們的心頭，晒得我的衣服微微發熱，我一點不感覺秋的淒涼，牠彷彿一個美麗多情的少婦，用她的潔白柔軟的手來撫摸着我的頭髮，我的心頭發出無限的熱力。秋天彷彿一首美麗健全的詩歌，使人在情緒上的感覺都是美的，在琴鍵上彈出雄壯之音，正可以象徵秋之神秘和偉大吧？在那邊的廣場上，紅色的屋頂上，秋天的陽光更爽朗的明艶。在鋪着秋天明艶的陽光的幽徑上踟躕，一切使你躊躇滿志和沉思，想着童年時代的秋天。……

秋天，至少在我是引着好感的，令人記憶眷戀。

× × ×（完）

送夏迎秋專號

提前送夏

伯仁

夏天的威風是在下午三點鐘左右才施展出來的，在無法避免的人類看來，這時候就只有忍受。天哪像天，簡直是蒸籠，日頭哪像日頭，簡直是一輪火球，噗噗噗噗，儘自作噴火的工作。

這時候睡覺的人很多，但不容易睡酣，就是睡着了，起來之後也難免頭痛的。要想讀書，恐怕還要預備一條手巾抹汗，這麼隨讀隨抹一會兒便會不由自主的放下書本。那麼作什麼呢？即使什麼不作，連呼吸都覺得要窒塞，須得用力。的確在夏天什麼也作不成的。

「這夏天哪！」我悄悄念叨着，八九年來養成的看報習慣，在夏天尤其不好受，每天走這一段半里地的路途，無非是希圖在兩間破屋子內坐那麼一會兒，來翻翻幾份報紙。在夏天首先使人難受的就是汗，汗使人難受的乃在其把衣服與肉體緊緊的黏在一起，我到閱報室去，來回必須叫汗浸透衣服兩次。這和看報可說是得不償失，然而又禁不了多年的習慣，那麼我可就苦了。

走在路上的時候，用一面大芭蕉扇遮住日光以保護我的禿頭，但手上仍不免亮油油的，而鼻尖也終於叢集了許多汗珠，用手一抹便是一片濕。

「這夏天啊！」我太息着。張開的嘴裏滾落下雨滴大汗珠，被我一口唾出來。

夏天的涼爽時期是清早，半夜，雨天。有了這個時候，才把酷熱而又乾燥的生活調劑一下，然而這三個時候却又不是完全屬於我的。

清早起來要寫點文章和看點書，第一是圖安靜，第二才是涼快。看書寫字要專心，涼快便悄悄過去，等想到涼快時，日已上了東窗，熱也到了我的身上，雖在這時已寫了些和看了些，但很少有時候注意到涼快，終歸還是利用而不是享受。有了早起的緣因，早睡就不能不實行，而且涼風要到夜半才可以姍姍而來，我實在沒耐心等候她，所以這幸福之園裏也沒有我的份兒。

提到雨天，的確涼爽快活，隨雨飄來的風也風得人飄飄若仙。然而夏季除了雨晴之外，還有一個陰天，並且每陰天時不一定下雨，但每當雨前雨後必定有「陰天」這東西來搗亂。尤其六月，有所謂連陰天，就是接連不斷的陰，陰，陰。這可使人氣悶，彷彿用一塊布捂着嘴，雖從布縫裏呼吸能湊和不窒塞，但陰天的苦惱大概也同用布捂嘴差不多罷，顯得那麼出不來氣！有陰即雨，無雨不陰，這是我的盼望，然而恐怕夏天決不這麼辦，我的盼望終於不過是盼望罷了。

可是在夏天的夢中也享受過不是夏天的涼福，或是百草欣欣向榮的春天，或是颯颯蕭蕭的秋天，甚至夢到圍爐談笑的季節，那時候也十分快樂，但偶然醒來被褥却早濕了一大片。

古人有過送窮的文章，窮神雖不能因此而不照顧，但似乎已經盡了文人一點力量。現在我也仿照古人，把夏之神早些送走罷。八月一日恐怕正在二伏期間，最厲害的三伏尚未到來，這次這個「送夏迎秋」專號，不管效果如何，這樣辦却深合我的意思。（完）

秋的誘惑

麗霜

四季之中，最使人留戀的，我以為不是春，而該是秋。原因是，春是煩悶的。人生的苦悶，往往是跟着苦悶的春而侵入人間的。這種苦悶，秋風起了，才跟着落葉而被掃除掉。所以在秋季中，我們所感到的，是心曠神怡，是莫名的舒適。人的視野，是該得到調劑的。所以在冬季中，有皚皚的白雪，覆蓋着宇宙，使我們得到一個轉換環境的樂趣。春秋二季中，所見的，無非是青枝綠葉，紫蕊紅花，經過了長長夏季的紅花綠葉的包圍，而進入到一個葉黃枝禿的秋景裏，雖然善感的詩人，不由的因之而感傷心世，但我以為這正是老天給與我們的一種視野的調劑，也可以說是我們須覓取的生活調劑的暗示，所以悲傷身世是大可不必的，有春的發芽就有秋的落葉；有春的開花，就有秋的結果，這是必然的道理。

淺淺的說來，秋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奢侈的季節，不需要夏季中所需要的涼，更不需要在冬季所需的人工的暖意。在季秋中，人的身體中的血液的奔馳，也沒有在春季那麼急速。生長的機能，逐漸的處於靜止的狀態，但也不像在冬季中那麼枯燥而缺乏生機。所以秋是一個儉而不吝的模範。同時在秋季中並不是寂寞的，不拘是山之涯，水之濱，都是籠在清曠的秋光中，別具着一個使人心曠神怡的景色。飛濺的浪潮，淼淼的白雲，都是旅行者的寫真箱中的好資料。紅的楓葉，更是旅行者付之吟咏的好題材。

若是我們對於春的煩囂，是一個豐腴的美女，那麼，對於秋，該說是清癯的老人。山，是已經褪了綠意，但是還沒有光禿，樹，是已經消失了成蔭的綠葉，但還沒有顯出了枯的枝幹。大地上，雖然已經沒有了黃鸝的鳴聲，但是瞿瞿蟋蟀的，一聲二聲的孤雁長鳴，點綴得也不像冬的寂寞。所以秋是清癯的老人，精神還是那麼矍鑠，一點兒也不像冬天那麼顯示着龍鍾的老態。

但是秋風起後，有錢的人家，是忙着預備螃蟹，賞菊花了，飲酒，食蒸蟹，賞菊，興高采烈的時候，還吟上幾首詩，文人的雅興，亦復不淺。沒有錢的人，一身之上僅有一件破舊的夾袄，但有時還要將它寄存在當舖裏無法取贖，正在焦慮着，涼爽的秋季的來臨之後，以後還有着一個可怕的嚴寒的冬季呢！馬路兩旁的許多大商店中，秋季大減價的旗幟，臨風招展着，真是給與人不少的誘惑，現在已是換季的時候了。大櫥窗裏的年紅燈下，不住的似乎閃耀着高貴的貨品的笑臉，窮漢們是只有咬着下嘴唇，對着這些兒可愛的貨品呆呆的出神，目送着那些豪華的紳士們和美麗的姑娘們滿載而歸。這一層或許還是表示着秋是相當的勢利的吧？（完）


漫畫之頁
生財有道
一厂
走藥鋪
本堂代賣冰棍
代賣冰棍
衛生
冰棍
同是一九四〇年
吳琴作
北京市
1940
新娘：「我們今晚不必到旅館去了吧？」
嫵貞作
新蕩湖船
文君作



朱門酒內臭… 林同明作

座右銘 高亞光作

女僕：「小姐您還沒有穿襯裙咧。」 袁宜厂作

無事自擾 陸欽光作

天賜良緣 女那作



美人自古如名將

清査爲仁『蓮坡詩話』云：『辛丑仲春，余遭炊臼之痛，同人和悼亡詩甚多，中有佟蔗村姬人驪雪七絕更佳。其結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古美人軍

唐朱揆『釵小志』云：『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于是出宮中美人百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

宋趙崇絢『雞肋』云：『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馬宏，適高麗救軍至，宏令婦人披甲居中。』

鬚長五寸之婦人

『雞肋』又云：『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

踏春歌

東坡詩：『湖上春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其歌詞不傳。『異聞錄』載：『邢鳳之子，夢數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

『踏陽春，
『人間二月雨和塵；
『陽春踏盡秋風起，
『腸斷人間白髮人。』

『酉陽雜俎』載：『元和切，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女悉於床前踏歌。歌曰：

『長安少女踏春陽，
『春陽無處不斷腸；
『舞袖弓腰渾忘却，
『蛾眉空帶九秋霜。

又歌曰：

『流水涓涓芹長芽，
『野鳥雙飛客還家；
『荒村無處作幾食，
『殯宮空對棠梨花。』

夜半之哀樂

明金陵梅純一之父，有『聞丐者有感』詩云：

『忽聞貧者乞聲哀，
『風狂更深去復來；
『多少豪家方夜飲，
『貪歡未許暫停杯。

又有『嫠婦吟』七絕一首，作者名氏不詳，其詩云：

『子規啼徹四更時，
『起視蠶稠怕葉稀；
『不信樓頭楊柳月，
『玉人歌舞未曾歸。』

節婦之心

清査爲仁『蓮坡詩話』中有一則云：『毗陵董玉蒼妻吳文璧，以貞節聞，所著苔窗集，著語清新，有語諸女伴句云：

「莫訝隨行步每遲，
『難將愁情訴心知；
『比來欲識儂懷抱，
『試看芭蕉未展時。』

烈女之死

嘗見一詩云：

『閩風生女半不舉，
『長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無端女亦死，
『鴆酒在樽繩在梁。
『女兒貪生奈逼迫，
『斷腸幽怨塡胸臆；
『族人歡笑女兒死，
『請旌藉以傳姓氏：
『三丈華表朝樹門，
『夜聞新鬼求返魂。

『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見清兪理初『癸巳類稿』。

爲才子佳人憂命薄

清張潮『幽夢影』云：『爲月憂雲；爲書憂蠹；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命薄：眞是菩薩心腸。』又云：『紅顏者必薄命。才子者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斷斷不能永年。』

以女名之鳥蟲

鳥蟲以女名者，如鵲一名神女，鷲一名天女，蟋蟀一名懶婦，蚯蚓一名歌女。俱見晉崔豹所撰『古今注』。

有愛妾曰余

余爲文言第一身稱之代名詞，然古時女子有以此一字爲字者。韓非子言：『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宋王銍『侍兒小名錄』，亦言『楚春申君有妾曰余。』

樂戶之妻妾

板橋雜記下卷云：『樂戶有妻有妾，防閑甚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强見之，一揖之外，即翻身入廉。』

宋宣和名娼之下場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檐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此宋宣和名娼之下場，可憐可嘆。

人以三十歲爲一世，妓家則多三年一滄桑。爲妓者不必待年老，一旦色衰之後，便覺『門前冷落車馬稀』矣。妓人亦有歸老者，然不數數見，十九不知其所終。唐何扶有『送閩州妓闔人歸老』詩，詩云：『十畝稻香新綠野，一聲歌斷舊青樓；芭蕉半卷西池雨，日暮門前雙白鷗。』

清季海上一俠妓之死

『有王月仙者，秀出羣行，擁貲鉅萬，性好揮霍，以俠名青樓。門前車馬，連鑣接軫，座上之烏帽紫裘相

屬也。所積翡翠釵，金條脫，皆數十事，錦襖綉褌，連箱盈笥。後以痟發百藥不瘳，爲群醫所誑，研珠擣珀，率以百金，又遭胠篋，蓄貲蕩然。纔遍體潰爛，爲人棄置西園三穗堂側，丐食爲活，終至餓死。迄今滬人猶有能道其事者。繁華轉轂，媚人卒自阱也，吁！』海陬冶遊錄云。

少女與熊

酉陽雜俎刊一少女與熊之故事，可作短篇小說讀。寓言乎？實事乎？我不得而知之。姑節其文如下：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

『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刧某至此。勤婉含顰，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

『時慕犖者方主獲一熊，置櫃中『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大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該骨悉露。』

西湖與西子

東坡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宜相。』又有句云：『祇有西湖似西子』。陳錫路『黃嬭詩話』謂有東坡之詩：『後人遂稱西湖爲西子湖』云。

佳麗江南在眼中

明天啓宮詞：『越水吳山千萬重御樓圖畫作屛風；君王盡日含顰坐，佳麗江南在眼中。注：『魏忠賢令御用監作五彩圍屛，繪西湖虎邱諸勝。上玩之忘倦。』明宮雜詠亦有詩詠其事云：『威武南巡後，行宮滿綠蕪；君王欲繩武，屛上繪西湖。』

山中之春夏秋冬

某年收得明本任彥升集六卷，無意中，見夾有一紙，寫詩四言。其一云：

『山中春，
『芳草碧如雲；
『樂花處，
『洞見水沄沄。』

其二云：

『山中夏，
『畫水人閒暇；
『柳陰中，
『黃鳥啼初罷。』

其三云：

『山中秋，
『楓葉雨飀飀；
『東籬下，
『黃花對白酒。』

其四云：

『山中冬，
『深雪斷人踪；
『誰是伴，
『石上一株松。』

春夏秋冬之雨

幽夢影云：『雨之爲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輓歌。』又云：『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奕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天津管理樂戶規則

晚清宣統二年，直隸警務公所，頒布管理天津樂戶規則十八款，規定『各等妓寮均應將妓女、妓主，夥計女使姓名年籍，以及開張日期，填寫清楚』：『妓女入寮，均應詳細詢明該妓是否甘願爲娼，有無逼迫誘拐情事，寮主若悉情從中隱飾，查出從重治罪』：『娼寮門首，須置長方大鏡書明某班牌號及各妓花名，院內房間亦須編列號數，用小粉牌書明，釘於各妓住室門旁』：並『不准强勸行人嫖逛，不准妓女倚門站立，與行路人等嬉戲，暨任便遊行街巷，致傷風化』：『妓女有因厭倦風塵，欲行贖身脫藉等事，均應聽其自便，寮主妓主不得借詞勸阻，狡展措留』：『妓女有患楊梅等症者，應由該寮主妓主查明，送令回家，妥爲調護醫治，必俟愈後方准應客，以防傳染。』

紅顏轉瞬即白髮

清楊伯夔『匏園掌錄』有云：『瓦礫者，宮館之餘也；突洼者，臺沼之餘也；邱墳壘壘者，士女如雲之餘也。盛枯之相害也，久矣』清彭兆蓀『懺摩錄』亦有云：『浮榮二事，最易看破。幼時隨先君子之任所，雖山僻小邑，亦間有張樂設飲之事。每當搭台演劇時，便欣然有春生之氣，到拆台時，便凄然有秋肅之氣。覺得人生榮華落寞，如春秋遞代，不過刹那間事，無可戀，亦無可慮。年十二三時恍然有悟於世無不散的筵席一句，早已勘破此關。』

昔人有句云：『桃花影裏春衫，衰草塚間枯骨。』詩人亦有『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之嘆。

買斷解

唐孫棨『北里志』云：『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其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

爆炭領家老鴇

北里志又云：『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今者，北方稱之妓假母曰領家，南中則多稱之曰老鴇。鴇鳥名，狀似雁而有斑文，足無後趾。鴇陸佃『庶物異名疏』云：『鴇性最淫逢鳥則與之交。』故俗有娼婦曰鴇兒者。此所以呼娼婦之假母曰老鴇歟？

昔人有詩云：

『鴇母驕人號本家，
『黃金不惜買嬌娃；
『可憐十二三齡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

茶園酒局出局留廂

有二石生者，作『十洲春語』兩卷，記寧波花事，時在道光辛丑，即西元一八四一年。其下卷云：

『客初至院，則密室供坐，假嫗伺客，細茶瀹香，款語流盼謂之茶園。

『佛酒炙肉，醉重氣微，燭光豔淫，巾釵影亂，謂之酒局

『揉童傳簡，花與過衚，珠鏘玉搖，侍座佐飲，謂之出局

『霜析三報，蘭湯再巡，月沉燈炧，燕呢達旦，謂之留廂。』

海天閒話

歐西舊使

光緒中葉歸人在塾中讀書時，嘗聞業師寗波凌邁軒孝廉與陳瑤圃侍郎棐于清侍御閒談京師有五鎮東方之鎮爲黃木廠。其木係金絲楠木，長七丈有奇，圍可兩丈餘，不知從自何代何年矣，覆以廠棚，環以石欄，清高宗御書碑碣等在焉，南方之鎮爲煙墩，俗名之曰石幢，在永定門一里許，前代有人賦詩云，沙路迢：古蹟存，石幢卓立號燕墩，大都舊事誰能說，正對當年麗正門，西方之鎮爲大鐘寺即覺生寺在德勝門西北土城外大道旁，寺內有高樓下方上圓，中懸大鐘一口高七丈五尺，重約數萬餘觔，上挂亭梁，下入地池，遊人到此，多以青銅錢擊之，音韻洪亮，以占祥瑞，西人遊者，嘆爲世界第二大鐘，相傳乃明永樂時少師姚廣寺所造，名曰華嚴鐘擊之聲聞數十里，據云此鐘當明萬曆五年，太監馮保奉詔建造西直門外廣源閘西萬壽寺時，其大銅鐘置之該寺至崇禎末葉，屢遭兵火，該寺已成焦土，此鐘棄於荒烟蔓草之中，清高宗乾隆十六年，移置城北覺生寺矣，北方之鎮爲昆明湖，在海甸西北七里許今圈入頤和園之內，蓋該園之北爲萬山壽，南即昆明湖也，湖圍約三十餘里，其源由玉泉山石孔中流出，最爲清潔晶碧，游園者至湖心龍王廟，鼠翠間石，洞下地既幽閑，水光澄澈，眞令人作出塵之想，中方之鎮，則爲景山，在神武門之北，舊名煤山又名萬歲山，高可百餘丈，周圍二里有餘，正中爲北上門。與神武門相對，東西兩門，曰山左門曰山右門，內有綺望樓後即景山五峯，每一峯，各建亭一所，皆供有佛像，山旁翼以短牆，其中南向者爲壽皇門，內有壽皇殿，共九楹，中供清聖祖之御容，並有御製碑文，殿後東北曰集祥閣，西北曰興慶閣，東爲永思門，內有永思殿，又東爲觀德殿，蓋仍明舊也，有咏景山詩云。地安門裏繞紅牆，樹影參差映夕陽，玉蝀金鰲橋上望，煤峯聳峙在中央，李闖之亂，明莊烈帝殉國，即此山也，又云，西長安街路北，有高樓一座，乃香妃之寶月樓之故址也，俗呼之曰望家樓，與街南回回營之高樓遙遙相對峙，清高宗爲香而建之也香妃本安 集延回王之妃生 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名盛一時，傳入中土高宗微聞之，將軍兆惠奉命征西域及陛辭之時，高宗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 回疆平， 兆惠仰承意旨，以香妃歸京師，密疏奏聞，帝大喜，授意沿途地方官員，護視起居，供張優異，慮以風霜損其顏色，兼恐其自戕也，到京居之西苑。一切儀節視同貴妃，妃居恒鬱鬱不樂，每思故鄉潸然淚下，帝思有以悅之遂派員繪畫西域街市樓閣肆室及禮拜堂等形式圖賫京，照式修造，復密召其父母至京，居於回回營中，因格於體制，妃不克回家省視，即爲之建築是樓，取名寶月，復命其父母於所居亦建高樓一座，與寶月樓相對，以便香妃登樓省視其父母之顏色，迄今事隔二百餘年，回回營故居，已成荒墟，而其樓仍巋然獨存，良可慨焉，予淸曰廣西鬱林州北驛路口有雙蝶亭，相傳明正德間乃金別駕所建也別駕逸其名，鬱林地多瘴疫，金官此，妻妾相繼病歿金痛悼殊甚，後罷官北歸，扶雙柩同行，至嶺下，日色亭午炎熱殊苦，輿夫息肩小憩，金擇一旅亭門外，坐於石上飲酒，忽有兩蝶翩然飛來集之肩上，久之不去，金心異之，舉杯乃祝曰，非我妻我妾之魂乎，果爾，請下飲此酒，祝畢，兩蝶果飛下，集金指間，以鬚濡酒， 移時，輿夫僕從促行，始徐徐飛起，然猶繞金數匝而後去，灼然知爲相依戀也，既又擢牧此州，遂建亭飲酒處，題曰，雙蝶亭逾數十年，有士人李某夜宿此亭，忽聞亭外有人吟詩曰，茫茫宦海瘴雲昏，悴憔天涯雙蝶魂，一片夕陽哀草裏，誰傳消息到王孫，瑤圃曰有安徽吳雪樵孝廉，以道學自命，口談孔孟貌效程朱， 曾游曾文正公幕中， 頗加優異，與李文忠相國稱同門焉，及文忠督直，吳以知縣分發直隸，旋補棗强縣宰，涖任未久，邑有富室某，夜獲

賊一名，送縣乞嚴懲之，吳曰爾失物乎，曰幸未失，甫聞穴牌聲，即擒之矣，吳曰彼亦人子也，迫於饑寒，始爲此，本縣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吾民，吾甚慚愧，人非木石，未有不能感化者，爾姑將此人去，善待之，曉以大義，養其廉恥，飲食之教誨之，爲本縣代勞也，可愼毋以爲賊也，苛虐之，本縣或五日或十日一驗其感格否，富室某不得已，將賊偕回，賊聞吳令語，至富室家，頓以賓客自居。飲食一切，稍不稱意卽曰官命爾何敢違，富室無如之何，又不敢縱之去，懼其驗也，乃輾轉浼人賄以重金，始不問，此邑從此無敢以竊物告者，某村有少年孀婦無子女有遺產千金，其叔覬覦之，逼其嫁，不從，乃訟其不貞，吳令逮孀婦至。謂之曰，吾觀汝非不貞者，汝叔誠荒謬，然吳爲汝計，日與惡叔同居，亦防不勝防，倘生他變將奈何。婦叩頭求保護，吳曰汝年少又無子女，按律應再醮，婦曰醮則產爲叔有矣。吳曰不然，產爲汝所應有，叔不得奪也，婦叩頭謝曰，感公曉喩，願醮矣。吳稱善者再，回顧曰，命某縫工來。指孀謂曰，以此婦爲汝妻如何，縫工睨婦微有姿，婦視縫工年亦相若，皆首肯，吳令曰佳哉本縣爲汝作冰上人，即今當堂成禮携婦去，並命隸役至婦家，盡取所有至署中，明日縫工某叩頭來謝，並索該婦之產。吳怒曰，汝得婦矣，猶冀得財耶，何貪心不知足乃爾，此金應入公家矣，斥之退。縫工不敢言，婦亦愧喪而已，一日有省員至，吳宴之命行沽，乃薄劣無酒氣，吳曰沽者盜飲，益以水耳，沽者曰此間酒無不益以水者，非關盜飲也，立籤提酒家來，責之曰，凡人行事當以誠，誠則不欺之謂，爾以水爲酒，欺人甚矣，且以冷水飲人豈不病，是乃爾以詐取財也，律宜重懲，命將所著之酒盡入官，酒家叩頭無算，願受罰，吳曰罰爾若干爲書院膏火，免爾罪，乃已，又一日以少許酒食款各鄉耆老於堂上，出其所著格言錄若干冊，遍給之，且曰此本縣心得之學，足裨教化，爾曹可携去散之，大有益於人心風俗也，耆老以爲贈也，稱謝而去，越數日檄諸里長等按戶收刊資，每冊若干，又獲金無算，吳有弟自故鄉來省兄。意有所白而未言，吳一見作大喜狀曰，弟來甚善，我薄俸所得，惟書籍數十篋耳，將賚歸以遺子孫，我弟可護此以歸可乎，越日集客餞數十於堂上，命僕隸具索綑以待，吳躬自內室取書出，皆函以木，或以布，往來蹀躞數十百次，堂上下侍者皆見之，有憐其勞欲代之者，吳呵之曰止昔陶侃朝暮運甓，以習勞也。此書視甓輕矣，亦藉以習勞耳，何用爾爲，裝既竟，乃以繩緘未之逭之郞廡，非特僕隸不知中所藏，即其弟亦茫然也，至夜半吳妻密語弟曰，汝途中須加意，是中有金萬兩也，弟大詫曰，吾所見書耳，非金也，吳妻曰，金即入書中。函穴書入二大錠，百兩也，弟大駭恐途中有變，不敢行，妻曰爾僞作不知，苟有失，罪不在爾，俾中途少加意耳，事乃洩。春季皇帝謁陵直督李文忠以御路治成須親驗察，百官皆鵠立，吳亦列班中，文忠一見即握手道故，同步馳道上，文忠笑謂吳曰汝官畿疆有年，攫得金錢幾何。吳肅然對曰，不敢欺，節衣縮食，已積俸金千，將寄歸，尙未有託也，文忠笑曰可將來，我爲爾賚去，我日有急足往來鄉里也，吳稱謝，即摸索靴中，以銀券進，文忠曰，爾勿以贗鼎欺我，致我累也，言罷大笑。道旁觀者數萬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銅者吳明府也，俱嘖嘖爲異焉，久之以循良第一薦，照例入覲，去官之日，鄉民數萬聚城下，具糞穢以待，將辱之。事爲新任張大令所聞，急以敝車載吳由他道遁出，始得免。吳懼入都爲言官持其短長，即乞病歸，置良田數百頃，起第宅於安慶城中，復設巨肆於通衢以權子母，三十年前之寒素，一變而爲富翁矣。(完)

張大千之知遇

張大千之畫名聞南北，得者珍之，有謝玉岑者別具玉岑居士，爲當今才子，詩詞書畫無一不精，與大千頗友善，

餘幅，並特刻有「孤鸞室供養大千百畫之一」之印一顆，專蓋所珍藏之大千之畫云。

地方介紹

濟南記景

一、龍洞

出濟南東門二十里，有龍洞莊，因山路之漸仄，乃不得不捨車而步行也，由莊抵龍洞，約五里，有小溪一，沿行可達，水流潺潺清明可鑒，路既曲折，且凹凸，峭壁前迎，每疑無路。然及其旁，則又別徑旁通突。螺旋而入，山勢漸展，松柏挺立，古老清奇，中有一寺，匾題「聖感祠」三字，舊名聖壽院，中供龍王，乃齊州祈雨之所，宋時崇祀極盛，後以失修，今則四壁敗落，但香火仍未斷絕也。

聖感祠之左，有獨秀峯，鐵壁撑空，崢嶸萬狀，古松勁柏，排列成趣，峯頂一塔聳立，共九層，兩山夾峙，孤峯突起，顧盼可喜。

拾磴上峯，造其巔。舉目四望，羣山居下，雲氣開闔，景極優美，有元豐范純仁及閭邱孝等題名，均係正楷所書，極可寶，有政和王有道張勵等之行書題名，筆力亦遒勁非凡。

自獨秀峯步下，於聖感祠之正牆階前，發見宋碑，乃宋元豐二年封敕應候碑，碑文為楷書陰刻元符三軍法曹椽李元膺記，通判何維立，旁另一碑上刊草書明龍飛三十一年張蘇海龍洞詩，筆力奇縱，如龍蛇飛舞，為張一厚所書，復於祠之西院壁上，獲金天德壬申亭法師塔記，內述建塔之議由頗詳，第不識何以置此祠內也。

出祠西南行，越溪東折，循石磴上登，約二百餘步，巨巖迎立，一穴窨然，穴在巖腹，高約八尺，即龍洞。洞口有聯云：「眞氣森歙薄」「神功接混茫」。蓋雨酬神之作也。自洞口入，有級階，循而進，巖腹刻石佛三尊，中者趺坐，旁者侍立，法相莊嚴，製作高古，頗有六朝風範，折而西，甚暗，攜火行，約三十步，別歷一洞，門作六角形，下堵亂石，不能進，上如窗牖，可以眺望，自此俯視蒼崖赭壁，林立如屏，轉而南，漸逼狹，側身始可行，兩旁皆刊佛像共十三尊，再前四五丈，峭壁搖搖若墮，霧氣氤氳，燈昏無光，亟返，出其南口，已在聖感祠之東南。默記洞之全長，約有二百餘步焉。

洞南口，刻有魏天平四年汝南王等造像記，字殘闕不可畢見，是則洞口之像定係東魏孝靖帝所鑿，至洞內佛像十三尊，粗糙異常，或為後人之補鑿也。

二、開元寺

濟南開元寺，位於南圩門外，千佛山之東麓，舊名佛慧山寺，盤磴百餘級，自危崖側壁中，迴旋而上，即抵寺門，寺祀公輸子等，多荒誕不可攷，不知其義，屋宇甚狹小，而尚完整，空山古剎，幽曠絕塵，寺後峻巖俯出，一池下承，巖流涓滴，淅瀝入池，池水盈尺，清澈可鑒毫髮，池畔羅植秋海棠十數本，時已枯落，住持以寺境甚僻，游蹤罕經，瀹茗饗客，意極殷切乃就池側小憩飲之，寺僧告曰：池名秋海棠，終歲不溢不竭，旱澇亦然也，茗芳芬，入口香甜，是甘泉之湯也。

與僧談少許辭出，四覓內外殘碑斷碣，得十數通，惟字跡模糊，無一字可辨者，寺畔古木撑天，大可及圍，傳「先有開元後有濟南。」觀其碑碣之殘跡，亦不難想見其歷史之悠久矣。出寺門四望，峯巒連疊，嵐光浮動，而巖前一葉，經霜未

沈雲英畫傳（下）

任率英繪



明帝詔襲父職，仍領本軍，以後因其夫都司賈萬策亦戰歿，慟甚，決意辭職奉父柩歸葬。

露，作胭脂色，似獨爲空山點綴，循磴下，遇一老者，叩以寺之歷史，僅云：此間鑿道峻嶒，形勢險要，最宜扼守，道豐石壁，舊刻有如來像及宋人題名，後以崖崩莫辨，寺之歷史則極悠久，而不能致正確答復矣。

三，曲水亭

遊濟南者，莫不知有七十二名泉，而一羣覼縷，亦多注意之，尤以對趵突泉爲最，或觀趵突泉上泛之浪花，或乘舟遊大明湖，老殘一度欣賞後，遂成天下名勝而曲水亭則不爲人所稱頌，我獨喜其幽雅清絕，嘗往瞻仰，並爲之紀，以希後找來濟者之多一留連地也。

亭居濟南城內，在百花橋之南，小溪曲折處，有一亭即曲水亭是也。坐於亭中，可見平如鏡面之水，雜以鄰近婦女之搗衣聲，頗似在畫圖中也。

亭中有茶社，置多數方桌，桌上有闌槃，每值日到黃昏，清風徐送之際，輒有三五閒人，且飲且談，與餘走棋爲樂，更有坐竿垂釣者，我乃引目，以望水源，見小溪上源，由數家高牆上如瀑布瀉下，來自珍珠泉也，因係活水，故雖有洗衣者，而水仍不汚，潺潺水聲，一似節奏音樂，魚行水上，不畏人，亦不上鈎，頑皮殊甚。

以詩書畫三絕名之板橋道人，曾親題書對聯一副云：

「三椽茅屋，兩道小橋」；

「幾株垂柳，一灣流水」。

形容盡致，對筆工整，堪作曲水亭之一幅小影，又何紹基題曰：

「海內此亭大」，「濟南名士多」。

亦趣對也。

附記 泰山後石隝

泰山爲五嶽中風景最足稱道者，千里備遊之客，四時弗替，爲文以述之者，亦不堪指數，然頗少道及後石隝之作，特爲之誌，是亦導遊之一事也。

泰山之勝，勝在雄厚奇渾，挺拔不羣後石隝之美，美在空靈幽秀，雅靜出塵，若遊泰山而不及後石隝，是在管中未得見全豹也。石隝在泰山路難行，罕見遊屐，我聞土人言之，自山頂捨與步覓，而使通者前導，路經丈人峯，沿岡乃見北天門，側有石馬山，宋呂坤題「迴馬嶺」三字，筆力雄健，不可一世，循嶺而上，危巖重重，石磴背傾斜者，崩坑墮谷，危險萬分北曰塵雲嶺，有八仙洞，再進，一石橫出上刻「空翠難名」四字，明鐘惺額，越獨足盤即達石隝矣。

獨足盤爲岱陰艤道，明萬曆所闢也，險隘失修，北崖有林古度書「黃花棧」三字，崖環屹若牆，怪石崛起，苔蘚相滋，有如春筍，故鐘惺謂爲「筍城」，石隝四圍，古松環繞虬蟠，鱗甲宛然，山風乍起松濤十里，若龍吟，若鶴唳，空谷無人，四顧神駭，中爲碧霞元君，丹青零落，凡塵久積，北有天空山，亦稱玉女峯，高可三十丈，巔甚平坦，名堯觀台，下有石洞黃花洞是也。岱史云：「環洞多黃花洞故名」，傳昔爲玉女修眞之所，側有泉，水清澈，洞高丈許，可容一榻，旁有小閣，三面臨崖。峭立萬仞。雲封煙鎖，幻爲奇觀，閣旁多異松奇石，小鳥羣踞，不知避人，倚石而臥，悠然生塵外之思，明人周在建有詞詠之云：

「丈人峯下過，青翠萬山迷；

仄蹬泉流滑，輕陰鳥語低；

山深無客至，石古有人題；

坐愛蓮花洞，歸雲好共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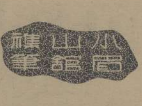
詞句幽然，奈人尋味

（王　濟　）



明亡欲殉國，母語之曰，汝死奈我何，雲英抱母大哭乃侍養終身，可謂孝而烈矣。

（完）



呂洞賓的得道（下）

洪偉明

於是呂子悉以所得旨授人。計所度無慮數千人。乃復化身爲極貧苦狀，行乞于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去二三。又化爲橫遭仇誣械繫浮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化身爲重罹疾病纍纍骨立，而過諸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已。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既得叟。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始悟其爲師。驚訝曰：『噫，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這段說明呂子得道之經過，非僅極有趣味，而且頗富哲理，宇宙間所謂之道，亦不過是心術而已，呂子的仁悲之懷，與儒家的愛物愛人，佛家的慈航普渡，是一樣的道理；善惡本是一念之差，成佛與成大惡，只是近在一條線上，在緊要關頭，看他是否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與惡只是一刹那的時間所造的，儒家的主張自省，又何嘗不是這種道理，我們的崇拜儒家，崇拜佛學，只在他們的精神，並不贊成以孔子爲擋箭牌，更不贊成終日焚香，日夜手持念珠口中總念「南無阿彌陀佛」，而心裡却想着放債的利錢；一壁雖然不主張殺鷄，然而一壁却盤算着怎樣把他兄弟害死，好得他的家產，這種樣的人總不能說沒有吧？呂子不肯害三千歲以後之人，正是他得道的緣因，這種心術是普通人所不能有的。

呂洞賓爲唐人，宋人能改齋漫錄中，云其爲唐宋人，云：「按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千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王陳博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六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誰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携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云。以此知洞賓乃唐宋人也。

看了呂子的言行，假使我們憬悟神仙之道並不難求也。（完）

文藝

憶亡妹

張金壽

每當看見了十二三歲的少女之時，不由得就想起了妹妹。妹妹如生在世上現在該是二十三歲的大姑娘了，不過在我腦裡印下的却還是她臨死的十三歲的少女呀！

我和二弟由私塾轉入學校讀書的前一年，妹妹就入了學校，等到我們入了學校，她已經是二年級了，但二弟考的是插班生，也是二年級。我們倆入的是另一學校，因爲這學校比較健全些，她入的則是仍舊讀着一些四書的舊式學校，這緣因不外是家中依然不敢冒然接受新潮流的洗禮，故替她採取了這個地方。

但二弟在私塾讀過四五年的，到學校因爲不會筆算才只插了二年級，按理說應該功課好了，然而和妹妹比較起來他總是不行。記得妹妹得來了獎品有鋼振紙一對，小字筆，筆記本更得過多次。如今還有一隻振紙存在我的卓子上，上面刻着半隻松鷄，另一隻則叫我贈給一位朋友作紀念品了。

由於弟兄們多，母親很難照顧，妹妹便從小養成不需要大人哄逗的習慣，而且在十歲時還能哄着九歲的二弟玩。她在學校讀書時回家還不停的工作，刷鍋洗碗看弟弟，她沒一刻休息，等到三弟睡了覺，她才默默的拿一本教科書在燈下閱讀，直到九點鐘十點鐘再去睡，這樣晚睡在鄉下就已很難得了。但她起得很早，早晨起來非得升上火才能去上學呢。

她小時長得很黑，所以大家都叫她黑鴉兒，長大一點。她彷佛不喜歡這個名字。被人叫的時候不愛答理，於是她便用行動來表示，作活，洗衣服，處處都呈現出大姑娘的樣子，大家不好意思那樣叫她了，這時候稱呼她「姑娘」。她儼然作出大姑娘應有的穩重之態，鄭重嚴肅的答應。不過這是極短的一個時期，不久她便入了學校，名字叫作淑雲。

那天她放學回家便一頭躺在炕上，說是心裏不舒服。她說老早就想回來，不過捨不得曠一兩堂課，所以挨到放學。母親一邊摸她的腦袋一邊責備她不該這麼晚才回家。但她不知道答辯了，只是閉着雙眼不言語，似乎心裏十分難過。

第二天她躺在炕上就起不來了。

媽媽趕忙請了街上最有名的大夫來瞧，同時在家裏給她熬的小米粥，買的蜂糕，一疊聲的催她吃。她哪裏吃得下去，爲了顧惜媽媽的殷勤勉強飲了兩口爛粥，吃了一口蜂糕，又慢慢的合上她的眼睛。

大夫來了，戴着深度的花鏡，將小枕頭放在妹妹的腕下，他挽起袖子，翹起白細的手指來診脈。大家都圍着他，都注視他那閉着眼睛和微點着的禿腦袋，想從他那裡得知妹妹的病狀。

「不要緊」他說：「一劑藥下去準可以見效，這是冷熱不勻所得。」

一會，他開完藥方，坐着車就走了。

吃過藥後，並不見效，看樣子反倒加重了。她時常譫語，不知道嘟嘟囔囔說的是什麼，但她的臉紅着，牙咬着，顯出很痛苦的面色，隨着她的痛苦而來的是媽媽的痛苦，媽媽整夜不得安眠來伺候她的茶水。

這樣繼續了幾天，妹妹瘦得不成往日模樣，媽媽的臉也灰白了，而幾個大夫終於未曾瞧出這是什麼病來。

她的病越來越重，譫語也越來越多，雖只十三歲，她像大人似的向家中人們致她的遺言：

「媽，您白疼了我了，我沒給您幹活就先死了。……我死了誰也別着急，這是我自己的命運……」

她用她那瘦弱的眼光瞧着週圍的人們，媽媽勸她：「別着急孩子！」可是媽媽隨即哭了，我們弟兄也都放聲哭起來。

然而後來她又似乎好一些，能些微吃些東西，不過越來越瘦。媽媽急得要瘋，當她每一次

致她那臨終的遺言之時。聽說她的學校鬧過狐仙，媽媽就去叫她的魂，在那里燒了些紙錢轉回頭就往家走，用手提起大襟的兩下角，表示兜着她的魂，口裏還不時叫着她的名字。

這個方法不見效的時候，媽媽又請了頂香的女巫，花了很多的香錢，還得向女巫下跪拜神。

那一天看她絕對不行了，一家人便鬧着她哭，她說了幾句含含忽忽的話就閉上眼睛，媽媽還不住聲的叫她：

「丫頭哇，你再跟媽說幾句話兒吧！」

可是她不言語，只是蠕動着嘴唇。眼角掛着兩滴淚。由於媽媽駭怕，爸爸早就主張把她放在另一小屋去死，媽媽捨不得，怕她受冷，其實她的面孔已經告訴大家她是將要不行了。

這時一位街坊的老者走過來媽媽便問他看這孩子如何。老頭子迷縫着眼睛看看，就揉搓着兩隻手掌道：

「不行了，這孩子可是不行了！」

於是爸爸和這老者每人提着兩個褥角，將她搭到小屋裏去，聽得見她極力呼吸的聲音。她的喉嚨像堵着痰。一羣好人的喉頭也覺得那痰似乎堵在自已的嘴裏。

媽媽早哭得死去活來的了

一會，爸爸燒一些「倒頭紙」在小屋門口，悄悄的走過來說「完了」！

過五天，一口小黑棺材抬她走了走了，！

自此之後我就未曾看見過她，但死後幾年間我無時不在留神對面走過的女子，總希望在她們的言語動作上找出些她的神態，然而奇怪，哪個女子也不像我的妹妹。在街上走着的女子多得很，哪個也不是我的妹妹。

每當看母親忙碌家中的洗作衣服之時，每當有朋友介紹一位女子說她是他的妹妹時，每當人家死了孩子而痛哭時，我的妹妹影子就呈現在腦子裏，我要有一個妹妹够多好！

妹妹遺留的東西現在只有一隻銅振紙，而且在因爲去年遭到了潮濕生了綠銹。我早就想擦亮牠但不敢觸摸，恐怕牠能給我些無可奈何的悲哀。

死的早死了，活的就這麼無聲無臭的活下去罷！唉！

（完）

橫光利一介紹

現代日本作家研究之一

林語堂在其「我國土我國民」中對中國的思想界下過這樣的解釋：「現在發生於青年中國人的心中的無限的知的混亂之中，我們失掉了思想的重心，忘掉了欣然的常識。使新和舊兩面適合的工作，在普通一般的人實是過重的負擔。因之現代中國思想，其思考極其淺薄，幼稚，其着想之淺薄便成了特徵，理解舊的東西，雖然是難，但理解新的東西，也不太容易。」中國的思想界由於西歐思想的闖入，以至造成了這樣的混亂，但日本的情形也何嘗不這樣呢？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一般青年都崇拜西歐的思想，瘋狂般的追求，大有今天是托爾斯泰，明天就是未來派，後天就又是表現派之勢，如此這般，人們在頭腦上過着歐美的生活，在身體的細胞內却依然過着日本的生活，由於這個「新與舊」，「歐美的與日本的」中間的斷層，便造成了日本知性生活的混亂，由於這種知性生活的混亂，有的人陷入到了絕望的深淵，在深淵中苦吟悲嘆，有的人雖說陷了進出，但又攀住了救命圈，從深淵中爬出來，現在把日本的這種現象刻明的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在日本首推橫光利一的小說。橫光利一這個作家，在中國是較爲熟悉的，不但曾有人介紹過他的生平而且還有人翻譯過他的作品。

他生於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本籍是大分縣宇佐郡長峰村人，其父爲測量技師，所以隨着父親的服務變遷，他的小學教育，竟換過十處以上。在他的頭腦中印象最深的是三重縣「伊賀國東拓殖，這個地方是他母親的生地，他的幼年期多在此地度過，他在三重縣」上野中學畢業後，便考入早稻田大學英文學系，中途曾一度退學，後又轉入政治系。他在校中便不斷的從事於創作。但眞正的文學生活，却從加入「文藝春秋」後開始。爾來苦心孤詣刻苦創作纔成了昭和文學的偉觀，在日本的文壇上博得了小說之王的稱號。他的作品長短篇合計起來不下六七十篇。主要的有「日輪」，「上海」，「機械」，「寢園」，「時間」，「回憶」，「時計」，「紋章」，「廚房日記」，「馬車」，「實還未熟」，「旅愁」等。

其中最意義的要算「時計」，「紋章」，「廚房日記」，「馬車」，等篇。「時計」，是描寫那些受了外國文化的影響的非日本人，非西洋人的奇怪人物的，他們的精神都是浮於虛空，動作奇怪，迷於判斷的。「紋章」是描寫了外國文化震動着日本人的頭腦時，而日本的傳統精神取了怎樣的姿態的。「廚房日記」是究明日本知識階級的混迷的原因的。「馬車」是描寫絕望於深淵的人們，經過休憩之後，而又蘇生過來的實況。

總之日本的知識階級複雜心理，混迷的狀態，想從混迷中脫出來的姿態都在橫光利一的着實的筆下躍動的浮現了出來。所以他的小說的世界，是很和過着同樣知識的混亂生活的中國青年接近的。

（陶之）

讀郁達夫先生毀家詩紀

三春有客悵無家，怨底朱耀擊有差，爭奈鵲巢鳩占却，教人空憶錦城花。

明湖燈影漾春晴，紅袖青衫舊有情，莫道秋雲薄于水，秋雲難擬故人心。

羅衫香謝綉生塵，始悔風聞語未眞，不信羅敷原有價，黃金偏誤女兒身。

鐵馬金戈恨未休，浮槎蜀客正南遊，可憐海國三春雨，欲洗泥塗曳尾羞。

劉緱扃



偷蓮

一

下午，太陽剛落土的時候，那個紅鼻子的老長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的房間裏來了。

「怎樣麼？漢少爺………」那個老長工低聲的微微的笑着，摸着鬍子：

「守湖的事情………」

漢少爺放下手中的牙牌書，說：

「我去！我對爹爹說過了的。………」

「眞的嗎」？秋福夾在中間問。

「眞的！」

老長工將手從鬍子上拖下來，又笑了一笑：「那麼，我們今晚不要到湖邊去了囉！……」

「是的，你去喝你的酒吧！」

小伙子秋福喜的手舞脚跳，今晚他還約了上村小貴到蘆葦叢中去燒野火的，不要他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心意。老長工呢，記起喝酒就幾乎把嘴都笑扁了。他向小主人裝了一個猥褻意思的手勢，說了一聲：「要當心啊」就走了。

秋福和老長工打了個轉。

「你們去對碾坊的長工們說，叫他們今晚無事不要到湖邊來。除非……」他指着胸前掛着的那個放亮的叫吹子：「懂不懂啦？……」

「懂！」老長工答應着。

二

月亮滑出了黯淡的雲團。

被派去做偵探工作的桂姐兒和小菊，都喘着氣，流着細細的汗珠，跑回了。她們向見識高超的雲生嫂報告：

「今夜……是，可以的，那個紅鼻子和小鬼子都不在了，長工們也都喝酒打牌去了。……」

「那末是誰守湖邊呢？」

「是……」桂姐兒忸怩的說：「那個………從省裡的洋學堂裏回來的……。」

雲生嫂點點頭，釘着桂姐兒，帶着一種狡黠的意義深長的微笑。

桂姐兒的臉紅了，她低着頭，圓睜着那水汪汪淘氣的眼睛，滿心帶怒的向雲生嫂衝過來——「你笑什麼呀？雲嫂子！你，你……」

「不是笑你喲，我笑那個洋學堂回來的鬼啦……你去吧！告訴太生嬸，桃秀，李老七姑姑，……人越多越好，月亮當中的時候，我們在義湖口碰船！……」

「唔！還要找她們……」

三

桂姐兒拖着小菊的手，心中還在氣憤着，匆匆地向上村跑了去。

蓮蓬，已快到老邁了；低着頭，乾枯着臉，無可奈何的僵立在湖面，嘆息牠的悲哀的命運。荷葉大半都成作破扇形，勉强的支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風搖擺着。九月的冰涼的露水洒遍了湖濱。在遼方，在那遼闊的無涯的蘆葦叢裏，不時有大塊的，小塊的，玩童們放的野火冒上來。

漢少爺輕輕的走近了湖岸，他坐在大划船上仰望着高處，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聲。他的腦子裏塞滿着那淘氣的，貓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和那被太陽晒得微黑的，還透露着一種可愛的處女紅的面龐，他想起六月裏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機會，和今天白天在湖邊遊玩時所瞥到的那一個難忘的笑容。

「是的！他們一定要來的！」他自己對自己說：「不管她們人多人少我都不吹叫子，我祇要捉住那一個水汪汪的……」

學校裡的皇后的校花們哪有這兒好呢？——他想，那都是油頭粉面，帶着怪香怪氣的，動不動就要你去服從她，報効她……而這裏的，汗香，泥土香，天然的處女的紅暈和水汪的眼睛，……

他樂心了，他等着。露水慢慢地潤濕了他的週身——他不管，湖風使他打了好幾會寒戰——他不管。他提了一提精神，使出了一般在學校跑萬米般的耐勁，目不轉睛的遙望着那義湖口的尖端。

月亮已漸漸升到空中了。

四

「你上前去，桂姐兒！」

「爲什麼單要我去呢？你……」桂姐兒生着氣把那隻不到一丈長的搖籃似的蓮子船橫在湖口，用小槳兒使力的把水中的月光蕩成粉碎。靠近着她的人都可以看出來——她的臉的的確確已經紅到耳根了。

「不會害你的，癡子，……」雲生嫂把自己的蓮子船搖上一步，兩個人像鴨子似的靠緊了：你去引他來，我們幫你……」

桂姐兒還是不依，雖然她明知大家不會讓她吃虧但她總不願意。六月間在湖裏乘涼的那一次她還記得很清楚，那個人，那個洋學堂裏的傢伙，簡直像一頭畜生似的……

雲生嫂和李老七姑姑們再三的勸了一會，寬心了一會她才一聲不響的搖起她的那片小槳來。

她的頭低得幾乎着了船板了，心頭一陣陣地，不安的，頻繁的跳動。蓮子船纔過那荷根荷葉時，在水底下，就發出了一種輕輕地，沙沙的叫響來。她回頭看一看：雲生嫂們還老遠的，綴綴的落在她的後面，不時給他拋過來一些決心和勇氣。……

她把心兒橫了一橫，使力的划着她的小槳，船身就像箭一般的向岸南奔去。

五

漢少爺的眼睛幾乎望穿了。

當他看見一個蓮子船向他駛來的時候，當他認出來了是那個熟識的，細長的，苗條的身段的時候，當他心醉了那一個輕巧的，圓熟的划船的姿勢的時候，他說滿心自得的駕着那個笨重的大划船，不顧性命的追了上來。

荷葉杯

夜久歌聲怨咽，殘月，菊冷露微微，看看溼透縷金衣，歸摩歸，歸摩歸。

高炳華繪

桂姐兒恨恨的咬着牙，有意的要使他跟着她兜幾個圈子，然後等快要接近大夥兒的時候，她就故意的停了一停，闖在他的大划船邊上！……

漢少爺傳過手來拖她的船，她翻身一跳，就渡上他的大划船了！漢少爺迎面來擁她，胸前的叫吹子給打落到水中了。

兩個人互相的扭着，扯着……十多隻埋伏好的蓮子船野鴨似的撲了攏來，十多個女人跳上了大划船。……

桂姐兒救起了，漢少爺抓住了！

「用帶子綁好他！」

漢少爺想叫——一團很大的棉花塞到他的口裏。

桂姐兒哭着，她吃了虧。她拼命的在漢少爺的臉上抓了兩抓，漢少爺痛苦的瞪着眼睛，臉上流出幾行血液來！

雲生嫂指着他罵道，

「你這小黃蜂：你，怕一輩也沒有吃過苦的，你媽的！……

……你尋快樂嗎？……」

「哈哈！請他在這裏睡一睡夜涼床……」

又有誰從人叢裏拋過來這麼冷冰的一聲耍笑。

六

月兒漸漸地偏了西。

十多隻蓮子船在湖中穿來穿去，十多把剪子一齊響動起來。

桂姐兒心裏還是氣憤不平，她一邊剪蓮蓬，一邊揩眼淚。她的蓮蓬比什麼人都剪得少。

雲生嫂安慰她道：

「不要緊，妹妹！你吃了虧大家都曉得的，等等我們每個人分給你一點……」

湖風起了，浪濤不規則的掠過荷葉荷根，把蓮子船掀得起伏不停的搖幌着。

「快點啦！恐怕長工們要追來呢！」

「不，他們喝米酒要喝得醉亂的……」

每一個小船都裝得滿滿了，每一個人心中都喜氣洋洋地。沒有老頭兒高喊的叫喊，沒有凶惡的長工駕船及追捉！……

七

米酒把老長工的鼻子燒得更加通紅了。第二天，他從他那發了霉的狗窩似的稻草中，懶洋洋的爬起來的時候，太陽早已經下了牆了。

他用爛棉花揩了一揩眼睛，滿珊地跑到了小主人的書房：

「漢少爺！漢少爺？」

書房裏衝出一口秋晨特有的冷氣來。接着他又滿腹猶疑的自家對自家說：「眞是稀希事？！眞是……一定要給那班小妖精迷住的！……」

他連忙跑到狗窩中去把那個夜間被野火燒光了頭髮的小伙子叫起了：

「你這鬼崽子！你！你……媽媽的，快些……尋，尋漢少爺去……」

在湖中，一老一小，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漢少爺的船拖了攏來。

漢少爺的臉腫得像判官，幾條血痕凝成作紫黑色。他狠命的給了老長工一個耳瓜子！沙聲的叫着「你……你們……都死了嗎？他媽的……」

老長工哭不得笑不得。他在鼻子上使力的揩了一揩：「少爺……你，你沒有吹叫子啦！…」

「他媽的！……」漢少爺的聲音幾乎沙得發啞了：「去！同我回去告訴爹爹去！爲首的是雲生婆子，他媽的！她還欠我們的租，欠我們的錢！不押她丈夫關三年不顯老子的顏色！……」

小伙子秋癟死死地掏着她那被野火燒光了的頭，圓着那滿是很鬱的眼睛，望着小主人發着抖。他怕那耳瓜子又落到他的頭上來！他想：「這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情呢？少爺？……他媽的，綁一夜！……」（完）（王鶯）

世事

一、張先生 有見識的張先生是個出類的「善人」。到過巴黎，也時常讚揚幾聲。呼吸過新鮮空氣的，自不免要罵上兩聲「討厭」或說句「好玩」的。

他不曾曠過課，愛錢的曹先生雖遮了別人的眼，却被他幾句話說得體無完膚。張先生說：

「除了錢之外，人還有什麼的，曹先生就頂還了。」

堂上的張先生常慕息着世情發出類似的話。「釘鐺，釘鐺……」下課鈎響了，

「一點鐘又過去了！」

時光之於張先生是這樣寶貴，可是一羣學生能又多麼幸運呢？

張先生是本校出身，本校底蘊當然盡知。

「學不到什麼，混兩年到別處去好。」

已往是過去了，沒有給張先生什麼，而今學校如舊，怎不教張先生担心一羣青年的前途？雖說是有人也可以學的而且好學生不全出在好學校中，不過還是「混兩年到別處去」的好哇。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每天太陽出，太陽落不過張先生依然是張先生，每天依然去上課，不曾曠過課。

二、花 從香山的麗影中走回的老宋，沒合同伴一直上一路進了西直門便去老賈那兒了。

丁香正好老賈到後園去了，和老劉搬東西去了。老宋便和新來的媽媽答訕着直到老賈的脚步響可以清楚的聽見時才停着眼還不時望着丁香

長時期的不是老賈却還是那股子勁橫頭橫腦的他說老劉也搬來住了

說着，太陽轉過去。老宋一肚子氣，在校裏辦飯團白費了力氣，還賠上一陣子駡，落個貪婪的名譽。

「好不快哉！」老宋說着嘆口氣。

臨行，老賈折了一大把白花，白丁香，梨，蘋菓。白得那麼可愛，碩大的白蘋菓花溢着丁香的香。

不及見老劉便拿着走了。背起帶着香山塵土的東西，引着行人的注意，老宋擠上了電車。

好容易車上輕快些，還有一站便該下車了，兩個幼小的向老宋討去一支白梨，還他兩個鬼臉的笑。

大家正等着飯長——老宋的歸來，問他快開飯七點了！他也怕趕不上飯的，可是火不給用。這恰好給他個功夫，叫他看着堆簇的白花和肥滿的葉子支生起來。怕花不到學校就壞和香山的棘刺早已跑得遠了。

快活地吃過二米飯，燈下老宋嗅着暮春的丁香。

是鬼見愁捉去了老宋的夢一覺到天明隔着的朝陽已照着石邊的白花

「老宋，可以拿去畫畫不？」

「可以，可是今兒個得畫完？」

陰暗的南房裏，幾個人空對着一簇春的白羽，嗅不見暮春的丁香，也看見紙上的花。下午，老宋怕花的萎謝，把已經又放萎謝了的丁香再照自己的地方插好添了點水。上次童的丁香是放敗的啊！

以後老宋便忙着飯廳，作些功課，一天又過去了。

晚間像初夏一樣，淨淳的蔚藍天，古槐樣樹的立在月前，而構成清明却沉鬱的調子。

又一個初昇陽光照着屋角的時光，老宋早早地起來。給印寫信說：「生日後二日，我有一個可自豪的事一氣爬上鬼見愁。」發了，便回家去，和近古稀的老父有半日的清閒生活。

要畫花的人們到別處去了，老宋兀自拿着花走出陰暗的南房：

「他們看着丁香落，春花的落好玩嗎？」

天空浮着响晚的春雲，白花立在他窗前。要畫花的人們說：

「看！老宋多麼小氣！」

後院傳來二個同課的歌聲。

「賞花人無……………」

「世事人情難揣摩…………」

又是一個黯晚。（林尼）

完



露加斯散文選譯

吳興華

開會

在討論人類所享的快樂時，差不多大家都同意的一點就是專有某一種人（這種人男女都有，但男的比較時候多。）認爲在一個會議中服務是惟一眞正能補償日常煩惱的事。人生壓根兒就是一樁倒霉玩意兒，到處碰見的淨是些艱難，困苦，彼此誤解，互相誣陷，家庭中及經濟上的亂子，疾病，信擱錯了地方，高爾夫球不翼而飛，可是對於那些少數能在會議中佔有一席的人們，生命是有着不少慰藉品的。只要他們剛一踏入室中，只要他們剛一看見那長形的桌子，和挨得不太近的椅子，以及面對每一把椅子擺着的吸墨紙，草稿紙及謄寫紙等，立刻他們就好像昇入另一個新的富於責任心及服務性的境界裏——在那兒誰都是知足滿意的。一個人要是替公衆作事，他私人的抑鬱就會消失無蹤了，同時一種覺得自己是重要人物的感覺將他整個滲透。不管他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只要他被這樣一種自尊心滲透，就不會永遠愁眉不展的。

可是如果會員大家都是這樣子趾高氣揚，滿心安逸，那麼主席怎麼樣呢？要是世界上會有比開會時的主席更快樂的人，我倒想跟他們會會面。一個新當選的國會議員也許架子更大。一艘船的船長或是一個校長也許比他有更大的權力。不管甚麼樣的運動，得錦標的人也許比他更驕傲。可是他們這些人慢慢都會碰到困難之點。一個國會議員將來總得有一天到聖史蒂芬教堂去（註），那兒他就立刻變成一個不値一顧的人了；船長遇見濃霧和風浪總不免心焦；校長總得跟學生家長打交代；錦標選手雖然安心一時，日後絕對會有人來將他的紀錄打破。可是一個會議裡的主席所得的勝利老是很和緩的，同時也沒有人來跟他麻煩，他的威勢是堅不可拔的。不會有妒忌的敵手來跟他搶奪這個位子，至少不會很認眞的如此做；同時誰也不能來回來去老阻止他的進行，因爲別的會員都想回家了。要跟一切別的到會的人比較起來，他才眞是在爲公衆服務，因此大家也竭力的幫他忙。這個自然是容易使人心滿意足的。

普通說起來，主席又老是到場人員中最富裕的。也就是因爲這個他才被選爲主席。他的生活是很舒服的。雖然他沒準是一個天生來頭腦簡單的傢伙，他所佔有的這個位置往往會朝他身上硬加一些並不討人嫌的儀式之類。古怪的字句他也必得用，還得舉行一些極不常見可是很有意思的手續——譬如說罷，數大家舉起來的手。只要他一說話，手就得舉起來——沒準會有幾隻貴族的手在裏面。這倒眞是一樁值得一作的事：叫貴族舉起他們的手來。「諸位會員是喜歡我在這議事錄下面簽字嗎？」手又得舉起來。自從人脫離了猿種以後，他作過許多希奇的事體，可是很少有比大家圍着桌子坐着，每人舉起一隻手這種事更希奇的。還有些是老人，帶鬍子的。接着主席一數舉起來的手，認爲大家是喜歡他在議事錄下面簽字，就簽了。就他說，這當然又是快樂的事；可是「喜歡」兩字用的是多麼不得當呢！

自然啦，坐墊裏總會有幾根荆棘的（註）。停止一位滔滔不絕的發言者並不常是一樁快意的事；而叫全場維持「秩序」更非得需要勇氣不成，哪管你有那小鎚來幫忙。小鎚，啊！就算是沒有小鎚，他自然也會以爲自己是神所造的動物中最尊貴的一個——可是要是帶一個小鎚！「勞駕，大家靜一下。」砰一敲。「諸位會員可否留神聽聽我的意見？」砰一敲。「我們今天開會的目的：」最苦惱的情形就是主席柔弱無能，而大部份的會員都是善於辭令的交際能手，那麼他的小鎚怎麼敲都不會管事了。一切會議裏最愛發生而同時又是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大家都鬧起私人談判來；那非得有一個堅强的主席才能壓制下去。有些男人女人參加會議好像是專爲私人交換談話來的。他們除了想覺得自己很重要之外，其他甚麼目的都沒有。

有些當主席的倒喜歡先遇見一點困難，好使結果更圓滿一點；那樣能使他們用膳時有吹牛皮的資料。「開會情形順利嗎，親愛的？」「還好，嗯，還好；斯密森稍微有點喜歡搗亂——你是知道他那種氣人的舉動的——可是我總是忍着他一點——一點可是不能老忍着，接着我又嚴厲的進行。結果十分良好。明年不到這個時候，我們教區裏準會有一個新抽水筒的。你用不着擔心了。當然啦，要是光有我跟老史，我們也許會辦得更好一點。最好的會議應該只有兩個人，而其中還有一個因故不到。哈！哈！」「是的，親愛的，我聽你這樣說過好幾次了。」可是即使是這位主席，你要叫他投起票來，他也不會這樣從容自得的。因爲普通情形之下，主席總是喜歡數數票，可是不願意記票。在一間會議室中，一個馬虎的中立兩可的態度是他們第一要保持的。但投票可以帮許多使人愉快的花樣，而且，實在說起來，它總算是一個威權立刻的表現。

會議雖然性質各殊，但大體說起來總是差不多的，會員都是分種類的，要是他們不是，他們絕不會來加入。每次開會總有一個聾子會員，一個勁兒的贊成或攻擊某一個提議，事實上那個提議老早就被通過或遭大家反對了。有晚到的，悄沒聲的進來，踮脚走到他的座位旁。有晚到的，進來腳音很響，砰的把門一關，揉喇的把椅子一拉。有早到的，老早就探頭探腦的等上了。有老咳嗽的會員。有的會員非得跟大家都寒暄完了才肯坐下。（「你近況如何？風濕病好點了嗎？我差點也染上一點小病，可是我想現在許沒關係了。」「我知道你不患痠疼了。你知道，東風裏是不宜芟草的。」）有專司記錄的會員，討論的一點錯都沒有。還有些會員甚麼話都得說兩次，甚至於三次。有老練的會員可以查閱他以往所參加過的一切會議中所得的經驗，還眞沒事就查。（按我參加會議的經驗說來，手續應當是如此如此）有的會員開頭總是這麼一句話：「主席先生，我很謙遜的認爲：：」有的會員專愛提議感謝的票。有的會員可以給紛爭點一些特別的消息，因爲他上禮拜二恰巧碰見勃爾得爵士——要不然別是上禮拜三罷？不是，禮拜二，——因而順便打聽了一下他對於本問題的意見。有大嗓門的會員，人家說話全讓他給擋過去了，這使我想起我常有的懷疑，就是是否非得聲音柔和的人才能作好會員。可是我們怎樣知道呢？最後，當然，還得有那最强的指揮一天會務進行的會員。因爲直到最末總是一個人一手包辦的。

註本文係自露氏散文集 Visibility Good（一九三一）中譯出

St. Stephen's Chapel 爲昔日英國下議院開會處。此處泛指國會，

俗語，意即「有好的就有歹的」。

（完）

如斯之惱
亦俄然解消！

正確的
生髮頭水

養毛頭尼克
ヨウモトニツク

◉强烈性之頭皮病、苦惱毛髮脫落者
◉病後產後毛髮稀薄欲恢復之人
◉對苦惱之少禿無賢論、欲望
毛髮美之人務請使用爲要。

Sankyo

保持日滿華人特殊之黑髮美！

於日本藥業界著名之三共株式會社研究室以一毛髮生物經多年之研究之結果、始發明成功、現代無論各科之專門醫師及美容術者、均皆歡迎愛用本品、且博得最大言用好評、

頭垢不是件特別惹人注目的病、但掉頭髮若是利害了、漸次就人於禿頭狀態、所以、壯年禿髮脫髮，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倘如發現頭垢繁多而掉頭髮慘酷的粃糠性脫髮等、務要在其初期，應用『養毛頭尼克』底醫療性能，庶可滿治那疾病異狀的根源、當那還未倒不可治的時期裡，一定會立見功效的。

無價獻上　試用瓶　附說明書
請向販賣處請求試用瓶

滿華全國之大百貨店、藥店、化粧品店均有代售　小瓶・大瓶・特製者瓶之三種有

總發賣處　東京室町　泰昌製藥株式會社



鐵雁作（二）

「蕙妹！你眞下功夫，和小梅差不了多少了！」

「玲姐，今天好漂亮！前天怎麼，裝扮的那樣，像個叫花子似的！」蕙君快站起來迎接。

「這件是新做的，你看料子如何？……前天和今天是兩個人了，前天，還預備自殺，今天，預備報復了！」寶玲仰起臉，看着天花板。

蕙君笑了笑說：

「來！我給你介紹一個新朋友，這是安寶玲小姐，這是莊先生。」

寶玲微微點了點頭，景光忙站起來，鞠了個大躬：

「久仰！久仰！」

「莊先生以前知道我？」寶玲忍住笑說。

景光欠了欠身：「是是，沒有，尙未。」

復生早就又趕上前來：

「寶玲，寶玲，你這些日子上那兒去了，也不給我捧場，我盡輸球了！」

寶玲選了枝煙捲，復生忙掏出自來火來代點上，寶玲就向沙發上坐下去，把左腿壓在右腿上，拿煙的手，翹起了小手指，姿式是那樣的美妙：

「你管得着我到那兒去？」寶玲似乎有些生氣了。

『噹』的一聲，子萍又進來了，手中捧着一張純紅的圖畫，上面是些三角，圓圈方塊，題的字是；「女詩人」，遞給了寶玲：

「你看，我進步的太快了吧？」

「意想不到的進步！太好了，眞是中國第一位象徵派畫家！」寶玲點着頭表示稱贊。

「不，不，」子萍皺了眉，顯着有些失望，「這是未來派的畫，你要看印象派的，我去拿去！」

「够了，够了！我只是偶然說錯，這是未來派，這是未來派！你的詩是象徵派的。」

「我現在作達達派的了！你要讀嗎？我去……」

「不，現在不能看，我走的時候帶回家細細的看吧！」

「也好！」子萍很是得意了！

忽然簾子一响，蹣跚進來了一個黑胖子，一邊用一塊大綢手絹擦汗一邊用一把細小的摺扇揮着，顯得那麼不調和。

「大小姐，你們怎樣消遣呢？」

蕙君忙站起來：

「老伯，不打牌了？我們在談天呢！」

「欣翁，消遣一段吧？」佑臣又拿起了胡琴。

欣翁一眼瞧見了寶玲，又向前蹣跚了兩步，點了點頭道：

「寶，不，安小姐！怎麼不唱戲了？紅票銷不掉嗎？你要是拜我作乾爹，保你場場紅！」

寶玲猛的跳了起來，用死力的摔去了煙蒂頭：

「南欣齋！請你自重一點，安小姐，一不是坤伶，二不是鼓姬，高興時候唱着玩，不高興，不唱，憑什麼拜你作乾爹？」

「呦呦呦，我是和你說着玩的，不要認眞！不要認眞！你看把小臉蛋氣的，」說着，欣齋揣起手絹，手就伸向了寶玲，『吧！』的一聲，欣齋的臉上，淸脆的响了一下，於是伸出的手，就改成撫摸自己的鬍子佈滿的臉蛋了。

「好！好！你敢打我：」說着蹣跚的正要向回走。

這時全屋子的人都嚇得鴉雀無聲彼此對看着，蕙君正預備上前勸解，那知寶玲早已攔住欣齋的去路，把兩手搭在欣齋的肩上，微笑着，顯出了酒渦，眉毛一挑，說：

「乾爹！您看您，小孩子似的還配作乾爹？我逗您玩的！就生這麼大氣，一點度量都沒有！好，好！我打算下下星期日出台呢！只是配角沒邀好，好乾爹！您給約一約吧，我唱虹霓關，前場您看着辦，等戲唱完了，擇個好日子，我至至誠誠的拜您，也好好的謝謝您，啊，啊，不要生氣了！他們都說乾爹會裝狗叫，得，您叫一個給乾女兒聽吧！……乾爹笑了，哈哈，乾爹笑了！」

果然，欣齋笑了起來，一屋子人也跟着鬨堂，欣齋扮了個無可如何的鬼臉，做着崇公道的味兒說：

「你這小嗓子眼眞活便，剛才氣也把我氣死了，這會兒笑又把笑活過來了！」

「好乾爹！您可不要忘了，下下星期日！」

「不會忘，乾女兒的事嘛，那能忘，你看乾爹的，保管叫你舒心！」

「好！謝謝您！咱們一言爲定，在座的諸位，屆時務請捧場啊！我先走了，回見！」

說着，只見一道紅光，閃出了簾子，履聲橐橐的，漸響漸遠了。

三

節令雖然是秋，依然還是熱，反而似乎比眞正的夏天還熱，沒有風，也沒有雲，藍藍的天，苦寂得像一個睡去的老人。

安寶玲小姐，被汗浸得由昨宵舞場的疲倦中醒來，下午三點，彷彿還需要些休息，可是熱逼着她起了牀，披上睡衣還移到窗下的沙發上，痴痴的看着白白的頂棚。空空落落的什麼也沒有，也正像心似的，空虛得茫無邊際。

一聲歎息，醒過來，想起了自己的打算，馬上增添了勇氣：

「王媽！把澡盆拿來！」

王媽扭着一雙纒足，像螞蟻負着個死蒼蠅樣的累贅，搬來了澡盆，表出特別討好的臉子。

「小姐！起來啦！

「噯，今天有人找我嗎？有信沒有？」

「沒看見咧，嘻嘻，只有韓少爺來來着，我說小姐沒在家，他留下了一捲什麼，什麼嗚嗚的詩，讓小姐看，我去拿去，」

「算了吧！留着升火得了，趕緊倒水吧！」寶玲皺起了眉。

王媽嘟囔着，把水打好了，退出去。

寶玲褪下了衣服，坐在盆中，向穿衣鏡看着自己的身體，豐滿雖然照舊的豐滿，可是年齡漸漸使皮膚鬆懈了，潤澤也大不似從前，臉上逐漸退去光彩，灰暗越來越增多，以先棄之如遺的脂粉，現在卻成了密友，時光眞是不留情面的傢伙！

草草的，她浴畢了全身的汗漬，吃完王媽預備下的飯菜，依然熱，屋中雖然開着窗子，還是像蒸籠樣的悶人，於是，她想到公園的涼爽，就加意的修飾了一下，務使自己不滿的地方，不讓別人發覺，並且還推測着倘能保持幾年的美妙。

果然，柏樹下是有些習習的涼風的，寶玲要了點冷食，一面看着那些雙雙儷影冷笑。

太陽漸漸沉下去了，在柏樹青黑的幹上鍍了一抹黃金，越來却越顯得暗淡，終于整個沒下去，撒給了滿園的煙霧，倏的電燈全亮起來，人更形活躍了，烏糟糟的，有些使寶玲頭痛，她忙着要了晚飯，心裡覺得今天是個淸靜的日子了，又好像今天丟失了什麼。

吃完飯，忽然腦子裡晃了一下「格言亭」，覺得這個神秘的地方應該去看看，就沿着柏林向東走過去。

電燈閃出一圈黃光，黃光外越發顯得神秘了，不如沒有光，倒來得乾淨，樹蔭中，掩掩藏藏幾個人影，彷彿野田中的兎子，又想見見世面，又想還是躲在草裡安穩。

突然，寶玲身後暴雨似的起落着皮鞋聲，幾個穿着襯衣，一頭油的青年，上陣似的勇糾糾的跟着寶玲，一面品頭論足的。

「可惜燙髮的不是最新樣了…」

「我就喜歡那腰，扭動得多麼可人！」

「脚也好，走的步子是我在世界上看見最美麗的步子！」

「那肩，方肩頭的女人，是另有一番風韻的！」

「只是乳房看不見，未免有些煞風景。」

「好辦，待你我趕上前去！」

皮鞋的起落，越急，越響了。

寶玲聽着，有些氣，又有些想笑，就猛的回轉身，向這幾個人走來，誰知那幾位再不敢欣賞乳房了，雁翔般的躲入兩邊林中，寶玲向西又走了兩步，看見燈光下有一塊黑黑的東西，仔細一瞧，是鞋跟下的一塊皮子，想起剛才的怪情形，不由得有些好笑。

她又折回來，向東去，這回却清靜了，只隱約的看出，林中的鐵沙發上，有一對一對的頭，擠在一齊，頗親密的談着些趣味問題。

快近格言亭了，黑暗裡忽伸出一隻手來，拍着寶玲的肩膀。

「喂，剛來嗎？小妞兒，玩會兒吧？」

寶玲一回頭，一個黑面大漢，穿着一身黑油綢子褲褂，一件灰大褂搭在肩上，臉上留着獰猙的笑。

「你是幹什麼的？」寶玲有些生氣了。

「問你哪！你會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得啦吧！小妞兒，你不用反穿皮襖，來跟我裝佯，我是幹什麼的？會看不透你？好啦，給你八角錢！你這小樣兒，眞值八角！」那個人指手劃脚的說着，噴出老遠的酒氣。

「好啦，你的口供都供出來了，地面上正要找你這些在公園胡搗的人得，你跟我走吧！」寶玲說着就要上去拉他。

那人翻了翻眼，一扭身，鑽入黑影去，一面納悶的說着：

「這『小子』是怎麼碴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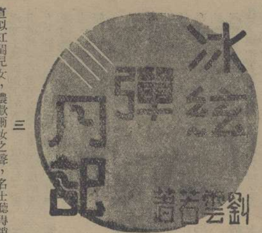
寶玲格格的獨自笑了一氣，就走上××茶點室那條路。

土山脚下，一個穿着西服的年青的人，低着頭來回踱着，神氣裡帶着焦燥，表面却顯着安閒，看見寶玲來了，跟着走了幾步，彷彿要說什麼，又沒說出來，寶玲看見他，知道是一個初出廬的傢伙，想着，不如拿他作這一天清閒的結局吧，就回過頭來，向他點了點頭道：

「剛來嗎？先生！」

那人如得了什麼至寶似的，忙着奔過來，到了寶玲的身旁，却想不起說什麼，痴痴的看着她。

（未完）



第一回

疊鼓唱斜陽春濃人醉
登樓臨大道草長鶯飛

三

直似紅閨兒女，濃歡爾汝之聲，名士聽得銷魂蕩魄，恍覺年光倒流，回到慘綠年華，洞房艷侶，喁喁相呼，但也明白自己白髮星星，頹然一老，再無聽這呼聲的資格了，無如這二哥的聲音，直向耳中灌注，似乎月琴對着自己呼喚，不由睜眼瞧看，月琴正唱到二哥回來枕胳膊之句，果然對着自己，發出那含蘊情感的二哥呼聲，名士初想我難道還有這種福氣，繼而回頭一看，方才啞然失笑原來承受這呼聲的另有其人，就是身後的少年兵士，自己坐在他們二人中間，正當音波必經之路，冒領了他人的艷福，已自傷廉，何況還居之不疑，眞是不要老臉了，他一面好笑，一面羨慕那少年兵士，像這樣的柔情蜜意，能享受一分一秒，尤勝似合歡同夢，積歲經年，只恐這少年初歷情場，不是解人，就辜負美人深心了，正在想着，月琴又唱到一句不捨廷秀張二哥，唱到二字，忽然聲音發顫，底下的哥字也嚥了下去，名士聽她歌聲忽斷，好似由於驚悸，同時絃聲也停住了，就聽後面一陣皮靴蹴踏像是進來許多人，急忙回頭一看，只見後面半間房子已擁滿了穿灰衣的兵士，約有十二三個，爲首一個小軍官率領直奔自己這邊而來，名士不由大驚，自思並未犯法，怎會有軍士來捉我，繼而轉眼看見那位正在承受二哥美稱的少年兵士，已嚇得面色灰白，躲在墻下，通身戰抖，又用力向墻上挨靠，似乎要鑽進裏面躲藏，才明白這群兵士爲他而來，立刻把心寬放立起躲遠了些，只見那小軍官已走到少年兵士面前，伸手揪住肩頭，冷笑道，陶師爺，你在這兒哪，可把我們弟兄害苦了，連找了你七八天，腿都跑細了，天天還得挨罵，團長那兒都紅了眼，找不着你我是二百軍棍開革，現在沒別的跟我們走吧。說着回頭喊把他綑上，隨即過來三四個大兵，圍住那少年兵士，七手八脚，將他的雙臂攏到背後，用繩子左旋右繞，綑成不規則不藝術的五花大綁，那少年由他們擺佈，毫不抵拒，戰戰兢兢的向着那軍官道，李排長，你看着咱們同事情面，救救我吧，這一帶回去，我就沒命了，我實在沒打算跑，只是…在…外面呆住了，那李排長冷笑道，對了你沒想跑只是帶着公款，藏起來不回去，那少年兵士道，公款我也沒花多少，剩下的還在身上，我本打算湊齊了就買東西回營盤去，那李排長哦了一聲道，我還忘了問你，剩下的款子還有多少，在那兒放着，那少年道，在我小褂口袋裏，李排長立刻揪開他的軍衣，由裏面口袋中取出兩疊鈔票，就一脚蹬着板凳，一五一十的數起來，數完說道，這是七百七十三塊，還有麼，少年道，軍衣口袋裏還有幾張角票，李排長瞧瞧他，頓足說道，陶蔚生你這小子，要爲這回事挨槍斃，眞是冤到頭兒，可是也不算冤。你太渾了，營長給你一千塊錢上天津來買東西，你穩穩當當的足可以賺他三成，換個老油子，還可以多賺些，先買了東西送回去，洋錢賺到腰裏，那時不能告假出來玩，就是開小差也比這個罪辜輕得多呀，如今你帶錢出來，十多天不回去，營長報告了團長，把你當作拐款潛逃，派出人四下訪拿，連本地地面都有團部公事了，你的罪名已是板上釘釘，可是現在捉着了你，你只把公款花去二百多，並且連軍衣也沒換，我明白你並沒打算逃跑，只是年青糊塗，到天津不知迷了那個花大姐，把公款花了幾個，你不知內裏頭還有賺頭，只愁着錢短了買不出東西，沒法回去交差，又戀着花大姐，在這兒一天一天忍下去，錢也一天天虧下去，我今兒若不捉住你，終久你也得落個跑，好你個小混種，自個兒毀自個兒，咱們素日不錯，你還常幫我抄抄寫寫，我若不想救你，是大夥兒的小舅子，無奈你自個兒送了忤逆，我也沒法兒，老實跟我們走，回去我給你多說好話，那少年哀聲說道，李排長，我這條命就在你身上，那李排長道，不用多說，我準對得住你，咱們無怨無仇，怎會放着德行事…說着眼珠一轉，猛抓住那少年胳膊，叫道我想起個道兒你這二百多塊，花在那個花大姐身上，我跟你去給討回來湊上原數兒，我就說在小店裏找着你正在害病，所以沒得回去，上頭見錢數沒短，也許就不追究了，這主意頂好，眞値個參謀處長，快告訴我，咱們就去，還許另外訛上幾十，大家富裕富裕，名士在旁聽着，大吃一驚，心想這少年兵士的錢，定然全花在月琴身上，他爲救自己性命，定要說出，這個李排長看樣兒是較有知識的營混子，十分刁惡陰詐，必要向月琴盡情嚇詐，恐怕把所得的錢全部吐出也，未必能够了事，何況他們生意人向來不存隔夜錢，恐怕這可憐的弱女，眼看魔禍臨頭了，想着同時回顧台上，見月琴仍在原處立着，身體戰如秋葉，面上更像害過一場大病，顏色蒼白憔悴，櫻口大張星眸直瞪，似乎知覺全失，三魂七魄，所餘無幾，又見那老絃師在這一瞬間，老得好似一百多歲，而且面目現出死氣，小辮兒也蹺了，抬頭紋也開了，鼻中玉筋也垂下了，只差子孫淚沒流出來，眼睛却仍直勾勾的望着那少年兵士，想是

聽了那排長的話，嚇得死了九成，只餘一成生望，等待那少年如何作答，這時那少年搖頭說道，我的錢都是零碎花去，吃喝嫖賭全有，沒一處常去地方，上那裏找號兒去，那李排長道，那麼就沒法了，那少年嘆了口氣，表示絕望，但偷眼看看台上的月琴，又低下頭去，李排長道，陶蔚生，我可盡到心了，這也是你的命，說着高喝一聲帶他走，幾個大兵就簇擁着少年兵士陶蔚生，由李排長在後督隊，紛紛出室而去，名士望着這灰衣隊伍向外走着，心中讚嘆陶蔚生如此多情，拚着自己性命，保護月琴，不肯把她招供出來，眞是萬分難得，自己以前未免太小看他，這時才知此人竟是情場英傑，月琴得此知已，眞不枉稱風塵巨眼，只是這陶蔚生下文不知如何，倘若眞個軍法從事，多麼可惜，由方才的英雄舉動，看出是極有希望的人才但盼上天保佑他吧，想着見陶蔚生已被擁出門外，李排長也趾高氣揚的昂然出去，他出門時，用手將門帘揚起甚高出到門外，那門帘在他身後落下，因爲帘的中間釘着竹片，打得門框拍的一響，似乎壯士身後聲威，猶足令人驚懼，那知伴同這門帘的聲音，跟着又在房中發生一陣亂雜的巨響，哄嚨噗咚，震人耳鼓名士聽聲音發於背後，急忙回頭，只見月琴已倒在台上，一隻扁鼓在她身旁亂滾，原來月琴在灰衣隊伍出去之後，忽然向後仰倒，頭兒正撞着後面的板墻，隨即直挺挺的溜倒，把鼓架碰翻，鼓也滾在地下，那老絃師這時倒還了魂，驚得把絃子丟在一旁，跳將起來，顫微微地連叫怎麼了，怎麼了，但是只在月琴身旁左進一步，右退一步手摸着屁股打轉，並無辦法，這房內的聽客本來寥寥，又全被隊伍嚇走了，此際除了台上的兩人，台下只有名士和一個賣茶的，名士因憐愛月琴，頗爲關心，見老絃師茫然無計，就向賣茶的道，這姑娘嚇壞了，你去把她扶起來，竊把幾下，就可以緩過氣兒，賣茶的聞言，跳上台去，把月琴攙扶坐起，粗手笨脚的盡力搖撼，名士叫道，這樣不成，你輕輕的捶他脊背，又向那絃師道，這姑娘是你甚麼人，老絃師怔怔的道，是我外孫女兒，名士道，你別怔着，快替她摩擦前胸，老絃師依言蹲下，用手上下摩擦，口中直叫月琴我的兒，過了一會，月琴忽然咯的喘出一口氣，接着發出似呷似嘆之聲，又軟弱又無力的嚶嚶啜泣起來，名士向賣茶的，道緩過來了，你給她一點熱水喝吧，賣茶的便下台取茶給月琴喝了，老絃師扶她起來，坐在凳上，又連聲慰藉，勸她止哭，月琴好似不聞，仍悲泣不已，老絃師道，那些兵早已走了，也並沒打架鬧事，你怎吓得這樣兒，又哭起來沒完，名士却知道月琴心中別有難言之痛，不關害怕，就插口道，你敎她哭幾聲兒，消消心裏鬱氣，省得受病，那知他這幾句話，反倒收了勸止的功效，月琴微微抬頭，瞥眼向他一看，立即低下頭去，漸漸把哭泣止住，那老絃師這才定了定神，搔着頭說道，莫怪孩子害怕，連我也吓昏了，好傢伙二十個大兵，直擁進來，知道什麼來頭呀，說着搖着頭道，這一下把場子全攪了，還不算晚哪，月琴你還唱麼，要不就再唱兩段，這兒還有位座兒呢，月琴聽了搖頭，名士心想這老東西也不看看月琴什麼情形，還敎她唱，又用我作題目把我一片憐香惜玉之心助成焚琴煮鶴之舉，眞是豈有此理，就道老先生姑娘才受了驚恐，別敎她再唱了，快回去歇着吧，倘然掙的錢不够用，我可以幫你點兒，老師還未答話月琴忽然顫聲說道，够用够用，謝謝你老，我們足够用了，老絃師瞪了她一眼道，那麼就收拾回去吧，又向名士道明兒再伺候您，名士一聽這話，知道等於逐客令，不能再流戀了，自己今日遊逛三不管，得遇風塵尤物，總算收穫甚豐，回去不愁缺乏詩料只是垂老之年，風懷盡滅，勢不能常常偷閒學少年，排日到這裏承受玉人眼波，今日一別，也許經年累月，再沒有逛三不管的機會，她們生意人又是脚跟蓬轉，行踪無定，或者再無相見之期，不由心中惆悵，就向月琴細釘了兩眼，欲使腦中深深印下她的芳影，好供過後的長久思量，看完正要轉身走出，却見那老絃師把桌上的錢數了一下，分出一堆放在旁邊，向那賣茶的叫道，喂徐四你的房錢在這兒了，拿去吧，名士方知賣茶的竟是房主，就仍向外走，却聽那賣茶的徐四說道，吳老頭兒，你走啊，明兒不用來了，我這場子已經定了撥兒河南墜子，你另找地方吧，名士聽了不由停步立在門口聽着，只見那老絃師既驚且怒的道，徐四，你別玩笑，徐四道，怎麼玩笑，你看人家河南墜子的報簽都寫好了老絃師憤憤的道，你這是誠心欺人，我不短你的，不欠你的，起頭兒說好二人分賬，沒幾天你變了卦，硬要改三七，我也認頭答應，怎今兒又往外擠我。徐四道，倒不是我趕你，實在這場子賃給你，我找不出挑費來，往後日暖天長，正是旺月兒，我還指着撈摸幾個補冬天的虧空，儘敎你佔着，我就快餓乾牙了，吳老頭氣得只剩下點頭，高聲叫道：徐四你說話別虧心，這些日子你分的錢少麼。徐四道：什麼這些日子總共沒有幾天，從這個年青的小兵來捧你們我才每天見上三兩塊錢，以前你們號喪一天也未必能掙一籮蘿銅子兒，我還看得見錢呀，老頭兒不用多說，我已經跟人家墜子定規好了，報簽兒也寫好了這就貼出去，明天一準換班，人家墜子一班三個大妞兒，玩藝兒又熱鬧又新鮮，準保擠不動，莫說嘌賬多落錢連茶也多賣幾壺呀，從你們爺兒倆在這兒唱我的茶凈讓自已喝了。吳老頭抖顫着道：你眞是勢利眼。徐四接口道，不錯就是我勢利眼，我這屋子得邀叫座兒掙錢的生意，你們就是不成，有那個小兵捧場，還能對付着，他又被抓去了，我還指望什麼，再說還是廢話，你就另找好場子吧。

（未完）

浮漚

張礁作

七

建華時常受老劉的教，他的眼不敢正視老劉，慚愧浸入他的心，他的感情曾一度在老劉老李間遊移過。此時他感覺到老劉的光明正大，更比出了老李的俠隘巇巇。於是在他的腦裏劃分了兩個不同的地域。他的良心在責備他的旣往，使他不能安定。他領受了老劉的教誨。他囁嚅的說道：「我又做了一件糊塗事。」

「你現在又有什麼糊塗事呢！」這句話裏包含着「你沒有做什麼錯事。」的意思。老劉肯定建華沒有做錯了事，他認爲一個人能檢出來自己的錯處，這個人必是絕好的人，將或做出錯事，也會相信絕不是他良心所要做的；不是環境使他做的，必是他在事前不知道那是錯誤他對於這種人不但表示同情，而更可原諒的。他很知道建華絕不是故意做錯事而不知懺悔的僞君子。尤其他看見建華在受良心責備的時候。他不願再多說話。他誠懇的對建華說着安慰的話。猶如慈母安慰着改過的兒女，那樣的親切。

建華低着頭，一聲不語的瞪着呆板的眼睛，向那幾本書出神。他自已也不知道在想什麼，直到在他眼下的書，被一支粗壯的大手移動的時候，纔驚覺了他的視線，並逐走了他的盲想。「哎……老劉！你慢慢的教我吧！」

於是，一個粗壯的毛手指頭，在建華的眼下的書上移動，他的眼隨着老劉的手指動。同時那些黑字很活潑的跳入他的眼簾，潛入他的腦海。老劉的手指不斷的動、咀不斷的講，書的頁數不斷的增加。建華腦裏已竟模糊的舊有的功課，又漸次的明顯了。他們倆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午飯，至到下午，當他們的肚子做了雷鳴的聲音，纔終止了他們的工作。

建華的腦下挾着書，同老劉在街上走。酷熱的太陽，晒着他倆的背，使他倆異常的焦燥，於是，他們急急的跑到便道上，在商店門前紮就了的凉棚下走。

「建華！你在這裡好好的讀書吧！」老劉的語調裡加雜了些悽凉。他低着頭走。

「什麼？」建華的眼睛露出驚奇的光，在老劉的臉上盤旋。他驚訝的問道：「你有什麼事嗎？」

老劉的臉沒有表情，祇微微的點一點頭：「走！咱們倆到小酒舖去吧！」

「怎麼？你想喝酒嗎？」今天老劉的舉動使建華摸不着頭腦。在建華的腦裡驟然的出來許多問號。他想：老劉看見別人喝酒總是不高興，今天他突然的想喝酒，……眞是的！他究竟爲什麼要喝酒？……。建華實在猜不出老劉爲什麼要喝酒。

「……」老劉一聲不語，更給建華添了狐疑。

他們走到一家門前陳設着長櫈的小酒舖，在長櫈上坐滿了醬色皮膚的工人。他們在高談濶論着張三跟李四的故事，麻五跟孫七媳婦的秘史，……小販的叫賣聲音，再加上豆子大的蒼蠅飛舞的聲音，而交織成了酒舖的哼哼曲。雖然看見人們張咀說話的神氣，而不能聽見他們說的是什麼。

老劉時常到這個小舖吃飯，雖然這種音調有時使人頭暈，但他因爲省錢，並且吃得飽，對於這個地方的環境，也就不怎樣講求了。而且，這樣的所在有的時候，還給他不少很美的題材。使他完成幾部小說。這個地方不但營養老劉的肉體。而更給他小說預備了食糧。

他倆擠擠歪歪的從這小酒舖外而走進一間小格斷裡，裡面的蒼蠅却比外面少些。

一個臉上滿映着泥色花紋的小夥計，走過來擦了桌子，又擦了擦臉，問道：

「先生們要什麼？先喝茶？還是喝酒？」

「先來四兩白干、花生米，煮小花生。老章！你喝二兩？再來點什麼酒菜？」

「我這兩天不太舒服，我們倆喝四兩吧！」建華苦着臉，對着小夥計說：「你先把酒拿來，吃什麼再說吧！」

小夥計的喊聲像鞭後的驢叫，不一會把酒、菜喊來。

「老劉！今天你很怪，我簡直猜不出你爲什麼有些反常！究竟有什麼爲難的事呢？」建華一面給老劉斟酒，一面問。

「哎！……其實並沒有什麼事，如果叫一般人知道或者會替我高興，可是叫知己的朋友們聽見也許替我抱憾吧！」老劉擎起酒盃，在建華面前一晃，表示請飲的意思。「來！來！請你喝過這盃酒再談。」

於是，他們倆各乾了一盃。

「旣是這樣、就請你說吧！」

「你我雖是多年的老友，但是關於我身世的細情，向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換句話說，我更不希望叫人知道。現在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有家在浙江，這是我的瞎話，你知道現在祇有我孤身一人、我是一個在家鄉裡飄泊的人！」老劉說到這裡、臉上顯出極度的苦色，同時在苦色裡還有一些恨。他自斟了一盃，一口吞下去了。

「有話咱們慢慢的講，不要太興奮了吧！」建華把酒壺握在自己手裡。

老劉的紅臉上、因爲有了酒氣越發的顯出紫色、他點點頭說道：「你要知道一個在家鄉裡飄泊的人，要是始終在家鄉裡飄泊。還不算難堪、就怕不但在家鄉裡飄泊，而且受人欺侮的人、這個人的命運纔算難堪呢！」

「是的！我看你近日的精神還不太壞，可不知你近日有事。」

老劉又點點頭說道：「哎！隱痛在心裡，還好些，將或露出來，不但沒有人同情，反而會招得一些不瞭解我的人們的訕笑，你說何苦呢？」他剝着煮小花生，不斷的往咀裡放，狼狠的嚼着。看那樣子，雖嚼得稀爛，也解不了他心頭的苦。

「究竟是什麼事呢？爲什麼這樣的感慨呢？」建華却有點着急，他希望知道老劉肚裡的事。

「老章 跟 說吧！如果咱們的意志叫人家奪去的時候你能高興嗎？」

「當然是不高興的。」

「好了 我的事，使我不高興，便在這點。告訴你啊！在我父母沒有去世的時候， 那時我纔十六歲， 便給我定了親。女家的父親是個商人。當老人代我定親的時候，都挺高興，一般親友們都向老人賀喜，並且說：你們老倆口兒將來有倚靠了。女家是個財主，你們的兒子又有出息，將來長大成人，娶這麼個財神奶奶，還愁你們的生活嗎？你想，老章！這裡那有什麼感情什麼趣味呢？一個商人的女兒，永在家裡不出街，不是等於一塊死肉嗎？因爲這件婚事，要求老人多少次，非退婚不可，老人們爲了顏面，社會上的身份地位，無論如何不肯替我退婚，你看，這個問題一直沿到現在還沒有弄到一個段落。哎！父母沒有給我留下什麼遺產，竟給我留下這麼一塊[illegible]，昨天我回公寓的時候，那女家的朋友來說，非得今年結婚不可，關於結婚的費用概由女家代爲開支，你替社會上一般人想想，他們如果有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願意呢？我想他們一定願意，他們認爲是個天大的便宜。既有許多錢，又白來個媳婦，誰不願意呢？」老劉說到這裡略微的一頓，繼而他的八字眉又皺緊了。顯出萬分的愁苦。

「是的！」建華頻頻的點頭，他認爲老劉的見解對。

老劉繼續說：「我們是爲理想努力的青年人，我還要事業，我還要爲藝術努力，我要的是精神的寄托，我要的女人決不是古典化的帶氣的死人，我要一個與我愛好相同，有熱情，並且是個研究藝術的女人，這樣才能滿足我的奢望，確是，我未免太奢望了，但是，我是爲奢望活着的人，又怎能不叫我奢望呢？」老劉被理想支配了，他苦着臉，揚着頭，好像要從他咀裡吐出燃燒他心靈的火焰。

「對的！一個藝術家的妻子，最低的條件是要有個性的，有熱情，天眞，還得瞭解丈夫的作品，這樣對於藝術家的本身雖然沒有多大幫助，但却絕沒有損害，頂好是個爲藝術而生存的女人。但那樣的女人確是不可多得。你的意思我很懂。但是，你這個難關應該怎樣去應付呢？」建華向來是見事則迷，他希望替老劉想出一條萬全的妙策，但是，他的腦子是不够用的。

「你能瞭解我，呵！確也因爲你能懂我，我纔對你談這事，我並且很能想像得到女家將要慢慢的壓迫我，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我入贅去，你再替我想想，我一向是放蕩不羈的人，怎能受他們的束縛呢！總之，我現在既已獨身多年，並且寫文章也能糊口，我絕對爲我前途努力，爲我自已做人。絕不是爲著一個無靈感的女人而生存的。」老劉越說越激昂，越興奮，他掠起袖口，露出毛胳膊，那血管像些小蛇在蠕動着。他繼續說着。「你想我假如跟這個女子結婚，我的前途還有生氣嗎？所以，我想，呵！祇有一走以了之。」他那粗壯的手掌在桌上一拍。「叭」的一聲，顯示出他的決心。「走！一定得走！」他自言自語的說。他要求建華再給他一盃酒。

「不要太興奮了吧！啊！老劉！不要再喝了！我們吃芝蔴醬麵吧！夥計！來斤半麵條兒，五分錢的芝蔴醬。五分錢作料。快來啊！」

外面的小夥計答應了一聲，接着又叫了起來。

「還吃飯嗎？簡直的吃不下去了。」

「你不是說過嗎？處事要沉着，怎麼你自己反倒騷擾起自己來呢！」建華的話裏雖有刺激的味道，但是，其中却含着善意。他希望叫老劉自已安排自己。

「哎！沉着！當然。」老劉低下頭去了。「我決定了，絕對的走。我的行踪不定。反正一個人，無牽掛。本來我的事不要別人知道。因爲咱們倆的關係特殊，是不能不跟你說的。我這次離開這裡有兩件最難過的事，第一件便是要輟學，尤其是大學還差一年便畢業了。這是前途的一個轉變，第二件就是咱們弟兄們處的太好了，你知道我是無親無戚的人，伯父母把我當做他的子女一樣看待，你又拿我當哥哥看待，實在有些難離開，你想咱們熱情的人，怎能不惘悵？這也是我今天受騷擾的原因。」

門帘起處，小夥計把麵食搬來。於是他們開始大嚼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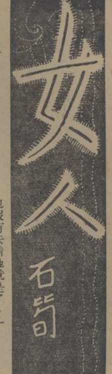
「哎！女人！女人！有時使人走進成功之途，有時簡直的是毒蛇，不但把你的前途給毀滅，更會把你的肉體弄殭。」建華自言自語的說着。「哎！老劉！你不是爲你的藝術去努力嗎？我希望你只要你的藝術吧！」

「是的！」老劉吃飽了，建華會過賬，走出這座小酒舖時，天氣已經不早了。街上的建築物的影子早跌在地上漸漸的向東伸長。已在下午四點了。他倆慢慢的溜着大街，談着心腹話。

「建華！我明天就走的！不要你送，現在還有些時間談話。你的環境還能升學，同時你還沒有社會估價正是你努力的時候，你要好好的讀書，將或不爲社會造身份也得爲你自己的志願去努力的，千萬記着。」

平常老劉對建華說話有時不太用心去記，今天的話雖然平常，但是，建華却牢牢的記在心裡，同時，還有些辛酸的滋味。好像老劉這樣一走，他會失去了什麼魂魄，便會使他前途陰暗起來的，他推想着他自己的命運！是不是會跟老劉一樣 他不禁的長嘆：「老劉！人事的離合，眞不是自己所能預定的事，這都是上帝主宰的嗎？」

（未完）



三

太太回到娘家去，家裡的人們都輕鬆地吐口氣，似乎從風雨中又看見了一片晴空，雖然祇是暫時的，也許會有更難堪的日子在後面，但僅是這短促的時間，在這家裡就已經很難得的了。

老爺却彷彿完全爲這件事苦惱了。太太的走，他覺得影響到他底尊嚴，并也使他在這意外的平靜日子裡略微感到一點寂寞，但最主要的還是氣忿着家人們并不爲他設想，居然不加阻攔的放走了那女人，因此在薇薇的身上第一個又有了一種意想不到的罪名，這罪名容她申辯的，也無從使她有申辯的機會！

太太走的那天，老爺整夜沒有回來，第二天回家時候，心裡就開始感到不自在。

「這簡直也不像過日子的人家了，說走就走，也沒有一個知事的，出來攔一攔，這眞不像話，這一家人直是誰也不顧誰。」

薇薇特意從房裡過來，她知道應當把太太到娘家去的事告訴出來，但一看那張滿是不高興的臉，便無意中把許多想告訴的話只變成幾句無力地安慰！

「太太說幾天就回來。」

「願意回來就回來，不願意回來也沒有去請她就走了。」

「太太是這樣說的。」

「既然會這樣說，又何必玩這個把戲。我們這一家人其實也眞沒有辦法，誰也不肯看顧誰的，當時要給她洩洩火，還能走？」

「我們也會勸了許多的工夫，就是看門老陳和阿菊也還勸了許多的時候呢！」

「哼，不用說，我都知道，凡正都是坐山看虎鬥。」

說話的人可不知道一隻舞爪張牙的虎別人是怎樣躊躇地不敢上手，但是也就因爲明白自己不敢上手那隻虎，故也不吝惜地把制服虎的担子放在別人身上，於是等到別人也同樣對於那隻虎有所畏懼的時候，就不免會激怒了他。這是薇薇最不高興的一件事，最初她似乎對於老爺還有一點輕微的同情，後來便無形地變成了過分的憎惡，她不僅憎惡這老年人的懦弱，她并也憎惡這樣不通情理地把一切的過錯都推到別人的身上，反而將那當事人無條件地放過去，特別是他每次管教淑芳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丈夫拉進去。她自然不肯怪罪別人的管教子女，但是那被管的人并沒有在家，無疑地這些難聽的話都是向着她說的，這樣便時常使她擔負了另外一份的氣！

看看說話人的臉色，她知道一定還有一番更難聽的話要說出來，像往常一樣。她不敢再留在這裡，便指着一件事情悄悄地走了出來。站在甬路上，輕輕地吐口氣，這一個難關總算又過去了，雖然將來還有着更多的難關在等待着她。這時中午的院洛已完全失去了早晨的恬靜，有尖銳的叫賣聲從胡同送過來，有鬧耳的蟬聲在樹間響着，她還聽見堂屋裡沉重的關門聲，一陣沉滯的脚步走過去。她沒有去看，她已經估量出那是誰的脚步聲那脚步聲並也開始帶走了她輕鬆的心情，她似乎還從那脚步聲上狠快地想那付餘怒未息的蒼白面孔。

脚步聲不久在門房的窗外消失了，代替出來的却是一聲粗暴怒吼！

「老陳在裡面沒有？」

「老爺有事？」

「到李家去，打聽太太還打算回來不？」

隨後又模糊地說些甚麼，她沒有聽清楚，一定在告訴那老頭子將怎樣把太太接回來。顯然老爺又照例的軟化了，軟化得已經失去了一個男人的氣概。她想如是一個稍微比較像樣的女人原也應當俯就一點，但就憑這樣一個人，也居然値得那麼低聲下氣的，却的確是一件難解的謎，正像她不能分斷這個家一樣，而且老爺素常在一切人們的面前還是那麼一個脾氣最燥的人。她沒法分斷這個謎，她只能讓這迷沉重地壓在她底心上，隨着她的脚步一會一會地往下沉。

她終于在自己的窗外站下了。柳樹狹長的葉子從廊際垂下來，拂在她底短髮上，拂在她底肩上。還把搖曳的影子投在窗戶上。她沒有忘記這個謎，她還盤算着這件事將來的演變，演變到甚麼地步她不知道，但是她可不相信太太在外邊會有較長的耽擱，因爲那李家也同樣地有着像她那樣的女人，一個潑辣的嫂子。太太既會對姑太太哭喪着臉，那李家的女人自也就會對她擺出冰冷的臉，在她們這樣的女人原沒有多少差異的，所不同的祇是那李家的女人還時常有所顧忌地不肯把本來的面目顯露出來。就是這樣一個似乎有涵養其實是陰險的女人，她彷彿已經看見了那付陰鷙的臉，漸次漸次她向那張爲她所最憎恨的臉逼過去。由於一種近于報復的心情她不禁低聲地笑了。

「鬼怕惡人，終久也會遇到對頭的。」

阿菊在窗子裡吃驚地向外邊看了看，不禁也笑了起來。

「還是少奶奶呵，把我嚇一跳—」

「還沒有打掃好？略微打掃打掃就算了。」

薇薇拂開簷下的柳條，輕盈地跳上石階子。石階上也縱橫着樹的蔭影，兩盆月季花在微飛中輕輕地顫抖着。阿菊忙着把門簾子掀開，半邊身子却緊緊地偎左邊的門框上。

「這就收拾完了。」

「花瓶裡的水換了沒有？」

「換了。」

經過阿菊一番的打掃，房裡顯示

着非常的整潔。新的枱布，新的淡紫色的窓帘，丁香從瓶裡分披 地傾斜着，把濃綠的葉子拂在枱布上，使人會疑心到是枱布上原有織就的花紋。沒有纖微的塵埃，一切都給人們一種清新舒適的感覺，薇薇沒感到多少愉快，心裡還被方纔的事佔據着。

「可是，阿菊你聽見太太說多暫回來呢！」

「誰知道，連小姐也沒有告訴，她走那天，不是少奶奶也在那裡？」

「大概不能住多久吧！」

「我想也 是，如有能 長住的地方，更該闊的有勁了。眞的老爺也太甚麼了，若是我呵，早就該給她個厲害了。」

「又胡說了。」

薇薇下意思地向窓外看看，窓外沒有誰走過來，她才放心似的輕輕吐口氣。

阿菊沒有留心這些，似乎還繼續地說下去，直到淑芳遠遠地跑了來，她才伸一伸舌頭，忙着閉住了嘴。儘憑淑芳這些日子爲着太太的關係怎樣懷恨着 老爺，但是人家 終還是父女呵！其實就是淑芳背地裡也是同樣說老爺的壞話，從太太走後，她就成天的留在後院，咕嚕出來別人所不敢說的話。她對於薇薇的感情似乎也變成了親密一點，因爲已經失去太太調唆的機會，使她暫時不覺就忘記了以往的隔膜。

這時淑芳一跑進來，就開始告訴出來派老陳去接太太的事，她說：

「早知道有今天，當初何必得罪她？」

「眞的，老爺就是這樣脾氣，上來就有一陣，二過去甚麼事 就沒有了。」阿菊頑皮地挑撥了一句，她知道這小姐是禁不住別人激動的，總希望會聽到她一些未曾聽到的事。

果然淑芳竟未出來這使用人所猜想地滔滔地說下去。她把過去每一次的風波幾乎全盤地托出來，甚至一件極輕微不重的犯幾句口舌，也都沒掩飾地從她記憶上搜尋出來但是她却也同樣地沒有忽略怎樣把一切的過錯放在老爺身上。她這時臉上幾乎有着和太太同樣難看的神氣，雖然還不致像一般村婦那麼胡攪地罵出「老不死」的話．而這年青姑娘顯然已經忘記和這被議論人的關係了，却在像譏誚着一個漠不相關的人似的，沒有躊躇，也沒有顧惜。

薇薇暗暗嘆口氣，她記得自已的丈夫就沒有這樣刮苦着上一代的人。

按照平素爲老爺所冷淡的情形，說這話的該是自已的丈夫，但是現在竟出於一個素常 爲老爺所看重的 淑芳口裏。她想這情形被老爺看在眼裡，也許爲受心的責難引起，一點失望的惆悵吧！

「指地不打糧呵！」

薇薇沒有勇氣把這話說出來，淑芳却還在不斷地翻扯着陳年的舊賬。

「嫂子，你還記得？去年夏天大

——阿菊在窗子裡吃驚地向外邊看了看，不禁也笑了起來——

概也是這時候，不知怎的吵了起來，還把姑母吵了來。還 是被姑 母壓迫着才把一天的雲彩散了，那一次，不是也怪他？ 若是他稍微緩 和一點說話，不是甚麼事也沒有了？」

「不錯，我還記得呢，那大概也是因爲二少爺。」阿菊大的眼睛凝視着窗外，似乎在追想着去年的事。

「誰說不是？」

「對了， 是因爲那天吃 擱飯時候，他罵了廚子一句甚麼！薇薇慵嬾地把頭靠在椅背上。

「看吧，老陳接不回來，不知道又該鬧甚麼花樣了。」

「眞也是，太太大概是不能回來的。」

「要是我，我也不能回來。」

一切都如淑芳所料想的，太太沒有回來。看門的老陳好像沒有完成主人的使命而感到過分的慚愧似的，低垂着禿光的頭，站在客廳的門旁聽憑着老爺過於詳細的垂詢。他不敢把太太那近於沒理性的話傳到對面人的耳裡，因此他也不敢冒然地確定了太太回來的日期，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不住地點着禿光的頭。這不偏不倚的態度使他感覺非常難于應付，也使問詢的人感覺非常的空洞不得要領。

老爺是見不得這縮頭尾藏的樣子的，忿忿地還一直追問着。

「倒底是回來不？」

「這幾天就快回來了。」

「有日子沒有」。

（未完）

本刊稿例

一、凡合乎本刊旨趣之稿件，均所歡迎。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並加標點符號，於稿末註明眞實姓名通訊處及印鑑。

三、無論何種稿件，均以短篇爲主，每篇至多不得超過二千五百字，但小說及有特殊情形者例外。

四、來稿如係譯稿必須將原文一同寄來，否則亦須註明該原文出版日期及發行地。

五、來稿一經刊載，每千字酌致一元以上至十元以下之酬金，按期結算。

六、本刊對於來稿有增刪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七、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八、來稿請書明交「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編後話

△……本期本刊的取材，假使以軟硬性的分別來說，硬性的似乎比前數期多了一點，但是這種硬性的稿件，却並非是枯澀的理論，大致都是時事的解釋，諒讀者不致會感覺乏味吧？

△……英國戰事內閣之解剖，是留心歐洲現狀者的一篇絕妙解釋文，在此文中可以窺出英國現內閣之一般與將來的歸趨。

△……第三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是接衛上期的續稿，爲揭穿蘇聯內外面之力作。

△……際此國際問題極端錯綜複雜之時，尤其擁有大量殖民地之大英帝國已趨於日暮窮途之際，世界之殖民地問題已成爲研究之的，此英吉利之印度支配一文，當爲讀者所樂閱。

△……活躍世界之女間諜，是很好的一篇介紹文，又可作爲小說閱。

△……正在中伏的時候，我們發刊送夏迎秋專號似有過早之嫌，但是照月份來計算，今[illegible]六月二十八日，正是夏去秋來之時，則我們這個送迎專號當不致會受人非議吧？同時這個專號裡的作者除了舊有的幾位特約作者外，又新加入了兩位名作家，一位是硯齋先生一位是伯仁先生，這兩位的文名大致爲讀者所素知，尤其硯齋先生文筆之熟練流利，我想也毋待編者來介紹，並且嗣後每期有大作刊登。

△……橫光利一介紹一文是日本現代作家研究之一，也爲本刊特約稿，將來可按期介紹一位，諒爲讀者所樂聞。

△……本刊每期專號迄今已有三期，不知讀者意見如何，希望隨時來函批評，下期的出版日期，已是夏歷之七月十二日卽屆中元節之時，所以下期的專號是「談鬼」，請讀者注意。

△……本刊之特約作者，均爲現今文壇著名之士，此點諒爲讀者所共知，並且最近又已約妥了不少的名作家，均將陸續爲本刊撰稿，請讀者拭目挨之。

△……本刊之卷頭語由上期起改爲扉頁畫似覺生動多多，不知讀者以爲如何？

△……本期應該發表之社會問題集體批評（王孟齊被害案），茲因某種關係，暫緩發表，請願諒。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八月 一日出版
（第二卷第十五號）

新民報半月刊（每月二冊 十五日發行 一日）

每冊定價 一角五分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一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店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三角
半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全年廿四冊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七十元
日錄前後	五十元
封底內面	六十元
封底外面	一百元
普通	四十元

注意 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WAKAMOTO
枯夏
炎炎的烈日，人類受着暑氣蒸發，汗流浹背，自然的不只身體衰弱，就是胃腸也必受到影響，因此成了枯夏的現象，預防及治療，最好服用若素，因爲若素有强健胃腸之功，挽回健康之能，故若素對於枯夏不止可以預防，且可以治療。
價目：五角、一元六角、五元。
華北總發售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胃腸營養
若素